

打好文化引领的持久战

王玉宝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推文化。西山 60 多年发展历程，总结提炼出了“团结、奉献、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我们又把“办好文化的事”确定为西山“十三五”的七件大事之一，就是要靠文化的力量聚众智、聚合力。

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学文化。开放包容始终是我们坚持的重要原则，西山人从不排斥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思想。去年，我们创办了“西山·中信”学堂，各级领导干部放弃休息来学习，不仅是在学知识，学技能，更是在学理念，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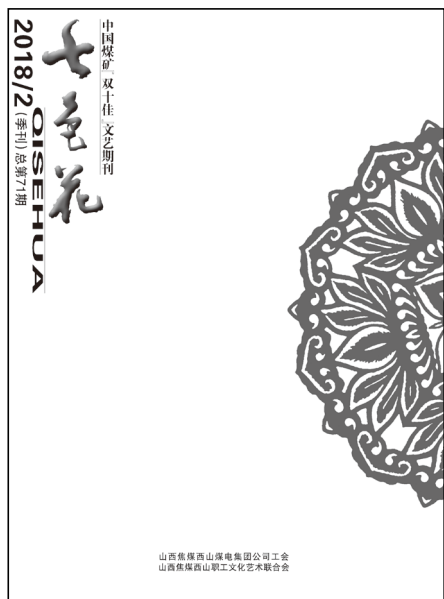
我们也一直在做文化。在建企 60 周年之际，我们提出了“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的办企理念，旨在彰显企业发展的价值追求，回应职工群众的基本关切，与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我们还编制了《企业行动准则》，作为规范和约束企业集体行为和各级干部抓工作、办事情的行为标准。

下一步，我们还要讲文化。李克强总理一句“我说你们是煤亮子”，不仅是对煤炭工人的嘉奖和赞美，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我们要发扬“煤亮子”精神，选好“煤亮子”人物，讲好“煤亮子”故事，让企业文化固化于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企业发展从人治，到法治，再到文治的根本变革。

（摘自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在二十二届一次职代会暨 2018 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2018 · 2 总第 71 期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郭文斌

副 主 任：杨九命 耿晋萍 张 鹏

孟 奇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杨九命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王 璐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卷 首

01 打好文化引领的持久战 / 王玉宝

聚焦西山

04 凤凰涅槃，一个升起在煤海的奇迹 / 常培亮

“双为”领航专栏

09 脊梁颂（朗诵诗） / 傅澍乾 郭银虎 常培亮

10 矿工兄弟（歌词改编） / 傅澍乾

10 明天（微电影文学剧本） / 马书立

14 礼物（小品） / 李 岩

17 第九次党代会指方向（快板） / 秦 玮

诗歌坛

19 梦从这里升起 / 张金元

21 看山看水（组诗） / 阴丽娟

22 仰望历史（组诗） / 祁 航

24 把足迹走成诗行（组诗） / 毕福堂

26 也许我已经不属于青年 / 谢夏雨

26 这年，这雪（组诗） / 王 起

29 书写丹青（组诗） / 张笑蓉

30 三沙巡礼（朗诵诗） / 王平和

31 军旅情（散曲·套数） / 白存环

33 散曲九首 / 王建增

38 匆匆……（外一首） / 和风玲

58 秋天没有一句商量的话（外二首） / 张洁琼

87 麦子 / 郭 卿

小说林

34 闲话 / 李虎林

36 鲛人泪 / 刘文芯

39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中篇连载） / 刘国明

59 落俗（长篇连载·之四） / 百 川

73 人屈马户 / 王 钦

散文韵

75 大西北自由行 / 马小君

78 书包里的感动 / 惠 普 白海玫

79 那些走过的路 / 王 欢

80 七月记忆 / 潘洪科

88 信任的力量 / 张来香

艺苑风景

89 笔斧文刀雕俊骨

——访西山书法家宋树德

/ 李尚鸿 张玉昆

93 中国画的审美特点 / 崔 超

简 讯

35 常培亮纪实文学集《行走在西山的土地上》出版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25 号

（原西山科技馆二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凤凰涅槃， 一个升起在煤海的奇迹

常培亮

在西山十大大矿中，屯兰矿是个有着独特经历、传奇色彩和大起大落的矿井。

二十年，熔铸几代矿工的艰辛和汗水。

二十年，建成于世纪之交，辉煌于黄金十年，惊醒于噩梦之中，起飞于绝望之处。

二十年，在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磨练中，铸就了煤矿工人的钢铁意志。

二十年，经历了浴火重生，踏过了无数惊险，创造了属于火凤凰的神话。

二十年，累计生产原煤 6009 万吨，生产精煤 3832 万吨，为国家建设、为西山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1、“三高三新”，出手不凡，他们在世纪之交高调启航

1997 年 10 月 31 日，古交市屯兰川畔，晴空万里，秋阳高照。新建的屯兰矿办公楼前，彩旗飘扬，锣鼓震天。经过 9 年零 2 个月建设，屯兰矿及选煤厂试生产典礼大会隆重举行。当日上午，2000 多名屯兰矿干部职工整齐列队办公楼前，和国家有关部委、山西省、太原市有关领导一起，在庄重、热烈、欢乐的气氛中，见证了屯兰矿及选煤厂胜利建成并试生产这一伟大时刻。

屯兰矿因位于古交市屯兰川而得名。屯兰川历来水草丰美，山川秀丽。这里的乡亲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屯兰川畔，听惯了鸡犬之声，看不尽闲云野鹤，

过着清贫而又宁静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1988 年 8 月，当各路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屯兰川，随着井巷深处隆隆炮响，一如晴天霹雳，打破了屯兰川千百年来的宁静，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建设者们住工棚、吃食堂，白天黑夜连轴转，经过 9 年多建设，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瓦斯涌出量大、断层无炭柱多、建设资金短缺等重重困难，完成项目总投资 25.7 亿余元，建成井巷工程量 49117 米，完成土建建筑总面积 233574 平方米。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煤炭市场极度疲软的大环境下，完成了年设计 400 万吨的屯兰矿及选煤厂基本建设任务。

屯兰矿筹备之初，西山矿务局领导层高瞻远瞩，提出了“三高三新”的建矿模式，即新矿井、新机制、新特区，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建矿之后，屯兰矿以“三高三新”为出发点，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古交工程处成建制转产、生产队伍调入、机构设置、整章建制、职工培训、文化融合和管理提升工作，煤炭生产很快步入正轨，矿井朝着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环境优美、高产高效的现代化目标全面发展。1997 年至 2001 年，矿井累计生产原煤 641 万吨，完成掘进总进尺 56053 米，实现利润 414 万元，并实现了连续 4 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多经三产累计完成产值 1.31 亿元，实现利润 366 万元。

2、“三化”管理，迎风击浪，他们在内部管理上大胆创新

时间到了2002年，内部市场化、工作标准化、考核制度化“三化”管理在屯兰矿高效运行，成为当时全煤系统一大亮点。

屯兰矿建立内部市场运行规则，修改完善了内部2800种价格，形成了独特的有别于外部市场的价格体系，建立了矿对科、队，科、队对班组，班组对工人的三级考核体系。随后又出台了工序之间相互影响赔偿的补充制度，使每一项工作、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码标价，都有专人计量考核。矿上每月召开一次工资协调会，严格按价格体系结算各科队当月工资。“三化”管理恰如平地一声春雷，唤醒了全矿干部职工的管理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这一年的年初，屯兰矿对通风科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其中有一项规定：出现一次人为瓦斯超限罚款2万元。可就在这项规定笔墨未干的3月份，通风科发生一起人为瓦斯超限事故，矿上按规定处罚通风科工资2万元。事情轮到通风科职工头上了，大家才感到原来的规则并非儿戏，并以工资发不了为由反映到矿上。矿长、党委书记共同表态：规定既然已经白纸黑字定了，就决不能更改，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工资不够可以向矿上借贷，但2万元必须扣回。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次处罚，让通风科吃够了苦头，一位副队长在全队职工的埋怨声中，引咎辞职。这一次处罚，也让通风科的干部职工丢掉幻想幡然醒悟，再不狠抓管理，再不迎头赶上，怕是连出路都没有了。于是，他们狠抓内部管理，率先引入赛马机制，逐月公开打分，奖优罚劣。4个月后，各方面工作发生很大变化，落后观念发生彻底转变。这期间，他们推广使用了采掘机外喷雾、皮带机自动喷雾装置，自行研制成功风动闭锁风门，“一通三防”取得显著成果，从而搬去了压在屯兰矿领导和职工心头的那块“瓦斯大、防守难”的巨石。

屯兰矿推行“三化”管理，内部市场化在于激

活企业“细胞”。而工作标准化、考核制度化，则使“三化”管理形成机制，层层考核，层层排名，末位淘汰，使员工始终处于最高的兴奋点上。

机维一队实行定员定额工资，规定完成定额任务，挣定额内工资，完不成定额任务减工资。定额以外干什么活挣什么钱。机制活了，标准有了，奖罚明了，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7月份该队生产班除了干好定额工资外，还额外给掘进二队拆了3部皮带、2部溜子、4台风机，人均挣到300元奖金。8月份，该队机电班不甘示弱，在完成定额工资的同时，给掘进二队延长皮带，给综掘队铺设皮带，也拿到了应得的奖金。以前，该队运料班哪怕是运一车料，也要派3个人，运完料大家完事大吉。现在工人们运完料后，都要自动找活儿干，彻底扭转了以往被动组织生产的局面。

一个矿进行市场化运作，除了工种与工种之间的竞争外，更多的是工序与工序之间纠纷。屯兰矿为了规范内部市场化运作，规范赛马机制，专门制订了工序影响赔偿补充制度，明确规定上道工序为下道工序服务，下道工序是上道工序实现其生产经营价值的市场和上帝。同时明确矿调度室是工序影响赔偿的仲裁机构。

一次，机电科管理人员由于工作疏忽，将未经检修的皮带托辊当检修过的托辊下发生产队组，造成队组停产。“官司”打到矿调度后，在矿主要领导的主持下进行了仲裁，做出两项决定：一、由机电科无偿为队组补发新托辊；二、由机电科赔偿生产队组更换新托辊工作量800元。这一仲裁，在机电科内部引起轩然大波。科领导组织全科职工大讨论，寻找问题根源，统一思想认识，并以此为契机，实行内部“赛马”，全科面貌和干部作风大变。

屯兰矿日臻完善的“三化”管理，不仅使生产一线干部工人的市场意识大为增强，也深刻改变了该矿后勤部门的传统管理模式。

以前，屯兰矿到食堂就餐的职工寥寥无几，许多工人宁肯到小饭店吃碗面，也不愿在食堂就餐。

食堂推行市场化经营以后，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每天中午在食堂就餐的职工比过去增加 100 多人，想吃小灶的职工，一菜一炒，色香味俱佳，且价格低廉；想吃大锅菜的职工，也感到味道、质量、数量均好于过去。食堂管理员白秋霜介绍说，食堂推行以收抵支，工资自负政策后，原来 58 人减为 36 人，还承担每天上千名井下工人的班中餐服务任务。光是工资一项，一年就可为矿节约 60 多万元。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增加了对外婚宴业务。

浴室队管理全矿井下、地面工人澡塘，实行以收抵支后，他们也在算一笔账，光靠原来的服务项目肯定入不敷出。于是，他们增加了搓背、按摩、理发、干湿洗衣服、擦皮鞋等项目，增设了消毒设施。受到职工们的普遍好评。

水暖电公司的锅炉房，有 3 台 35 吨锅炉，推行市场化经营后，他们经过认真测算意识到，必须扩大服务范围，才能完成经营指标，增加个人收入。于是，经过艰苦的施工，他们把原古交工程处老基地的 474 户暖气全部带起来，既解决了这部分职工家属冬季取暖难的问题，又为公司增加了收入。他们的这一举动，连锅炉房的设计者也惊叹不已。

环卫队长张反清为了搞好绿化，自己买书学习养花种草技术，边学习、边实践，试验栽培技术，培植优良品种，每天泥一身、水一身。正是在他和伙伴们的努力下，短短 3 年多时间，屯兰矿绿化面积已近 10 万平方米。其中栽种乔木 13 个品种、4034 株，灌木 20 多个品种、6151 株，绿篱 12.7 万株，草坪 39975 平方米，垂直绿化 6350 米，地栽花卉 3680 株，盆栽花卉 4600 多盆。在今年太原市城区绿化检查评比中，该矿家属区被评为太原市“庭院园林化单位”，工业区被评为太原市绿化先进单位。

正如时任矿长武华太所说，计划经济时代，靠长官意志、行政命令，最高境界是令行禁止。市场经济靠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最高境界是不令而行。

彼时，屯兰矿干部职工正上下一心，在朝着“不令而行”的境界大步迈进。在这一时期，中央及省、

市领导先后到屯兰矿视察，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和“心连心”艺术团艺术家们前来屯兰矿慰问演出，中央中部崛起和循环经济采访团到屯兰矿采访，使得屯兰矿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认可度一路攀升，成为当时国内煤炭行业众望所归的煤海骄子。

3、一声巨响，跌落深渊，他们痛定思痛浴火重生

2009 年 2 月 22 日，对于屯兰矿干部职工来说，是个永远难以忘怀的黑色星期天。这一天的凌晨 2 点 20 分，屯兰矿井下 12403 工作面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78 名矿工兄弟不幸罹难。这一天，成为了屯兰人永久的痛。

事故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两级集团公司的坚强领导下，屯兰矿干部职工擦干眼泪，挺起胸膛，迅速投入到抗灾救援、善后安抚、系统恢复、灾后重建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

在这最为艰难的时候，时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玉宝代理矿长，带领全矿干部职工顶住压力、咬紧牙关、迎难而上、连续奋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进行“三项整顿”，用意志、作风、力量、心血，诠释了“甘于奉献、团结协作、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救灾精神，取得了抢险救灾和安全复产的重大胜利。

事故之后，屯兰矿按照山西焦煤集团“安全全面反思，理念根本转变，瓦斯彻底治理”的工作部署，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组织开展了安全大反思和工作大整顿，大家眼睛向内，深刻反省，查找原因，堵塞漏洞，弥补不足，迎头赶上。在反思中看到问题根源，在反思中吸取事故教训，在反思中达成思想共识，在反思中提振精神力量。

屯兰人真的如人们所愿，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勇敢地站起来了。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本着总体安排、严谨精细、先易后难、确保安全的原则，分系统、分盘区、分步骤、有计划组织生产系统恢复工作，先后组织恢复了井下通风系统、供电系统、

抽采系统、辅助运输系统、主运输系统，供排水系统、压风系统，只用66天时间，就全面恢复了矿井安全生产。

他们针对反思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了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大整顿，对采掘开队组按照“90、66、56”人数进行了定编，减少队组6个，精简队级干部44人，精减队组闲杂人员68人，解除劳动合同83人，降级处分23人，整顿了风气，严肃了纪律，精干了队伍。

他们全面推进矿井瓦斯综合治理，理顺“一通三防”组织管理体制，成立防突科，组建防突检测队、瓦斯实验室，增加通风、瓦斯抽采专业队伍；加大瓦斯抽采力度，开展区域预抽、低抽巷、高抽巷、地面钻井等多种形式的立体抽采模式，提高了矿井瓦斯抽采效率，实现了高瓦斯矿井在低瓦斯状态下开采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时期，屯兰矿痛定思痛，理性反思，全面整改，经受了严峻考验，这只火凤凰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浴火重生。

4、励精图治，重塑形象，他们张扬个性再度崛起

2016年9月29日，屯兰矿调度会议室座无虚席，全矿队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三基”建设推进会正在这里举行。“三基”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队长、班组长作了经验介绍，会议出台“三基”建设推进方案和考核奖罚办法。会后，全矿“三基”工作驶入快车道。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成为屯兰矿一大风潮。

经历了“2.22”的沉痛教训，屯兰人变得聪明起来。在安全上，他们深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认识，强化“红线”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干部三个薄弱时间段下井和节假日下井60%规定，认真开展科级干部安全小分队动态督查活动，提高了薄弱环节的安全监管力度。

他们视“三基”为安全治本之策，强力推进“三基”建设，2016年，30个队组通过了基层建设达

标验收，3个队组工作面建成精品面，23个工作面成为了示范面，19条巷道、运输线成为了示范线；矿井在2016年一、三、四季度荣获集团公司“三基建设优胜矿井”、年底被评为集团公司“三基建设示范矿井”。在2012年至2016年，矿井产量连续四年稳步增长。2017年4月13日，矿井荣获“煤炭工业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和“煤炭工业先进煤矿”称号。

在煤炭市场持续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动员全矿力量，战危机、渡难关、保发展，严格设备、材料管理，建立了井下各工作面设备、材料台账，每月对使用情况进行盘点、清库，做到了账目清楚，防止了设备闲置和材料浪费。他们加强成本管控，严格控制差旅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福利费及各种会议费用支出，稳步推进效能监察和审计工作，2016年完成效能监察571万元，实现审计绩效148万元。持续开展修旧利废、回收复用工作，2016年修旧利废962万元，回收2941万元，复用1628万元。

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他们通过劳务输出、清退非在册人员、停薪留职和内部退养、终止劳动合同、新项目安置、解除劳动合同等途径，稳步推进转岗分流工作。全年完成转岗分流752人，完成集团公司下达指标的110.4%。其中，终止劳动合同127人，解除劳动合同36人，实现内部分流173人，按计划清退非在册人员277人，新项目安置富余职工3人，对外输出人员101人，其他渠道分流35人。

他们引入契约化机制，试点推行以聘任制、任期制和经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契约化管理。选取综采一队作为契约化管理试点单位，充分下放权力，允许自主决定生产组织方式，自主制定规章制度、劳动用工及奖惩办法、薪酬分配方案等；对修理费、材料费、电费、租赁费等指标实行“大包干”，建立具有刚性约束和较强激励的经营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基层单位的创效活力。

他们按照集团公司要求，针对生产实际，深入

开展创新创效活动，2016年完成科技创新成果116项，其中《矿井通风系统仿真与灾变推演系统研究》通过了煤炭工业协会鉴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内维队QC小组研究课题《数字化变电站建设尝试与探讨》，获煤炭工业协会优秀QC小组奖；《西山矿区高瓦斯、突出矿井瓦斯综合治理模式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特等奖。

5、坚定信念，激发活力，他们用心打造屯兰文化

屯兰矿党委书记王建鹏说：“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屯兰矿要给政策、给机会、给平台，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好每一位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该矿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研究制定了《后备人才管理实施意见》，针对管理人才队伍，建立完善后备人才库，推行以考促学，以比促学，以用促学工作机制，每日开展早调会抽考，每月组织生产系统科队级干部素质准入考试，每季开展岗位能力答辩，排名排队，奖优罚劣，着力打造“能干会说”的干部队伍；针对青年人才队伍，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推行技术队长、技术员公选机制，2017年公选技术队长5人、技术员11人，每半年对20%的大中专毕业生进行表彰，激发了广大青年扎根矿山、建功立业的工作热情；针对技术型、技能型人才队伍，实施“755”“369”工程，出台机电、“一通三防”专业人员素质提升方案，发挥职教中心、职工创新工作室和“实操车间”作用，“一对一、手把手”现场教学，开展首席工程师和首席岗位工评比活动，评比出8名首席岗位工，每月给予1000元岗位津贴，激发了各类人才奋发向上的积极性。

屯兰矿坚持抓班子、带队伍，提信心，激活力。在岗位上锻炼、实践中提高、工作中超越，汇聚了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树立了主动作为的良好形象。

他们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和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三重一大”等制度，畅通沟通渠道，增进班子团结；坚持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落实矿领导基层调研、带班下井等制度，倾听基层心声，解决现场挡手问题，实现全矿上下同频共振，高效运转。

突出“从严治矿、从严治干”两个“从严”，坚持对干部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出台了《屯兰矿科队级干部能上能下的实施意见》和《屯兰矿党政领导干部约谈办法》，以问责机制倒逼责任落实，形成了问责常态化，激发了各级干部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屯兰矿党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开设“讲屯兰故事，做屯兰好人”专栏，2016年发布先进人物典型事迹15期，2人获得山西焦煤“最美一线员工”称号，3人被确定为集团公司第四届道德模范候选人。开展“聚能量、战危机、渡难关、促发展”年度主题系列活动、“闪耀吧，煤亮子”青年趣味运动会、第十九届职工篮球赛、职工家属广场舞展演等活动的开展，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营造了文化氛围。

他们牢记“双为”理念，积极筹措资金，为职工办好事实事，2016年完成了职工浴室地暖改造，更换了职工单身宿舍楼部分窗户，完成了职工文体活动场所的主体工程，进一步增强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磨练后，屯兰人完成了不同凡响的思想跨越、品质跨越。这只实现了涅槃的火凤凰，正在展翅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脊梁颂

□傅澍乾 郭银虎 常培亮

并州西望，莽莽苍苍
千年采矿，乌金华耀青史
万里送煤，焦玉热播无疆
煌煌西山，四海名扬
壮哉西山，傲骨脊梁
称得起矿山脊梁的就是我们的历届劳模
他们挺拔，他们坚强
他们有大山一样的情怀
有脊梁一样的品质
他们在煤海深处呐喊
用劳动的号子
演奏着时代的强音
诠释着“煤亮子”的精神

我们这一代人啊，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白家庄煤矿的接管、西山矿务局的成立
1981年煤炭产量第一次跨过千万吨大关
昂首走进全国千万吨大局行列
从此1000万吨、2000万吨、3000万吨
产量那是打着滚地往上翻呐
我们这些劳模啊，是苦干、苦干、加苦干
比的是多快好省，比的是战天斗地
为啥？为的是国家富强，为的是西山兴旺

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化雨
煤矿机械化取代了手工生产
时代呼唤技术能手、技术大拿
有本事才能当劳模
靠着技术创新
我们这一代人建成了古交矿区五对矿井和选煤厂
撑起了西山的半壁江山
那个时候比的是技术过硬，比的是创造发明
为啥？为的是西山改革发展，做强做大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啊
在山西焦煤的旗帜下我们激情豪迈

吕梁山下英雄新传，汾河溯源拓土开疆
千万吨级矿井的开发，亚洲第一大洗煤厂的运转
西山崛起了第三极
新时代劳模不再是单纯地出大力流大汗
不再是简单地小改小革
总理为“煤亮子”点赞
互联网、新动能、大数据
我们比的是顶层设计方案优先
比的是管理创新理念创新
为啥？“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

建设美丽矿山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期盼
“煤亮子”的称号让我心潮澎湃彻夜难眠
我要再发光和热，与后生晚辈携手不掉队
为西山的发展献策建言

创造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当年不懈奋斗的动力
新时代，新思想，一带一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西山又迎来了历史大发展
如果企业需要，我们愿披上战袍，再上战场

“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
更是我们新一代西山人前进的初衷
建设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
我们信心满满，夯实三基建设
聚力契约管理，推进改革创新
宏伟的目标，必将在我们的手里实现

西山我们共同的家园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共同迎接，盛世花开



矿工兄弟

(歌词改编)

□傅澍乾

不见朝阳，星月为伴是矿工兄弟
 开凿梦想，挖掘希望是矿工兄弟
 把采煤当诗来咏是矿工兄弟
 把掘进当歌来唱是矿工兄弟
 矿工兄弟我的衣食父母
 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的矿工兄弟
 矿工兄弟我的皇天后土
 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的矿工兄弟

两手老茧，一身汗水是矿工兄弟
 黝黑脸颊，憨厚笑容是矿工兄弟
 温暖亿万家庭是矿工兄弟
 点亮整个世界是矿工兄弟
 矿工兄弟我的衣食父母
 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的矿工兄弟
 矿工兄弟我的皇天后土
 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的矿工兄弟

明天 (微电影文学剧本)

□马书立

人物:

艾梅，女，20多岁，新闻中心记者

张军，男，40多岁，“三河三路”项目规划设计组组长

郭主任，女，20多岁，西山煤电房产公司某部门主任

爷爷，男，80岁左右，艾梅的爷爷，西山煤电退休老工人

冯师傅，男，40岁左右，小理发店店主，拆迁户

各单位领导，设计人员，居民，职工若干。

一、节奏鲜明的重金属音乐当中，一组“三河三路”改造项目施工中大型机械施工及拆迁中楼房倒塌的视频资料。其间插有艾梅在各处现场报道

的镜头。

画面闪白，推出片名《明天》——谨以此片献给“三河三路”改造中做出奉献的西山人。

伴随着艾梅的解说声，字幕依次跳出：2017年初春，太原市人民政府为了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决定实施治理八条河道……

画面切至录音棚内，艾梅戴着耳机正在解说：涉及西山煤电集团的主要有，玉门河、虎峪河、九院沙河……

画面依次出现，三河改造前的视频资料及图片。

录音棚内，艾梅继续解说：加上确定建设的白家庄路、西铭路、西机路统称“三河三路”改造项目……

操作台上，一只手推起了音乐键，显示灯欢快地跳跃着，另一种风格的

音乐渐起。

录音棚内，艾梅继续解说：为了西山的明天，为了切实把这一历史性的好事办好，集团公司高度重视，迅速成了领导组及推进指挥部。

画面闪白，切入资料片：“三河三路”拆迁工作安排动员会西山煤电集团董事长王玉宝讲话段落：要按照未来发展需要为方向设计方案，将基础设施考虑的细致周全配合市政工程，一步到位，虽然目前企业经营压力巨大，但是面对造福西山造福矿区的民生工程，企业顶住各种压力也要上……

二、集团公司大楼外 日、外

各单位参会人员从楼内向外走去，规划设计组长张军也在人群中。

记者艾梅手拿话筒迎了上去——

艾梅：你好，张处长，请你介绍一下“三河三路”的组织部署。

张军：“三河三路”项目是今年的一件大事，市里的原规划有些项目没有包括西山地区，但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职工的福祉，也为了西山的明天，企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努力争取，集团领导果断决策，高度重视，亲自担任了项目指导和总指挥，下设各个相关小组和部门，水、电、暖拆迁安置、规划设计已经全面展开了工作。

插入画面，A某小区：房产部门工作人员拉皮尺，贴布告，发传单。

B某河道：供热部门工作人员在对图纸的标识进行核对。

C某水泵站：工作人员对图纸进行核对。

三、集团公司大楼外 日、外

张军继续接受着采访：配合三河三路的改造就是集团“双为”理念的体现，各单位都立下军令状，排除万难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

四、激扬的音乐中，一栋建筑被拆除。（资料片）

艾梅做着现场报道：2017年3月14日西山救护大队装备库整体拆除，打响了“三河三路”改造的第一枪。

又一栋办公楼被拆除。（资料片）X月X日XX办公楼被拆除。

五、航拍康乐桥工地全景

高架桥前，一市民接受采访。

市民：哎呀太壮观了，这可是一项民生工程，这要是修好了可解决了咱西山人出行的一件大事，好，太好了，点赞！

艾梅：是啊，确实壮观，有了这个大高架，几条路也连通了，不久咱就能体会到它带来的便捷了。您可能不知道，当初的设计它可不是现在模样。

叠印：康乐桥附近 日、外

张处长等人拿着图纸正在实地调

研勘察。

张军：（指着图纸）看出问题了吧，这个设计是平面交通，这样一来这条路还是断头，这几条路要上西外环也是非常麻烦……

一工作人员：张处长你的意思是……

张军：如果建议改成高架呢？

六、规划设计办公室 夜、内

墙上挂满了各种图纸表格；

张处长正与相关人员开会。

工作人员：（看着图纸）从长远看这几个调整很合理，医院桥的改动使两个院区交通更加便利，还有这西机路下穿的改动建议，使咱们的机电厂避免了分割。

另一工作人员：你说的这些是没错，可你想过没有，这会给我们带来……你看，有些管网设计也得动，这工期……最主要的是这些设计都是市里的规划，动哪都要和人家协商。

张军：但是，为了西山的明天，为了企业的明天，这种改动，值，有什么困难大家一块抗，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

七、某设计院门口 日、外

一辆汽车驶入。

八、设计院办公室内 日、内

设计人员忙碌着，张处长等人敲门进来。

张军：同志请问一下，王主任在哪办公啊？

设计人员：（头也没抬）去市里开会去了。

张军：……多会能回来？

设计人员：不好说。

张军：噢，我们是西山煤电规划设计组的，有些设计上的问题想……

设计人员：这个跟我说没用。

张军：我能不能给王主任打个电话，他电话是……

设计人员：不好意思，这个我不便说，哎呀，同志你也体谅一下我们

吧，这设计院针对得是市里许多的工程，不瞒你们说整天有人来谈要求，我们都快崩溃了。

设计人员自顾忙了起来。

张军等人无奈走了出来。

九、设计院大门口 日、外

工作人员：张处长要不咱先……

张军：不管他去干嘛，今天他总得回来，咱不能就这么回去。

工作人员：那咱……

张军：等！

十、王主任工作室 日、内

一张图纸摊在桌子上，王主任面露难色。

王主任：（略带南方口音）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外来设计院，这些规划设计都是你们市里认可的，我们有协议的，动哪都得有市长批示才可以，晓得吧。

一设计人员拿着图纸进来找王主任，王主任忙碌起来，张军等人被晾在一边。

张军随行人员：咱能找市长？就咱这级别？再说，人家市长在北京开“两会”呢。

张处长眉头紧锁手里握着一支铅笔被折断了。

十一、一辆动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

叠印：出字幕 2017年4月，西山煤电集团董事长王玉宝带领有关人员赶赴北京面见市长，得到了规划改动的批示。

十二、西山某小区内 日、外

“三河三路”改造动迁办公点巨大的横幅下，几张桌子搭起的临时办公点。

房产公司郭主任手持电喇叭，在向人们宣讲搬迁的政策，不断有人向他询问相关问题，郭主任不厌其烦一一解答。听得出她的嗓子已经略带沙哑。郭主任正讲着发现了艾梅。

郭主任：艾梅，快别拍了，上了

镜头我这要吓死人，一上午水都没喝一口，嘴上都起泡泡了。

艾梅：这才是你真正的工作状态。

郭主任：艾梅，你听说了吧，咱那小灰楼也在红线内。

艾梅：我听说了。

郭主任：艾梅，你去帮我动员一下你爷爷，老人一搬，我这可就又多了一户成绩。

艾梅：没问题。趁现在没人打扰你，快喝口水，养养神儿吧。

十三、爷爷家 日、内

艾梅坐在沙发上，爷爷看着窗外。

爷爷：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坚决不搬。

艾梅：哎呀，爷爷，你能不能坐下来好好听我把话说完。

爷爷：说啥，啥也别说了，麻烦！

爷爷走向里屋，重重把门关上。

十四、某小区，一间小理发室内 日、内

几张宣传材料从窗口扔出，艾梅尴尬地站在一边。

冯师傅：我再再说一遍，我不想见到你。

郭主任：冯师傅您先别激动，我听说你们要去堵马路，这可不合适啊！有什么话您跟我说。

冯师傅：我不跟你说，你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我这小店是装潢过的（手指四处）这！这！这！这都是钱！就是不搬，让推土机来吧。

郭主任：冯师傅您先别生气……咱再商量一下。

冯师傅：我没这时间，你先走吧。一会有客人来啊，请你不要影响我的生意。

郭主任无奈走出小店。

女主人从内室走出，对冯师傅：你就不能好好和人家说？

冯师傅：好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拿了人家公家多少好处，整天像个丧门星一样盯在这。

门外，郭主任舔着干裂的嘴唇流下了眼泪。

十五、爷爷家楼下 小石桌前 日、外

艾梅与爷爷一块择菜。

爷爷：我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了，都这把岁数了，我哪也不想去。你们说的那个高楼啊谁想住谁住，我不稀罕。

艾梅：爷爷，拆这楼是为了修路，你不是常说这几年市里的变化一天一个样，咱西山的变化不太大嘛，爷爷，这路要是修好了，明天的西山也会和市里一样美。

爷爷：明天？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不搬。

艾梅：爷爷，你不搬他不搬这路就没法修，爷爷，您在这凑合了大半辈子了，难道忍心看着我们一天天就这样过吗？难道就忍心看着我们的儿女、您的子孙后代就一直这样憋屈下去吗？

爷爷看着远方若有所思。

十六、某礼堂内 日、内

一条红色横幅悬挂在中央，“‘三河三路’项目拆迁安置民生大接访”。

礼堂内人头攒动，艾梅手持话筒站在横幅下。

艾梅：面对部分群众，对拆迁政策的疑虑，而采取的过激行为，集团领导不回避更没有激化矛盾，而是采取了面对面，心交心的恳谈方式。公平公正公开解疑答惑。

十七、一职工家内 夜、内

一家人观看电视，电视中大接访的内容。

信访处处长王永刚正在讲话：今天公司领导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在这个会场请大家过来召开一场恳谈会。

另一户人家，夜 内

电视中房产公司经理魏海燕正在解答。

房屋主人看着电视若有所思。

十八、某小区理发店内 日、内

冯师傅深深为郭主任鞠了一躬。

冯师傅：谢谢，太谢谢你了。

郭主任：哎呀，冯师傅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冯师傅：你帮我找下了新的店铺。为了租金的事，你一次次来回跑太让你为难了。

郭主任：等道路修通了，西山更美了，我这点小事不算啥。

十九、艾梅爷爷家 日、内

爷爷向艾梅、郭主任讲述着：五十年代，你奶奶从农村来，看我住的地眼泪就下来了。说：怎么住在这半山腰上，还不如我们村里呢。那个时候矿上条件不好，只能是这样。你奶奶看我井下的活累，家里的事从不靠我，怀着你爸，还挑水担炭，把个小屋收拾得利利索索。我看她挺辛苦的，我就多加班，多往回拿钱。那时候，我年年是劳模。过年的时候，市里的大领导都带着东西上山看过我。你奶奶说这辈子跟着我值了，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后来，矿上盖起了这小灰楼，矿长都没份，可有咱家。刚搬进来可把你奶奶高兴坏了，说：不用挑炭、不用挑水、家里还有厕所，这可是上了天堂了。每天把这个家擦抹得都可以照见人影……

唉，也怪她命薄，没住两年走了……我为啥不想离开这，你奶奶是从这走的，我要是搬走了，我怕，她找不见我……

艾梅上前紧紧握住爷爷的手。

爷爷慢慢摘下老伴的遗像。

爷爷：老掌柜的，咱搬家了。路上你记个道，逢年过节你也好有个着落。

二十、小灰楼前 日、外

一辆挖机开始破拆小灰楼。

爷爷默默地看着。

艾梅默默地看着……

二十一、航拍空中俯瞰河道两侧
连城一片的废墟

二十二、河道上 日、外

张处长与供水、供热等部门的领导在研究布置管线设施。

供热领导：我们有二十几条一二次管网，交叉通道河道，这次的方案。沿河建四个箱涵，集中管线过河。

张军：拆除工作确实不小。

供热领导：河道两侧全都得动，两座换热站也得动。

张军：抓紧工期，确保按时供热，这可是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大事。

自来水领导：我们这些部门都没小事。张处长看完规划我头都大了，这河道两侧有我们水厂五条管线。这次红线里还有我们两座加压泵站，我们可是全军覆没。

张军：抓紧和市政全面对接，一定要在开工前把临时管线铺设完成。老百姓要是断了水，咱谁也付不起这个责。

一行人来到一座小桥边。

张军：这是咱西山的一座老桥了，比我岁数都大。我一直想在这儿搞个有纪念意义的标志，就像是咱火车头小广场一样，让过往的人看到它就想到咱西山。大伙一块出主意看建个什么合适。

张军边说边登上一座高台，往上拉人时，不慎从高处滑落。

众人一看，张处长裤子上已浸出血迹。

二十三、张军家中 日、内

张军坐在沙发上，把受伤的腿架在椅子上，小茶几上摆满图纸。电话铃响……

张军：（接电话）喂……

二十四、集团公司大楼前 日、外

规划设计组工作人员边打电话边从楼里走出

工作人员：张处，刚刚得到消息，董事长要陪着市长调研西铭路的改造

了，咱不是一直觉着西铭路上跨铁道的平面交通不太合理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二十五、张军家 日、内

张军继续听着电话。

张军：太好了！好，好，我马上过去。等我啊。

张军穿外衣准备外出，妻子拦住了他。

妻子：腿不利索，还要出去啊？

张军：市长来西山现场办公了，西铭路马上就要开工了，有些事还得找市长批示，现在是个好机会。

张处长向外走去……

看着一瘸一拐的背影，妻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二十六、西铭路建好的铁路高架桥下 日、外

艾梅：大家看见我身后这座上跨桥了吧？它的建成将带给我们更快更美的感受。可当初这里的设计是平面交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路难。据说，这种设计上的重新规划，就产生于一座小饭店内。

二十七、小饭店 日、内

饭店老板接受采访。

饭店老板：哎呀，我悄悄一看，是市里领导还有咱集团的大领导，我电视上都见过，我还以为人家来咱这小饭店吃饭呢。结果桌子上铺的都是图纸，哎呀，后来我才知道，西铭路上这么大的工程，是从咱这小饭店拍板定下来的，咱西山人可以。

二十八、录音棚内 日、内

艾梅正在录音：咱西山人可以，这句话太直白了，可这句话也太给力了，为了不负这句话，咱西山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迈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坎。

二十九、供暖换热站工地 日、外

换热站的设备露天裸露，工人们奋力抢装设备，调试仪表。

张军：张师傅，今天能灌水吗？

张师傅：争取吧，哎，咱们完不了也得完呐。晚上继续加班，天可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你看着周围的人可都盯着呢，他们每天都来，可不是来看热闹的。

一居民：王师傅，还得等几天啊？

张军：这位师傅，没能按期供暖，是我们工作不利，对不住了啊，不过你们也看到了，金城公司和供热中心的师傅们，已经连续几天了。你看看，这连个棚子都没来得及搭，吃饭都在露天里。

张师傅：张处长，快别说这些了。及时供上暖才是硬道理。

张军：张师傅，我谢谢你了。（大声地）金城公司的兄弟们、热力中心的师傅们，我代表西山的老百姓谢谢你们了。给你们道一声，辛苦啦！

三十、录音棚内，艾梅仍在录音：

正是有了这些西山人，所以才有了“咱西山人可以”这句话！当西山的明天来临时，咱还会听到这句感叹，“咱西山人可以”！

三十一、航拍一组三河三路改造工地的全景

一组市领导及公司主要领导在各处工地手拿图纸调研办公的情景。

一组三河三路初具规模的航拍镜头，呈现了一幅大美西山的雏形。

——剧终

（本剧由西山煤电集团工会、西山煤电新闻中心联合摄制）



礼物 (小品)

□ 李 岩

【启幕 舞台上一组沙发，沙发前一张茶几。

【起光 剪影光

【许总坐在沙发上，小胡站在茶几前，哽咽地说着些什么。

许总：啊？你说什么？

【小胡依旧是嘟嘟囔囔。

许总：说人话！

小胡：我……我不敢！

许总：这是在我家，又不是在办公室，你有啥可怕的？

小胡：那我说了，您不许生气。

许总：恩，我保证不生气。

小胡：我……我想喝点酒，壮壮胆！

许总：这……酒？我家里也没酒啊……

小胡：我自己带着呢。

【小胡从包里掏出两瓶啤酒，放到了桌上。

许总：行，我陪你喝一个。

【许总和小胡干了一大口。

许总：好啦，说吧。

小胡：那我可真说了啊。

许总：大胆地说，而且要畅所欲言。

小胡：许总，我觉得这次的契约化管理，对我不公平。今天，您

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许总：小胡，你有情绪，我理解。

这次的契约化管理，主要就是针对你们这批中层干部的改革，也是咱公司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你作为咱们公司的老员工，应该顾全大局，全力支持。

小胡：我不理解，我一个负责宣传的，为什么让我去干保安？我这些年的宣传工作干得不好吗？

许总：小胡，你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好，可以说给咱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

小胡：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您就这么对我？

许总：正是因为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所以，在对待你的问题上我更要公平、公正！

小胡：那我问你，您的妻子汤美丽同志，您又是如何公平、公正地对待她的？

许总：这个……

小胡：怎么，说不上来了，心里有鬼吧？

许总：关于科级干部的人事调动目前需要保密，还不方便向

你透露。

小胡：哼，保密？分明就是暗箱操作，徇私舞弊！我的命好苦啊……

【小胡跪在地上，像撒泼似地嚎叫。

许总：小胡，你听我说……

小胡：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许总：不是你想得那样……

小胡：妈妈，我对不起你呀……

许总：（怒喝）行啦！

【小胡瞬间收声。

【许总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放到小胡面前。

许总：你自己看。

小胡：（边看边读）科级精简干部名单，汤美丽……这……许总，嫂子也被撤下来啦？

许总：恩。

小胡：哎，不对呀。嫂子的年龄不够啊，还差着几个月呢。

许总：为了咱公司，只能让她牺牲一下了。

小胡：大丈夫，真男人！

许总：不嚎啦？

小胡：嘿嘿，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不过，

我是真没想到，您把嫂子也扯下来啦。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佩服您！

许总：有啥可佩服的，你要是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也会这么干！

【小胡点点头。

小胡：哎，嫂子的事，您跟她说了吗？

【许总叹了口气，喝了一口闷酒。

许总：哎，你小子平时鬼点子挺多的。你帮我想想，怎么和你嫂子说。

小胡：啊？许总，这是您的家务事，我就不好掺和了吧。

许总：那好，回去写个五万字的检查！

小胡：许总，您这是说得什么话，帮您排忧解难，那是我份内的事！

【许总暗暗一笑。

小胡：我觉得吧，老话说得好，抬手不打笑脸人。您呀，嬉皮笑脸，半开玩笑地把这事儿说了，应该问题不大。

许总：这……这行吗？

小胡：要不咱俩试试？

许总：怎么试？

小胡：您呀，把我当成嫂子，拿我练练手。

许总：啊？这……

【小胡瞬间妖娆了起来，翘着腿坐在了沙发上。

小胡：说吧，什么事？

许总：这个……嘿嘿……那个……哈哈……恩……呵呵……哈哈……嘿……明白了吧？

【许总嬉皮笑脸，一直傻笑，同时手里还不断地比划着。小胡

也配合着许总不断地应和着，但两人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

小胡：完啦？

许总：恩。

小胡：什么呀，您一句整话都没说啊。

许总：不是你说要嬉皮笑脸，半开玩笑吗？

小胡：那……那也不至于表达得这么抽象吧。

许总：哎呀，不行，不行。你这个办法，我来不了。再说啦，这么严肃的事，嬉皮笑脸不合适。

小胡：那就直截了当，把您的雄性荷尔蒙燃烧起来。用您的男子汉气概全方位地征服她。

许总：直截了当？

小胡：恩。

许总：行。那咱试试。

小胡：成！

【小胡继续翘着腿，坐在沙发上。

许总：媳妇，有个事想和你说一下……

小胡：停！许总，这样不行，你得燃烧起来。

许总：燃烧起来？

小胡：对，充分地燃烧起来。

许总：怎……怎么烧？

小胡：你先喝一口……再来一口！

【许总仰起脖子喝了一大口。

小胡：来，跟着我学……脖子架起来……眼睛瞪起来……声音粗犷起来……

【许总在小胡的引导下，一步步地做着。

小胡：哎，对啦。就是现在这种感觉，拿出你的男子汉气概，征服她！

【汤美丽上场 听到许总的声音后，停下了脚步，远远地听着。

许总：（拍桌子）汤美丽，我告诉你，这次契约化管理，咱们公司是要动真格的，在精简干部这件事情上，只讲规则，不讲情面。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撤下来啦。听明白了没有？

【许总凶神恶煞般地看着小胡

小胡：（怯生生地）嗯。

许总：当真听明白啦？

小胡：听明白啦。

许总：我不相信，来，我们再来一遍……

【许总又一次拍桌子

小胡：停！许总，完美。

许总：完美？

【小胡点头。

许总：完美个屁！你这就是不讲道理！

小胡：你管它讲不讲道理，达到目的才是关键。

许总：小胡，我是让你帮我出主意。

小胡：恩。

许总：但首先你得明白推行契约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先对你普及一下。

小胡：许总，我就不用了吧……

许总：（严厉地）坐下！

【小胡听话赶忙坐下。

小胡：好的。

许总：这次的契约化管理是市场化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主要就是对企业的中层干部进行优化，

要彻底改变国企人多效率低的现状。从今往后，“铁饭碗”这个观念将不复存在，人员要能进能出、职位要能上能下，要精简部门机构，精干干部队伍，打破平均主义，实现多劳多得。要给那些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提供平台，让人人有事干，人人出效率。明白吗？

小胡：许总，我明不明白不重要，关键是嫂子得明白。再说啦，您刚才说的那些文件上都有，太生硬，没有说服力。

许总：那应该怎么说？

小胡：实实在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许总看着小胡没有说话。稍顷，他抬起头，长舒了一口气。许总：行，那我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音乐起 煽情地

许总：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咱公司发年底奖金啦！大伙儿那个高兴啊，一个个都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开怀大笑。你知道，他们为啥这么高兴吗？

小胡：为啥？

许总：因为，下个月孩子的奶粉钱有着落了，穿了好几年的羽绒服可以换件新的了，答应带媳妇吃顿大餐的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公司里，每张面孔都是满面春风，每个岗位都是热火朝天，因为大家觉得前方有了希望，生活有了奔头。

小胡：是啊，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许总：可是，梦醒了，我哭了……咱公司已经多久没有发过奖金了，别说奖金了，就连工资

都是靠集团救济才能勉强能保证……想到这些，我……心里边憋屈啊！

【小胡递给许总纸巾，许总摆摆手。

许总：咱公司现在就像是一艘不堪重负的大船，如果不作出改变，那结局就只有沉没。契约化管理就是咱最后的希望，抓住这次机会，咱们才能乘风破浪，驶向幸福的彼岸。到那个时候，咱年年都有奖金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笑脸。因为……

小胡：前方有了希望……

许总：日子才有奔头！

小胡：许总，这些话您应该说给嫂子听，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的。

【许总没有回答，深深地点了点头。

汤美丽：什么话要说给我听啊？

小胡：呦，嫂子。

许总：媳妇儿，你回来啦。

汤美丽：有什么事，说吧，我听着。

许总：恩……对……就是……

【小胡在一旁看着着急，给许总使眼色。

许总：其实吧，事情很简单，但是需要郑重其事地……

【汤美丽从包里拿出一捧鲜花，插到花瓶里，摆放到茶几上。

许总：哎，媳妇，你这是干什么啊，怎么还弄上鲜花了？

汤美丽：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许总：今天……

汤美丽：今天是咱们结婚15周

年纪念日！

许总：……哎呦，我……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起啊，媳妇……

汤美丽：没关系，我都准备好啦。

小胡，正好你也在，一块儿留下来吃晚饭吧。

小胡：……那个，晚饭我就不吃啦，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小胡下，许总想要去挽留小胡，两个人一路挤眉弄眼。

汤美丽：怎么了？这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许总：（两人同时）恩。

小胡：（两人同时）没有。

【许总小胡迅速对视了一眼。

许总：没有。

小胡：恩。

【两人一脸尴尬。

小胡：许总，我还是先走吧。（边往下跑边说）嫂子再见！

许总：（略有些尴尬）恩……你说这个小胡，关键时候……

【汤美丽把手伸到许总面前。

许总：什么？

汤美丽：礼物啊。15周年结婚纪念日，你不会连礼物都忘了准备吧？

许总：……这段时间太忙了，我脑子里一大堆事，我……对不起啊，媳妇儿，我回头一定给你补上。

汤美丽：（微笑着）好，那就先收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

【汤美丽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交给许总手里。

许总：（诧异地）这是……

汤美丽：这是我办公室的钥匙。

【许总一脸不解地望着汤美丽。

汤美丽：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你看，白头发又多了好多，我看着心疼。这次的契约化管理，我做为咱们公司的老员工，也做为你的妻子，全力支持！

【音乐起 煽情地

许总：……谢谢！

汤美丽：先别着急说谢谢，明年让公司扭亏为盈，年底的时候给大伙儿都发奖金，到那个时候再说谢谢。

【许总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点头。

汤美丽：这个就当做是你送给我的礼物。记住，这是你欠我的，一定要补上。

许总：你放心！老爷们说话算话，这份礼物，我一定会补上！

【灯光变化 许总和汤美丽处定点光起。

【大屏缓缓变化 大屏上显示集团公司推行契约化以来的成

果图片，期间穿插各岗位职工的笑脸。最后落幅在，各个公司接受集团公司现金奖励的图片。

【大屏变化的过程中，扮演职工的群众演员缓缓走上台，有层次地散落在舞台各处。

【在大屏落幅画面是，所有人兴奋地高呼……

所有人：同志们，发奖金啦！

【灯光变化

A：契约化是企业面对困境的出路，让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B：契约化是职工自我价值的体现，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

小胡：契约化让大家伙的日子越过越好，是实实在在地用行动来践行双为理念！

众：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

许总：契约化是集团送给我们公司的一份大礼，让我们奔跑

的脚步有了新的方向。让我们为了这个崭新的方向……

小胡：为了集团赋予我们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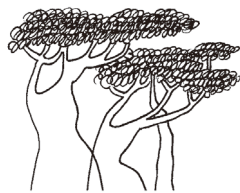
汤美丽：担负起家庭对我们的期待……

许总：秉承契约精神，为了集团的发展，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挥洒青春……

所有人：贡献力量！

【音乐渐收

【灯光渐收



第九次党代会指方向（快板）

□ 秦 玮

合：欢庆锣鼓敲起来，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指引人民的新思想，
小康路上阔步迈。
西山放眼全球展心怀。
西山放眼全球展心怀。

A：光辉历程 60 年，
西山人，埋头苦干做贡献。
输出了煤，发出了电，
产业多元不一般。

循环经济走在前，
西山模式人称赞！
B：时光年轮不停转，
公元 2017 年。
党的十九大，承前启后开新篇，

两个一百年，三步去实现。
C：喜讯传到咱西山，
领导职工尽开颜。
大家学习新思想，

上下同心加油干！
D：“双为”理念有新意，
辩证统一最给力。
承前启后聚众志，
方向正确坚定意志我们争第一。

A：不忘初心，有始终，
牢记使命向前冲。
发展形势分析全，
问题导向补短板。

- B: 第九次的党代会，
把西山蓝图巧描绘。
那就是，
瞄准全球的影响力，
咱发挥焦煤优势争第一，
开创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我们加油再努力。
- C: 经济发展全球化，
能源革命大步跨。
转型升级新机遇，
咱西山 改革进入攻坚期。
- D: 做强做大立目标，
职工群众期望高。
队伍建设勇担当，
管党治党西山处处新气象。
- 合: 对! 西山处处新气象。
(过门)
- A: 要发展，谋长远，
解放思想头一关。
破除等靠要，
树立发展新观念。
装备要提升，
科技兴企来攻关。
流程要重塑，
管理精细把高峰攀。
咱们想一想，看一看，
西山愿景大改变。
- B: 安全三基保平安，
素质提升不间断。
党政同责严问责，
标准化提升在一线。
隐患排查要全面，
挂牌整改，防患于未然。
产业结构新定位，
一主三辅，只为健康良性大发展。
- C: 新产业，主业以外都能干，
关键要看，项目赚钱不赚钱。
防范风险少损失，
经营管控来完善。
党组织议事前置办，
治理结构修订细又严。
壮士断腕去积弊，
改革攻坚走在前。
- D: 创新驱动新亮点，
绿色发展秀青山。
民生改善最给力，
三河三路改造做贡献。
矿区面貌即将大改观，
欢歌笑语齐点赞。
- A: 八个现代化，
安全放在首位抓。
“三基”工程是抓手，
现代化生产大步跨。
- B: 理念先行有思想，
安全网络要加强。
台阶提升强管理，
筑牢安全稳根基。
- C: 资源整合大工程，
现代化建设稳提升。
煤炭主业要做大，
三大辅业把力发。
- D: 新兴产业谋发展，
西山煤电才有新改变。
实施经营 管控工程，
推动经济 稳步运行。
- A: 改革攻坚好工程。
体制机制现代化。
- B: 创新驱动新工程，
发展动能现代化。
- C: 绿色发展美工程，
环境治理现代化。
- D: 素质提升高工程，
推动观念技能现代化。
- 合: 民生改善好工程，
生活方式现代化。
八大工程壮筋骨，
西山发展迈大步。
“五强五优”最给力，
西山百年发展固根基。
(过门)
- A: 把牢关口定方向，
政治领导有力量。
夯实党建强三基，
提升队伍战斗力。
- B: 正风肃纪要持续，
培养三严三实的好干部。
表里如一不作假，
真抓实干群众夸。
- C: 挺纪在前守规矩，
反腐倡廉同心抓。
联系群众接地气，
提升落实保障力。
- D: 塑造崭新新形象，
凝聚干群有力量。
- 合: 全面提档再升级，
提升品牌，
提升品牌影响力。
双为理念指航向，
西山煤电铸辉煌。
- A/B: 西山梦 中国梦，
干部职工齐行动。
- C/D: 中国梦 西山梦，
集团上下责任重。
- 合: 双为理念永不变，
思想坚定是关键。
- A/B: 党代会 指方向，
奋进号角已吹响。
- C/D: 党代会，擂战鼓，
西山踏上新征途。
- A: 往前看，美好的愿景在召唤，
B: 往前看，幸福生活靠实干。
C: 往前看，转型升级大发展，
D: 往前看，牢记使命同心干。
A/B: 往前看，党政带头率先干。
C/D: 往前看，撸起袖子加油干。
合: 往前看，脚踏实地做贡献!
上下同心谋发展，
我们的目标要实现。
前进的路上有险滩，
干群携手克难关，
披荆斩棘豪情冲天。
苦干实干加巧干，
同心协力加油干，
宏伟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一定能实现!

梦从这里升起

□ 张金元

作为临汾公司的一员，
你曾细心地回忆？
八年的春夏和秋冬漫长吗？
我看也只是在弹指一挥。
作为临汾公司的一员，
你曾亲身地经历？
八年的风霜与火热难熬吗？
我看也只是随着微笑而去。

八年里，
有过春潮澎湃、红旗招展、
红红火火、生龙活虎的震撼；
八年里，
有过寒风嗖嗖、冰封雪压、
市场断链、煤如白菜的低迷。

曾记得，大年三十，正月初一，
几声“二踢脚”打破山沟里的沉寂。
春晚的新歌唱给了谁？
鞭炮炸响在值班人的周围，
几分热闹反倒变成了几分思亲的愁绪。

曾记得，山雾雾，月难觅，
活动板房的炉火传递着丝丝暖意，
就如同那守岛的战士啊，

面朝湛蓝无垠的大海，
听着电话那边的抽泣和鼓励。
这是资源的扩张，
对于西山职工，对于国家的纳税，
都产生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叫资源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场革命，
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和管理体制的割据。
我们睿智的领导，针锋相对，
整合政策是尚方宝剑，无比锋利，
无坚不摧，原则不能放弃！

资源价款、乡村利益、老板纠缠、
地方的压力，
要达成共识，要形成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议。

我们的首长舌战千次，
无数个来回里也有冷眼相对，
不眠的夜啊，
让人通宵难寐。

一间板房，两个床位，

两位领导共用一张桌椅。
好几个科室，拥挤在
不足十平方米的狭窄屋子里。
电脑，手机，山沟的大口常常不
给力，
移动，联通，加上真的蜘蛛网，
不能及时的将工作传递。

小窑地质资料的奇缺，
探防水文的不明，让人心有余悸。
一切科学准确的基础资料，
要从我们的手中开始建立。

大集团的文化，大集团先进的管理，
怎样在这里渗透、开花，
我们的干部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日月星辰，
风霜雪雨都在我们的车轮下碾碎。
大运路上，
我们八年间又跑了多少个来回？
太原到临汾近 250 公里，
我们绕地球几圈了，谁去理会。

难忘啊，
我们的领导集体、带头的首
领——
武丕炯，王克军，杨颜群，
王玉玺，赵俊生，王勇兵……
在十分困难中，
我们又迎来了这第三任领导集
体。

从地矿宾馆到新兴经济开发区，
这是一次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
移。

有重重困难，
就有坚强的领导集体，
就有核心力量，
就有上千职工的团结一心，奋争
不息，
就会出现回黄转绿，
就会发现片片生机。
我们公司紧紧依托于现在的
庆兴、鸿兴、圪堆、光道、登福康、
生辉
去开拓市场，做精做细。

我们展望唐城、下野、大宁三多，
作为我们坚强的后背。
我们有理由让闪光的思维更高远
更活跃、更壮美。
既然花环选择了临汾公司，
我们有理由谱写这样的诗行，
透过未来的视野，透过忧患与智
慧。

我们未来的前景
是如此的明朗和清晰。

看华门昂首，裹城虹霓。

登鼓楼眺望百里，宠辱皆亦。
观大河壶口，黄涛排空，四时
绝奇。

探组邦之超凡风物，
感故都之浩然王气，心旷神怡。

战争年代，
有屡建奇功亲民的“临汾旅”，
当今社会，
有资源整合造福职工的西山煤
电临汾集体。

我们从春天的故事里走来，
又创造出新的春天的故事；
这不是一块大陆的沉没，
更不是一条山脉的隆起。

我们去倾诉缠绵的心曲，
我们去欣赏盛开的雏菊；
我们有过花开时的憧憬，
也有过花落时的伤感与悲戚。

今天，
我们无法冷却我们的激昂和遐
想；

今天，
我们无法拒绝蔚蓝和碧绿；

今天，
我们已经战胜了市场的低迷的
寒风，
坚强的心灵上没有丝毫的颤栗
与畏惧。

今天，
我们是加足了油的推土机，
早已看惯了风雨的面孔，
只会加速推走，重重困难和苦

涩的堆积。

这一部气势宏大的资源整合纪
录片，
这是一首出自当今临汾大地
上空的浪漫交响曲。

在长空飞过的雁阵里，
我们应该是领路的头雁；
迎着春光，永远鼓动不倦的羽
翼。
在嗖嗖前行的高速列车上，
我们应该是牵引的车头，
沿着轨道，永远带动身后的车
体。

当沧海变成桑田，
当岁月把容颜老去，
我们的义务将永远是为职工群
众谋取利益！

一百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以后，
我们被后人冷凝成苍白的神话，
变成供奉的颂歌和酒曲。

我们的梦从这里升起。
我们的梦从这里延续。



看山看水 (组诗)

□ 阴丽娟

正在治理中的虎峪河

大雪来临前，
光线陪着足迹走过了孤独而昏沉的人。
虎峪河两岸，
新翻的土地带来了宁静和踏实。
你说：“北风是爱笑的雪花的主人！”
一场新雪的到来，将会一寸一寸覆盖。
热爱万物的人们，预想着雪花在哪里融化。
满堤的花对盛大的春天说，
你来过，我来过。

如此，就可以幸福的河流

大雪来临前的清晨，
天黑地黑，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弥黑的夜，断续的河流，
在千沟万壑的伤口中长出了翅膀。

我乘着虎峪河千疮百孔的翅膀，
以一只鸟的姿态俯瞰，
滑翔在这爱了又爱的人间。
在高楼的怀抱里，
我低沉盘旋，翱翔。河流涤荡着污浊。
我们诉说着曲曲折折通往东方的路。

翻越过一处小土丘，
河水跌落在挖土机的坑中，
蓄满，
继续跨流在这被休整初平的大地上。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眼泪可以顺淌在脸上。

今天，
被翻起的无数新土披上了白纱，
毫无沧桑可言。

虎峪河的上空，
轰隆隆的机器发出八河治理的尾声。
明天，
每一片疆域不再污水横流。

雪花晃着酒杯说，
一朵，是你，
再一朵，还是你，
你不在，再美丽的风景都是浪费。

万圣节的夜晚

万圣节的夜晚，星辉洒落。
那些不在雾霾下的山川冰河正有星光隐没。
那些有主保佑的雪山也弥漫着温暖而明黄的月光。

在远方，
两手空空，黑暗中灰色的天空隐藏着说不出的爱和忧伤。

你来，
带着正赶来的冬季，天空阴霾。
我们消失在安详的路口。

看山看水

去看山看水，
就像我看着你眼睛里的光线，
你感受着我眼尾上的风。

一路上，
山川河流紧跟着你的步伐，
一副相框里的罗巴汉子有如湖边一头牦牛，
把一段岁月奔腾燃烧着。
一片蓝天下的朵朵白云，
就像遭遇的年华，
一会儿云卷，一会儿云舒。

你端起一杯酒，
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密，
所有的人生，
就是一杯酒的功夫，

稍纵即逝。

寒露

这个节气里，万物苍老下去。
盛开的菊花即使不凋零，也不会有春风。
虽然看着陌生却又熟悉。
今天不说，秋风缠着秋雨，残枝由着寒露。
也不提，无法看清翎羽的大雁，
正人字倚着飞行。
这些虽然遥不可期恋情依旧的事交给天空。
一双沾满泥的鞋子，正用旧刷子清洗着。
开败的百合正同废弃的纸张被打包。

秋分

苍老的枯黄把纸铺开，
就像风把门帐撩起迎接你归来一样。
纸面上的酒气被冷风吹散，
吹散美酒带来的滋味。

手里的笔，
如一路走下去的诺言。

红红的太阳在这个盛大秋季的河面上，
像喝醉酒的老人一样，
按耐着即将跳出胸膛的心脏。

在这零落的季节，
我应学会，如何裹紧自己的身体和疾病。
饱满的衣袍，灌满等你回来的风。

夏至

我见过雨在尘土中开出的花朵
我见过森林中的月影，夜与热缠绕
也许是火红的玫瑰
也许是百合的气息
也许是小野花旁的绿草
散发着爱的气息

我爱上这夜色包裹的地方
飞起又落入远方的林中

仰望历史
(组诗)
□ 祁 航

吕不韦

如炬的目光
烛照了——
波澜诡谲的商海
与千载难遇的商机

也 凿穿了
秦国
厚重的宫墙
以及——
神秘而猩红的朝堂

落魄潦倒的子楚
妩媚妖艳的赵姬
涅槃于
权谋和金钱
——而捷步龙廷

最终
一杯鸩酒
浇灭了
富贵的昙花
而热热的欲望
在国都内外
千古如斯地疯长

李 斯

法家的睿智
潇洒 挺起
大秦的脊梁

仓鼠
悠哉的梦想
变得
亲切而温暖

同窗
韩非的鲜血
葱郁了
权谋与冷酷

最终
名利
——化剑
将家人和自己
腰斩

花木兰

褪下 红妆
披上 战袍
瞬间——
改写了
忠孝不两全的誓言

十二载风雨
凋零了
青春与容颜
而茂盛了 一个
关于女子和沙场的
传奇

美丽的谎言
芳香着历史
家国情怀——
被钟情的岁月
呵护得
粗犷而妩媚

范 蠡

忍看
西施至爱
温柔着夫差

为奴的身躯
擎起了
沉重的社稷

目光
穿越了吴国的庙堂
也洞穿了
卧薪的君王

一叶扁舟
潇洒 作别
朝堂和风雨

灭敌的韬略
笑傲于
依然险恶的
商海

范仲淹

岳阳楼的山水
动情了
寂寞的邓州

宠辱不惊的淡定
美丽了
洞庭湖的风情

庙堂谏诤的从容
倾倒了 塞外
漫漫的黄沙

忧乐 二字
如雁阵
嵌进天空

——照耀着
多愁善感的
历史

乐 毅

黄金台
锃亮了 名字
和志向

攻城拔寨的潇洒
溶解着
君王的厚爱

笑傲兵书的韬略
恣情于
血雨腥风的沙场

也透视了——
权谋杀戮的
庙堂

良禽择木的睿智
稀释着
谣言染红的历史

谢 安

阵前
棋落的从容
惊诧了
淝水的涛声

草木皆兵的智慧
照亮了
举满兵戈的历史
和 深沉的王廷

乌衣巷的燕子
无奈飞去
街走的是 繁华
载不动的是
——名字

蔡文姬

国破父死的
泪水
湿透了
塞外的风沙

胡笳十二拍
妩媚了
故乡的思念
也倾倒了
空中的雁行

无尽的才情
流淌
归汉的旅程
也陶醉了
横槊赋诗的枭雄

司马光

砸缸的清水
滋养着
独步朝堂的智慧

《资治通鉴》

结晶了——
权谋与荣衰

——打捞了
几多
沉没的朝代

然而
宰相的胸怀
却 冰冷了——
苏门才子的耿介

百里奚

五张羊皮
涅槃了
一位奴隶

也精彩了
秦国称霸的
征途

宛城的白河
流淌着
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

栋梁
可以 撑起大厦
也可以——
举起国家

张仲景

名医的志向
冷落了
喧嚣的庙堂

民瘼的呻吟
痛苦着
宛都的杏林

耳形之药
温情了
冰冷的冬日

演绎了
一种
填满仁爱

的水饺

张 良

博浪沙
掷出的大锤
砸醒了
一段历史

替人穿鞋
的谦卑
雕琢成台阶
而 走向朝堂

运筹帷幄
的美誉
璀璨了
虔诚的汗青

姜子牙

碧溪垂钓
不是 为鱼
而是 为
贤明的君王

暮年的睿智
是一轮
不老的太阳
瞬间 照亮了
西周的庙堂

知遇之恩
演绎成
朝歌的大火
焚烧着
民瘼与邪恶

老 子

骑青牛的潇洒
突兀了
函谷关
灵气的山峰

道德经
字字珠玑
嵌入

哲学的天空

道家的智慧
似水——
细流与巨涛
滋养着
人类的思维

苏 秦

尘暗旧貂裘
的伤感
冰封了

脆弱的亲情

三寸柔舌
掀起
朝堂的飓风
斥退
遍野的甲兵

六国相印
疯狂了 几多
寒门士子
深夜刺股的激情

车裂自己
计除刺客
——留给后人
最后一条
血淋淋的兵法



浦江，月泉吟社的古井

月泉吟社是宋末元初在浦江
中国第一个举行诗赛的地方
据说当时还有奖励的
说起来应是抑扬顿挫们的开山鼻祖
一千多年过去了
此地早被朝朝代代的灰飞烟灭
掩埋过无数次
又被一场一场的战火覆盖了百遍
千遍
但是今天 它竟被挖掘出来了
还有那口古井 一度的枯干之后
像渐渐苏醒的眸子
先是浑浊 而后越发清澈亮丽
月圆的时候 它还会漫溢出来
掬起一口 清凉沁脾
比瑞雪兆丰年的雪水
还要甘甜

2017. 10. 24 高铁上

义乌站台对面的红枫

再有三分钟

列车就要到来了
一抬头看见了站台对面山上
一棵红枫灿然一笑
像足足憋了五百年的美丽
一瞬间全都倾泻出来了
仿佛浅笑春风的那株桃花
不艳 不妖 含蓄 矜持
如此邂逅令我惊诧
故乡就在前方
汽笛拖着长音已经来了
天光云影徘徊不已
两条铁轨像两根筷子
夹不住 放不下

2017. 10. 24 高铁上

重庆的雾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重庆的雾 就没有散尽的时候
阴天自不必说 即使晴日
码头 江边
仍有丝丝缕缕若隐若现
像飘动的手帕挥舞在远方
在渝城 你不会感到片刻孤寂

冷清

千万家火锅店蒸腾的热气
滚沸着嘉陵江永不打烊的笑靥
来时如此 去时亦然
已入机舱了 一股湿雾钻进来
模糊了双眼

2017. 10. 30 于重庆

西湖上，十八相送桥

在古代 爱情比银两值钱
西湖上 一座长桥
梁山泊与祝英台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相送了十八
遍
都没送到头
最后干脆变成了两只蝴蝶
缠绵徘徊 恋恋不舍
上下翻飞 还是没有送到头
而今天 多少青丝还没迈到白发
就到头了

羡慕中 嫉妒里
一曲“梁祝”小提琴曲悠然响起
湖面上 小桥弯弯曲曲
像故意绕来绕去的弦 怎么也捋
不直
天上的飞鸟捋不直
地上的游鱼捋不直
它们转来转去 其实并不想
把一代一代凄美的传说
捋成一根短而又短
干涩而哀怨的
绝响

2017. 10. 22 于杭州

月 饼

今夜 我们是在异乡的桂林过的
中秋

其乐融融的漓江边 有说有笑
陈醋就着汾酒 举头望着明月
但没有一个低头的
也没有谁去思点什么
有的说 看见了嫦娥
有的说 望到了吴刚
更有的 竟然闻到了桂花美酒的
香味儿

惊讶的是 团圆之夜
没人想到要吃月饼 要过节 仿佛
无论在哪里 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一块圆圆的月饼了

2017.10.4 日于桂林中秋夜

西湖边，和“影子”拍照

——引子：在杭州西湖花港观鱼
公园，有一块铁皮镂空的雕像，上面
显示的是民国美女诗人林徽因的影子。

美人早已远去
此地仅有一个镂空的“影子”
就这么薄薄的一片
铁皮制作的丽姿靓影
也还是有许多人争相合影的
其实谁也清楚
这是一张空头支票
却还是有那么多人 投入其中
甘当一回陪衬

2017.10.22 于西湖

在鹤雀楼，突发奇想

王之涣的名作《登鹤雀楼》
已经背过无数遍了
昨天来到此地
枕了一夜黄河的波涛
今日又看了拂晓的白日
此刻 气喘吁吁登上楼顶时
突发奇想 要是我是踩着自己那些
平平仄仄 抑扬顿挫
长长短短 一节一节
的诗行登上来的 该有多好
它们最好再能越过

一个念天地之悠悠的
移动的韵脚

2017.12.20 于永济

成 语

长河落日圆的时候
我们几个诗友漫步在
山西永济的黄河滩上
放眼望去
鹤雀楼已从唐时移到了现今的
新址上
古蒲州城楼的券门
已被千多年的淤沙堵了大半截了
黄河也早已改道偏向了西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成语
就诞生在此地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说着 聊着
然后 把自己悠悠然成朵朵白云
随晚风舒卷 飘荡

2017.12.20 日夜于永济

早餐，在西餐厅

早晨 在西餐厅
一个老外坐在我对面
我们相视而笑了
他看我自如地耍着刀叉
我笑他拿着筷子
将 一粒粒红豆麻利地夹进嘴里
我们双方都翘起了拇指
我相信 这个早晨 阳光的投影
是均等的
而我的一招一式 我的祖先
梦中都未见过
2017.10.10 于深圳皇冠假日酒店

还是深圳

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来到深圳
在繁华热闹的深南大道
两只眼睛不够用了
而腿 更像惊着的小马驹
大街小巷窜个不停
在国贸大厦顶端的旋转餐厅
仰望苍穹 仿佛天堂触手可及
一整天 把世界之窗 锦绣中华
转了个遍
入夜 竟然激动的一夜未眠
今天 我仍住在当年地段对面的

皇冠假日酒店 竟然不想出门了
上午逛了一趟地王大夏旁侧的
万象城

回到住地 倒头便睡 梦中
连往昔一颗眼花缭乱的星星也
没有

华灯初上

我把夜泡在淡蓝色海盐的浴缸内
香气扑鼻的玫瑰花瓣起起伏伏
而难以沉下去的
还有辗转反侧的斑驳的月色

2017.12.9 草于深圳皇冠假日酒店
10日傍晚再改于香港

胃 口

说来有些年头了 那年初到香港
面对灯红酒绿的美食
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
叉烧饭 牛腩面 咖喱鱼丸
连无味的米饭还吃了三碗
也难怪的 那次我从北京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广州
再倒班车经罗湖口岸
才到了传说中的天堂

这次我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
就把一切搞定了
从一家一家美食城进来出去
明显感到食欲大减
入夜 面对维多利亚港如梦似
幻的美景
一双眼睛也没了胃口
连迪士尼乐园预定好的门票
仿佛也打了饱嗝

忽然馋起了来时的路
故乡机场的跑道
连两旁带起的风
闻闻也香

2017.12.10 于香港旺角



也许我已经不属于青年

□ 谢夏雨

当我在懵懂中来到人间
吐出的第一个音符便是汉语的语言
而现在正在书写的文字
也是与中国有关的汉语的诗篇
我的祖国是中国
不管她经过多少灾难
我有永远的中国心
不论是青年还是中年

啊，祖国，我的祖国
也许我已经不属于青年
但在你的子孙中
我充其量只是个孩童——乳臭未干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时的祖国正经受困难
因为翻身作主
人民和共产党有着同样的肝胆
人民领袖节衣缩食
我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勒紧裤带
在困苦中听从祖国的召唤
而即便经历了动乱的岁月
人民仍然和祖国心心相连
就像经过烈火的煅烧
钢铁般的中国人意志更坚

祖国啊，我的祖国
感谢你的土地蓬勃出又一个春天
让我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中
成为一个健壮的青年

我是你土地上的一棵青草
成长中有你的春风相伴
我是你花园中的一朵小花
即使微不足道，也努力为你增添鲜艳
祖国啊，你是永远飘扬的旗帜
我是你旗帜上一根嫩红的丝线
你是汹涌澎湃的江河
我就是护卫你的一寸堤岸
我是你的一个细胞
时刻感受着你的温暖
我是你的一把火炬
为你燃烧着青春的火焰
我是车轮我是船帆
我驰骋在你的壮丽的河山
我在你鲜嫩的霞光中
大步走进新世纪的开端

祖国啊，你永远年轻
就像我周围一茬茬年轻的伙伴
而我终将走向衰老
因为生命于你的子孙
都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祖国啊，我的祖国
生于一九六零年代
也许我已经不属于青年
我没有体育健将奔跑的速度
也没有电影明星青春的容颜
而且早生华发
宽阔的额头已不再平展

我不年轻，但我有年轻的胸怀
我不发达，但我有发达的肌腱
和年轻人竞技我风采依旧
与年轻人赛跑我锐气不减

我是鱼，遨游大海
我是牛，诚实耕田
我是马，驰骋疆场
我是鹰，志在云端
我有追求我有思想
我有献身中华的心愿
我有理想我有朝气
更有勇往直前的信念

祖国啊，我的祖国
我应当已经不属于青年
可人们还“小谢小谢”地叫着
把我当作青年的一员
也好，既然他们把我划入青年的
队列
我就坚定地站在这个队列的前
沿
既然生长在青春的中国
为中华复兴奉献青春我无悔无
怨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歌唱祖国的强大和伟岸
我是一头拓荒牛
我开拓祖国的今天和明天
我有一腔奔放的激情
我把祖国装在心间
我要献出我全部的智慧
并和青年们一道
为祖国创造新时代辉煌的经典

积 雪

父亲走后的
第一个冬天
一场罕见的大雪
下在母亲头上

从此，她终年顶着
厚厚的积雪

独自生活在一个
漫长、寒冷的冬季

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头顶的积雪

从未融化

奴 隶

儿子是

这 年 ， 这 雪 (组诗)

□ 王 起

孙子的奴隶
女儿是
外孙子的奴隶
我是
儿女们的奴隶

活着
别无选择
都得做奴隶

先 知

傍晚，牛羊们迟迟不愿回圈
它们从主人的脸上仿佛看出了什么
几天前，它们的几个兄弟姐妹不见了
失踪的头天晚上，主人也是这样的表情

它们曾四处打听兄弟姐妹的下落
直到有一天发现村外的小树林里
挂着几张鲜血淋漓的牛皮羊皮
它们才明白了一切

干草是它们平日里唯一的食物
而今夜的食槽却倒满了黄豆和玉米
它们清楚记得，当时的兄弟姐妹们
也是吃完一次这样的夜餐后不知去向

牛羊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
生来就会卜算自己的命运
它们知道，自从人类主宰了世界
没有一头牛或一只羊能善始善终

渴望一场雪

渴望一场雪
最好是一场大雪
能厚厚的遮盖那些
人们不愿看到的事物
比如树叶的伤口
比如植物们的尸骨

有雪的日子多好
看鸟雀归于山林
听尘嚣隐入泥土
静止的时间让所有的
脚步都停下来

重新梳理一下
纷乱的思想

当真实的雪落下
我又像一只雪地里的野兔
找不到家的方向

这一年

山顶上的雪
尚未完全融化
一枚残存的梅花状冻疮
仍在我的头上作垂死挣扎

这一年，我封住呓语
没有暴露自己的伤口
没有说出内心的疼痛
身体里蓄下的水
只为在春天
灌溉一张白纸
和半亩麦田

这一年，新房的钥匙打开了
妻子锈了多年的心结
儿子有了心仪的女人
母亲度过了九十岁的生日
而我依旧沉沦在分行的文字里
与闲云流水一起虚度时光

飘荡的幽灵

一夜之间，她输了个精光
尊严 名声 节操和最初的誓言
统统被另一个人卷走

高额的债务和太多的虚荣
从此压的她喘不过气来
她只好用自己的身体作本钱
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夜卸去了她仅剩的一件内衣
风吹落了她残存的最后一瓣花瓣
她就像一个飘荡的幽灵
在风中不能左右自己

解 剖

黑夜卸去所有人的伪装
迫使我们露出真实的自己

耀眼的灯光就像一把手术刀
开始解剖每个人的身体

从表层到内心 肌肤到骨骼
X光射线逐一扫描
灵魂深处的每一个部位
仔细捕捉那些肉眼无法分辨的
阴影

伽马刀将我们的人性和良知
一片一片切开 冲洗 成像
清晰的部分证明我们的清白
而那些阴影就是我们一生留下的
污点

假 山

将一座没有姓氏的山拦腰斩断
它的尸体被运回城市
一些公园成了它安放的灵魂地方

它是被一张虚构的景观设计图
谋杀的
它的思想依然活着
只是暂时离开了母亲伟岸的身躯
纵然钢筋穿心
它也从没低下过高贵的头
祖先曾多次告诫它
即使身败名裂
做一座假山
也要有山的模样

每当节假日，我走进公园
不是来看假山的造型
而是来瞻仰石头的遗容

未 来

把雪下在南方
把热带雨林移植到北方
把火车汽车都赶进隧道
在沙漠里种庄稼
让城市长得再高一点
最好是一伸手
就能摸见星星和月亮

地上只留树木和动物
只留山脉与江河湖泊

太阳下可以就地取火
食物遍地 花草也能充饥
至于工厂 学校 医院等等
统统搬进花园
与蜜蜂和蝴蝶成为邻居

下雪了

该掩盖的都掩盖了
该埋葬的都埋葬了
白茫茫的雪地上
只有一群惊慌失措的小鸟
在四处张望，几天来
它们觅不到一粒粮食

人们仿佛从白色中
发现了自己的良心
匆匆躲进家里
彻底做一次自我反省

人世间过于吵杂
需要这片刻的安静

扫雪

雪停了
我停不下来
爬梯子，上房顶
扫雪的动作
感觉一次比一次吃力

而另一场雪
又悄然而至
下在了我的头顶

我曾试图扫去
头上的那一片白
可这一场雪
好像就没有停下的意思

孝衣

这个冬天，老天又一次
给了我一个没回家的借口
因为一场大雪和一次寒流
山被封了，路被封了
我自私的心也被封了

几年来，我守着异乡的繁华

忘却了父亲坟头上的荒芜
每年用一大堆谎言制造理由
用一场又一场雪掩盖真相

让一片刺骨的白
覆盖我丑陋的灵魂吧
今天，我要用雪做一件孝衣
朝北下跪，向父亲赎罪

春风

春风振臂一呼
草木就开始暴动
一万里冰封的雪线
正节节败退
寒冬丢盔卸甲
一路向北
撤回北冰洋沿岸

残留的冰雪
已无路可退
纷纷选择自焚，化成水
写下降辞
把城池和土地
拱手让给春天

冬天消亡了
一个用坚冰和严寒
打造的帝国
仅仅存在了三个月
就被一场春风推翻

普安红

还未立春，我就把你迎娶回家
作为茶族中的女子
你是最早出嫁的那位

许你一间精致的婚房
纸糊的屋子 防潮 避光而居
是为了更久地留住你的容颜

亲近你的时候
不能鲁莽，须得慢啜细饮
才能品出你的味道
滑腻 醇香

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
甚至沸腾，我们的爱才会

经得住煎熬，日子才会
过的有滋有味

从你的身体里
每天提取一种色素
从此，我的生活
不再贫血

注：普安，位于黔西南州西北部，
是全国少有的出产高品质茶叶的地
方。普安茶叶开采时间为全国最早，
一般在立春前就可以采摘，素有“黔
茶第一春”的美誉。

桃源村

桃源村不开桃花
桃源村不是世外桃源

祖辈们到死，也没弄清
这个村名的来历
我亦无从考证

只有比桃花
还煽情的女人
只有时不时传出
村外的桃色新闻

作者简介：

王起，山西大同人，中国煤矿作
家协会会员，《星星》诗刊公益编辑。
诗作300余首散见于《星星》《延河》
《扬子江》《当代诗歌》《阳光》
《九州诗文》《都市》《五台山》《诗
歌周刊》《山西日报》《中国煤炭报》
及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海内外百余
家报刊，作品《回报》获《星星诗刊》
社主办的“金色面具杯”全国原创诗
歌大奖赛优秀奖，作品《一个留守儿
童的自白》获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新
时代，我们在一起”全国诗歌征文优
秀奖。有诗入选《1987全国诗歌报刊
集萃》《当代中国煤炭诗选》《中国
太湖风雷渚春涛诗歌大赛精品集》《中
国百年诗人新诗精选》等多种选集。





书写丹青 (组诗)

□ 张笑蓉

暗号

一座山，沉默已久
不说哭，也不说笑
那么多痛，藤蔓一样正葳蕤

想走进这座山，可不知路在哪
那么多荆棘，拦在路口
动不动，就咬你一口

我学鸟儿鸣叫，大山当没听见
只有风，吹着口哨
悠然自得

我只有用雨一样的泪，朝着山的
背影泼去
几朵灵芝
正和阳光一起在山坡鲜活

我把最小的那朵，当作知己
对她轻轻地耳语一番
她的脸，红了

梅花入骨丹

一份情怀，几许惊艳，
大山露裸的骨骼
足以沦陷我的城池
一杯茶放低身段，嫉妒
昨日那场冷，殇

缘分这么走近
对着几朵梅反复修饰

爱至荼靡

五十多年来
还没有这么摸过人心
一寸寸触摸
痛在肋骨中碰响
距离这么近，又这么远

许多人
缘起又缘灭
如走向大山的路，远 远 远

我想虚构一个东许村

我想给东许村里的民居
取个亲切的名字，奶奶家，外
婆家
姑妈家，小姨家，叔叔家
每家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
色

进村，你只要在门牌上
用微信扫一扫
你就能和居家的亲人
聊聊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然后，认亲结拜
把青菜认做兄弟，把土豆叫成
大妈
无论到哪，她们永远是你的菜
可以和她们谈情说爱

村长说：你这不是虚构
这叫规划，东许村的未来

图纸都已经画好

意犹未尽

我在村口，说了一句戏言
它就长了脚，到处跑
差点吓倒许奶奶种在园子里的
丝瓜

许奶奶，连忙泡茶请坐
我把与义祭坛有关的诗歌
落在了残砖断墙上

临走时，许奶奶说：
空了再来玩
我闻了闻，喝完了那杯金银花茶

高山上，每一棵蔬菜里都住着云

今夜，我在葛老头的高山蔬菜基
地
站了好久，我不言语
只有知了，在不厌其烦地高声鸣
唱着

萤火虫反复地点亮灯盏
星光下，那些轻盈来去的月光
在我眼里都静谧成一个梦

那个十年前的梦，已经成为现实
昨日的风雨和雷电，都将远去
今日的田野，有诗，有未来

今夜，月亮端祥着
它在喊，葛老头，葛老头
就像葛老头喊他的蔬菜，依个叫
着

南瓜，茄子，毛豆
那么亲切，那么水嫩
让你叫着舌尖生津，胃口大开

高山蔬菜基地，最温柔的部分
已经被瀑布打湿，我手中的丝瓜
另一支藤蔓正葳蕤，葳蕤是一份
情缘

它有高山的海拔，我必须
用清纯的山泉，把它浇灌
浇灌成诗经里的蒹葭，让它繁茂，
繁茂……

每一滴水都有去向

水，落在玻璃上
像一滴呼吸，那么柔软
似乎能触摸到她脉搏的跳动
望着她的去向，仿佛世界是静止
的
我的心也是静止的
这时，你只要轻轻地叫一声自己
便能知道自己的存在
知道自己的轨迹，也正和那滴水
一样
轻轻地，慢慢地
在玻璃上消失

解读

——致张树才国画

几枝山野中的小清新
在风中一摇曳，就把男人
所有的爱，轻轻播在了
石头的缝隙中

月月红，姿势妩媚
每一朵花瓣，都会说话
都会唱歌，那些刺藏在绿叶下

没有人能猜透它的锋芒

我喜欢用汉字读画中的符号
那只小鸟，也在读
它是用春天的腔调读
而我早已经醉在了画中

那首未写的诗

三十年前，你以一个指环的形
式
在我体内做了当家门童
挡住，那些数以亿计雄性细胞
把许多诗歌杰作挡在门外
为此，我苦恼过
徘徊过，有时还咬牙切齿
总想在黎明前，有所突破
我用光阴切割夜晚
用黑锁住黑
每晚所有碎片，又都集拢
把我照的七零八落
我相信那不是我，总希望
伊人在对岸，喊我
等我，在额头印下亲昵的吻痕

用琴，书写丹青

许多时候，在一段
古木里走不出来
那些木纹，像是官商角徵羽
在轻轻地弹拨我

在钢筋水泥的高楼里
我可以选择的古木，就如城里人
选择炊烟一样
已经很难寻找了

在岁月长河里孤寂
我用手中的刀，反复雕琢
打磨，像定制黑色
燕尾服，绅士。不留遗憾

我用她写尽所有音符
所有翅膀，所有词汇
与花前月下的影子
在江南烟雨里，毕生倾诉：爱

我知道，动听的七弦琴愈来愈少
用青漆覆盖表层，依旧不能掩饰
年少时想像过的高山流水
和我曾经钟爱的那首诗

我是制琴人，是诗和茶的姐妹
那位着典雅旗袍，给我弹琴的素
颜女子
正书写浦江丹青——
我日日念叨：故乡



三沙巡礼（朗诵诗）

□ 王平和

捧读三沙精美的名片，
飞离天鹅项下的冰城，
做一回展翅南飞的候鸟，
一路尽享视觉的盛宴。
暂别山水相映的天池，
回望波光粼粼的洱海，
心灵放飞出一只圣洁的鹭鸶，

去巡礼锦绣三沙的风采。
瑶林琼树 蓝天大海，
想也想不到的明媚与亮丽，
静静地向我飞来。
珍珠翡翠 船影塔台，
皮影动画般的美轮美奂，
牵引着我的感慨。

海市蜃楼见过多多，
从来没有这般实在。
阳光空气 沙滩大海，
忍不住的惊喜与喝彩。
三沙市近了，
——“哇塞”！
永兴岛到了，
——“乖乖”！

高高的椰子树荫凉铺地，
滴翠的美人蕉蓓蕾初开，
海鸥在阳光中飞舞嬉戏，
白鹭从远礁上翩翩归来，

市府楼前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抢入眼帘的还有“北京路”的路牌。

玩摄影的宾客，
随意选择养眼的背景；
搞写生的画家，
静心调配仿真的色彩。
码头冷库海水淡化应有尽有，
学校商店医院银行比肩并排。
现代化蓝图精心绘制，
每一处土地都被热火朝天覆盖。
基础性设施 日臻完善，
天天都有喜讯传开。
啊三沙， 感官催我点赞和谐，
初次拜访我便要醉了，
让身心在晨曦里共舞吧；
啊南海， 浑身细胞沉浸与欢快，
未曾共饮我便要醉了，
让赞美的歌声在星光下披彩。
请原谅我的冒昧，
三沙是位美丽的姑娘，
亭亭玉立在祖国的南海；
请原谅我的坦率，
三沙是位渔家靓妹，
岛礁是她心爱的妆台。
曾母暗沙， 她扎根了强健的双脚，
南沙群岛， 她挺立不屈的膝盖；
永兴岛是她秀发上的花冠，

变幻的风云，吹拂她丝绸般的裙摆。

她是东方的“自由女神”，
用友谊倡导和平共处。
她是南海的“观音菩萨”，
用慈悲护佑人间大爱。

我曾经以为，
三沙是位历史老人，
捕捞撒网世世代代，
她承载了百舸千帆，
踏浪蹈海。
我曾经认定，
三沙是位慈祥的奶奶，
丝绸水路， 联通域外，
她见证过浩浩荡荡——郑和出海
打尖过夜 立庙挂牌，
他热肠庇护乡亲们，
登岛拴船 避难消灾。
她默默保管着散失的瓷器古玩，
盆钵的碎片残骸。
曾几何时，
列强的炮舰和鸦片，
使她吞咽过悲愤的泪水，
日寇的屠城灭族，
让她承受了痛楚的无奈。
最终正义完胜，
彰显主权的纪念碑石，
在辽阔的海疆熠熠生辉，
到了邪恶溃败，

狼狈丢弃的营房炮楼，
活该在阳光下暴晒。
如今的三沙与时俱进，
如今的三沙绽放出异彩。
三沙是个聚宝盆，
油气充盈， 宝藏深埋，
富饶的资源享誉中外；
三沙是个大鱼仓，
鲜活富足， 生猛动态，
鱼虾参贝， 源源供给，
城乡居民的灶台。
关注吧朋友，
以共和国公民的名义；
向往吧朋友，
用主人翁担当的姿态。
关注三沙跨越式的发展，
向往三沙更加辉煌的未来。
致敬——向着忠诚守望的“天堂鸟”，
共勉——祝愿心驰神往的“仙客来”。



军 旅 情

(散曲·套数)

□白存环

北双调·新水令（新韵）
基建工程兵礼赞

情深战友举盈觞，依旧是壮心海量。追往事，
诉衷肠，（四十年）岁月沧桑，常在梦中游荡。

【驻马听】（想当年）血气方刚，思慕军营爱
武装，风华正茂，怀揣梦想保边疆。报名体检雪花
扬，合格入选精神爽。天地朗，背包打起心欢畅。

【步步娇】满座同侪青春靛，闷罐兵车晃，晓
色茫，入驻军营铁皮房，草铺床，（就餐军号响），
列队军歌唱。

【沉醉东风】踢正步呼声健朗，站军姿汗水洒
裳，（学射击）双眼酸，（练投弹）胳膊胀，匍匐
行两腿发僵，半夜集合穿错装，（一顿饭）八个馒
头（吃）净光。

【水仙子】英姿飒爽步铿锵，昂首挺胸锐气扬，
摩拳擦掌豪情壮，效班超保陆疆。入新编割爱钢枪，

握风枪掘岩巷，测泥浆打木桩，志愿违意冷心凉。

【折桂令】志愿违意冷心凉，地面阳光，井下昏黄。涌水如魔，瓦斯如虎，顶板如狼。（四十度高温）打眼尘扬汗淌；（一千米斜坡）铺轨肩肿皮伤。（不服输）好胜争强，（抢进度）百计千方，（出公差）收麦卸粮，北地南疆，转战奔忙，砥砺前行，淬火成钢。

【风入松】劈山凿洞以身当，冒顶又何妨？石头坠落浑身血，急送医救死扶伤。问暖嘘寒营长，端汤喂饭同乡。

【雁儿落】（抓革命）批林批孔忙，（促生产）建矿军心壮。（冒风雨）救灾洪水中，（听指挥）抢险废墟上。

【得胜令】部队聚星堂，将士五湖乡。你唱评弹调，我哼花鼓腔。昂扬，才艺风华亮，铿锵，东西南北赏。

【离亭宴带歇指煞】（也曾）平原地下高温抗，大山深处钻煤巷，（荒原野岭扎营帐，傲雪凌霜，好让那无穷宝藏，早成为）工业食粮。（也曾见）部队似熔炉，军营如赛场，官兵心向党。勤学天道酬，苦干辉煌创，（全凭着）赤胆衷肠。（也曾见）沟壑矗筒仓，羊倌变工匠，（乌金出井口，煤列运八方，谁最靓？）战士英模相。（一夜间只听得）中央命令颁，（一瞬间只看见）杆上军旗降，（齐刷刷全团敬礼，静悄悄脱下军装，依依情不舍，两眼泪汪汪）将士们心生感帐，（只将那）帽徽领章藏，好凭此物来追往。

【清江引】（多年来）尽管不闻军号响，（作风）还是军人样。改革号角吹，开放春风荡，军魂永驻追梦想。

〔越调·小桃红〕（新韵）
看电影《芳华》有感

《芳华》看后论《芳华》，岁月非诗话，理想现实不和洽。也堪夸，青春混沌多芳辣。下连会演，参加越战，往事付流霞。

〔越调·小桃红〕（新韵）
看电影《芳华》有感题何小萍

怀揣梦想入军营，奢望新环境，未料军中也难共。受欺凌，只因多汗成心病。柔中带刚，艰难硬

挺，暗恋着刘峰。

〔双调·水仙子〕题何小萍

出生入死救伤员，被树英雄心海翻，无名小草今奇艳。犹如梦一夜间，病房中一脸茫然。月光冷，独舞翩，听旧曲唤醒心泉。

〔越调·小桃红〕（新韵）
看电影《芳华》有感题刘峰

善良帅气倍阳光，手巧如工匠，送友沙发好高尚。感人肠，进修升造指标让。南国战场，敢拼敢闯，鲜血染军装。

激情澎湃也增忧，禁欲高歌奏，拥抱丁丁受批斗。懒思谋，战云散尽人消瘦。青春不再，英雄落魄，唯有岁悠悠。

〔双调·水仙子〕
看电影《芳华》有感题林丁丁

身材高挑美双睛，笑靥如花歌似莺，柔情拥抱风声动，瞬间魂梦惊，为自身一世清名，载人脏，挖陷坑，坏良心害了刘峰。

〔双调·殿前欢〕
看电影《芳华》有感题萧穗子

看荧屏，青春旋律舞娉婷，芳华寸寸晨妆靓。军号云萦，萌生暗恋情，暧昧迟疑并，缘份冥中定，歌苓穗子，穗子歌苓。

注：影片中萧穗子既是演员又是旁白者，被誉为作者严歌苓的化身。



散 曲 九 首

□ 王建增

〔双调·鹦鹉曲〕忆今昔

幼年我在深山住，庆幸有慈母严父。启蒙儿认字读书，不惧冰天风雨。（么）那年头菜代粮食，转眼已成过去。看今朝广厦长街，尽享这繁华好处。

〔越调·寨儿令〕南京大屠杀国祭日感怀

日寇狂，万民丧，无人道魔心魔麻魅魍。国力不彰，民众遭殃，雪上加霜。任倭寇凶似豺狼，屠南京憾世疯狂。振兴国变强，发奋势无双。强，战败小东洋。

〔西江月〕同学情怀

小小求学同校，学成各自扬帆。弹指别过数十年，顿感人生苦短。闯北走南立业，生男育女家安。天涯海角永挂牵，友谊终生无限。

〔双调·清江引〕漳河颂

漳河野性凶猛，喜怒实难定。国家三治漳，水利千般用，沿岸水乡成盛景。

〔越调·天净沙〕夜间拉练急行军逢大雪

电话电线背包，水壶子弹枪刀，另带防寒外袄。时而飞跑，漫天大雪飘飘。

〔双调·步步高〕练就俺神枪手

靶子红心指敌寇，飞弹穿心透。手莫抖，屏气凝息巧睜眸。每场优，造就我神枪手。

（当年在军营每次打靶无不优秀，后在工作单位打靶

亦然，79年太原备战培训神枪手点名让我去报到，遗憾的是单位不放，因我是单位主要采机司机，未去了让我后悔终生。）

〔双调·沉醉东风〕忆参军

离故土参军入伍，进军营圆梦当初。守海防，牢国土。树雄心一展鸿图，部队真如炼铁炉，造就俺崇文尚武。

〔中吕·山坡羊〕贺岳阳楼散曲研究会成立

名楼胜状，庭湖荡漾，潇湘儿女酣情唱。世时昌，曲声扬，笔耕不辍抒情畅，文化复兴诗意广。咱，同划桨；齐，圆梦想。

〔越调·小桃红〕咏犬

犬来鸡去景一新，犬把忠心尽。救主捉凶舍身奋，报知恩，孤单协警贼难遁。哮狐吠绅，堪当大任，除恶勇飞奔。



闲话

□李虎林

深冬的一个清晨，手机闹铃准时响起，我咬紧牙关艰难地起了床，拉开窗帘，天还没有亮。妻一面给我端过饭来一面劝我：“你不舒服就休息一天吧。”我想：“哪能呢，休一天要少拿多少钱呢，光买楼还贷一月就是两千，明天朋友家孙子还要过十二……咱这个家需要钱呐！”当我吃完饭就要上班走时，我的手机响了。呀，是我姐的电话，她说她已于昨日来到了省城，因前天上午她在院里扫院时，突然吐出了血来，当地初诊，发现胃里有个肉疙瘩。

闻得此言，我心里很是着急，但也不敢多想什么，又恰逢月末，再着急我也得上我的班去。下班当晚，我收到一条短信：姐已确诊，她患的是胃癌，须手术。我的双眼不禁一热，闪出了泪花——怎就这么不幸呢，姐今年尚不足六十呀，我们还有一个年逾八旬的老爸呢！但我知道，姐夫外出打工，常不在家，地里的活全由姐一人扛，农忙时，每天天一亮，她便下地干活了，已是正午时分，尚来不及吃早饭。姐啊姐，你这是累的呀！

次日正好轮休，我略得宽余，便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看看姐姐她究竟怎样了。一进病房，就看到了她。她躺在床上正在输液，又黑又瘦，人倒很精神，也开朗健谈，和平素没啥两样。

姐弟间久别相逢，那个亲热高兴劲儿，实在无法形容。此时，我不知怎么了，突然咳嗽了起来，且有好一阵子，脸也红了。“平儿，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吧？”姐急切地问我，我回答说：“年年轻轻，

能有啥事，放心吧姐。”她边输液边与我攀谈起来。没说两句话，她就郑重其事地向我说：“平儿，你记住，人这一辈子，还是馋吃懒做些好！”

一听此言，我很惊愕：姐怎么了，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姐见我很迷惑，她进一步解释说：“你看咱舅舅，身大力夯的，又有一手好手艺，天生就是个急性汉，做起营生来不顾命。营生干得是人见人爱，谁家有活都愿意找他。他呢？光景倒是闹下了，可就是自己的腰直不起来了。快八十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现在药倒是离不了身啦！”

我点点头，敷衍敷衍，主要是在看液体。姐继续说：“你看咱表姑夫，他从小没了爹娘，姐姐哥哥把他拉扯大。成家后，为了自己那个小家庭，在火车站当了个装卸工，火车一来，遇上下雨，别人都往家里跑，他却象个揭墓贼，专门往外跑。一人一节车厢，粘不了半点便宜，逢着啥干啥。为了不耽误人家的时间，硬是一个人一口气给人家干完。没明没夜，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最后怎么了？新房盖起来了，儿女们男成双女成对了，自己也胃癌晚期了。手术完一月头上，就入土了，才过七十呀！”

此时，护士进来给我姐添药，并提醒说，液输得别太快了。我边听我姐说话边小心地注视着液体。

姐接着说：“你再看看咱五婶家哥哥。家里很不宽裕，结婚后，为了使老婆娃娃过得比别人体面些，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正好，那年人们在

邻村找出了金子，他便不分白天与黑夜，钻在洞里一连好几天不出来。他运气还不错，金子寻下了，老婆娃娃吃得好了，穿得好了，好几罐头瓶子金子放在了洋柜上，阳婆出来照上去，映得全家黄闪闪的，一家人出来进去，看着那黄闪闪的金子实在心宽得很。谁知道，他的身体却越来越感到难受，后来索性喘不上气来，坐卧不宁，原来是肺里灌上石头面了。不到五十，就叫阎王爷请走了。”

姐谈到这里，我实在不想听她再讲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我便劝她说：“姐，你现在睡觉还好吗？吃饭还香吗？”意为另找个话题谈谈，可她回答了我的问题后，又往下说：

“唉！平儿，你不懂，你看咱俩年长了不见面，现在我想和你说说我的体验，你听我的没错。平儿，你听着，姐告你，咱愣愣嫂的五兄弟年纪与你差不多，人家从小就不像你那么安分。最近这十几年来，他是走南闯北的，可是没有枉过一生，光景倒是闹得挺发达，但最近听愣愣嫂说，她五兄弟肚子里长满了‘蘑菇’，到省城，省城不要，去北京，北京不收，一天到晚，肚子里鼓鼓囊囊的，在家等日子呢。唉，真是电视剧《红楼梦》里说得好：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平儿，你说，这人活着还不是馋吃懒做些好吗？”

我还是点点头，敷衍着，表示对她的认同。姐见我点头表示认同她的观点，她便越发谈兴不减，继续说：“返回来你再看看咱家九大爷，从咱的印象里，九大爷那人一辈子都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他始终都那个样儿：稳稳当当、慢慢悠悠的，该怎么样还就怎么样。一辈子也不见他有什么富贵热闹，但他却清清淡淡，平平安安，活了九十九。”

谈到此，不觉已逾一个小时，姐净跟我谈了些消极无聊的话题，一来我并没有多少兴趣，二来姐是病人，时间长了，我恐影响她的病情，她却谈兴特浓，我再三再四地相劝，她才开始住嘴休息。我走出了病房，又与外甥们谈起了有关如何找人做手术的事宜。

晚上从医院回来，我向妻作了汇报。妻听后“嗨”了一声，简单说了几句对我姐同情的话，便又干她的营生去了。

翌日清晨，妻对其它一切似乎都统统忘记了，只是不时地，饶有兴趣笑咪咪地感慨说：“人——还是馋吃懒做些好！你姐说话也真有意思。”我反驳说：“我姐那话能听吗？人人都馋吃懒做，家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社会还像什么社会了？”说完后我又咳嗽了几声，上班去了。

下了班，我咳嗽得厉害，将就了一夜，到医院检查，是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须住院。我不由长叹一声：“唉，年轻力壮的，也要赶时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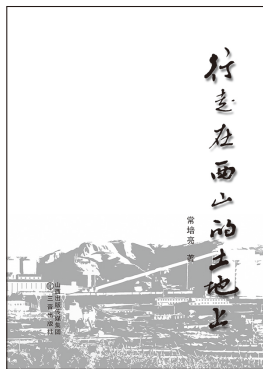
“这两天你也像你姐姐说的那样，坐着吃吧。”妻子拉着个脸调侃着说。

不过，我也想起了报纸上的一句话：“当我们为生活疲于奔命时，生活的真谛已离我们远去。”“唉，人究竟该怎样呢？”我迷惘着。



简

讯



常培亮纪实文学集《行走在西山的土地上》出版

新年伊始，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会员，集团公司新闻中心《西山煤电》报主任记者常培亮的纪实文学集《行走在西山的土地上》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收录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来，用手中的笔，记录下的西山这块土地上波澜壮阔发展变化的历史和所见所闻，传递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是他对第二故乡“西山”的一种吟唱。

常培亮长期置身于煤矿底层，作品多次在全煤和省市获奖，其中纪实文学《五十年的坚守》，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洪科)

鲛人泪

□ 刘文芯

楔子：爱情能冲破一切艰难阻碍，欲望能将痴情一碾而尽，时间能将美好一掩而过。

夜色浓墨，星辉黯淡，流水潺潺，飞花飘落，湖水中央荡起一圈圈涟漪，一条鱼尾从湖水中耀眼闪出，渐渐近了湖边，黑暗中一双黑曜石般的眸眼一眨一眨看着四周。

微淡月光下，女子的肌肤散发着淡淡的光泽，风娇水媚，淡扫蛾眉，皓齿星眸，鬓云乱洒，酥胸半掩，肌肤细润如脂，婀娜小蛮似杨柳，杨柳腰下却是一条鳞纹闪闪的鱼尾，清眸流盼，脆音宛转，一曲销魂醉恰似远方来。

魅兮年幼时曾听祖母说过，陆地很大，广袤无边，天空湛蓝，一年四季，春有暖风，夏有骄阳，秋有润雨，冬有樱雪，还有很多美丽诱人的东西，娇艳芳香的鲜花，浓绿茂密的树林，甜美可口的美食，但有一种最诱人又最可怕的一种生物就是人类。

魅兮一直对陆地充满了好奇，成年礼一过，便趁着族人都沉醉在浓甜甘醇的御酒中时，偷偷溜了出来，她想看看广阔的陆地和许多她不曾见过的生物，想知道最诱人的人类也如同鲛人这般诱惑吗？他们真的很可怕吗！

魅兮将全身置于岸边，在淡淡的月光照射下，鳞片闪着光芒，身上的水珠渐渐消失，待全身完全干涩后，便可以像人一样行走，这个药水作用甚是

厉害，她只觉下身疼痛欲裂，似要被扯成两半，额间冷汗涔涔，尾鳍一点一点的消失，不消片刻，一双纤纤长腿显现，她睁大美丽的眼眸静静看着这一切，亲眼目睹鱼尾变成了美腿。惊奇！惊叹！惊讶！

她扶着身后的一颗大树慢慢站立起来，向前迈了一步，顿感刺痛无比，犹如踩在刀尖上一般，她站立不住扑通地跪倒在地。

海巫说过，这药水可以让她长出一双人类的美腿，与常人无异，但每走一步就如刀尖上跳舞，是钻心的痛，但这些挡不住魅兮对陆地和人类的好奇。她决定一试，但药水不是白给的，是用她宝贵的东西换取，方才一首销魂曲唱毕，药水一饮而尽，她动听的声音便不复存在了。

晚风吹过，树叶簌簌，渐落的绿叶将她的身体层层覆盖，一身疲倦，魅兮便在湖边睡着了，许是身体变化让她体力透支，劳累不堪，夜晚睡的极其安稳踏实。

清早，阳光透过树叶闪烁着，树上的鸟雀脆鸣声唤起了睡梦中的魅兮，这是什么声音？

她缓缓睁开眼帘，娇颜露出了一丝惊喜，七彩斑斓的彩蝶，翩翩飞舞着，各色的奇异鸟类，唧唧喳喳唱着，色彩纷呈的鲜花，散发着芳香，湖水是淡绿色的，泛着点点璀璨，一只洁白的小兔从身边窜过，这情景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引人注目。

“姑娘，你遇到困难了吗？需要帮忙吗？”

魅兮抬头一望，一个身材健硕，面容俊美的少

年屹立在面前，云鬓剑眉，丹唇贝齿，绝美的俊颜绝不输蛟人的美貌。

魅兮张了张口，她想告诉他，她饿了，却发现自己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双眸一垂，黑眸的光亮暗淡下来，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两条腿，不再言语。

男子见她一直注视着自己的腿，猜想她一定是伤了腿，又不能说话，怕是在此很久了。

他蹲下将她从厚厚的树叶中抱了起来，娇嫩如凝脂的肌肤在他眼前一亮，他满脸囧红。

魅兮除了胸部有一对扇贝半遮着，三千尺青丝垂于腰间，其余不见一处衣缕遮盖，男子慌忙将自己的衣衫脱下，给魅兮披盖上，他横抱着她回了自己林间的一处屋宇。

竹制的篱笆泛着淡淡的青绿色，几间小木屋看样子建起不久，篱笆上攀附着的淡紫色牵牛花，碧绿的爬山虎顺着架起的竹竿肆无忌惮地攀岩到屋顶，形成了一处避阳的阴凉之地。

屋内陈设简单，一张竹床，一条长凳，淡雅清秀的方桌，上面摆放古朴的茶具，他将她轻轻地放在床上，四目相对，心跳加快，他慌忙避开她的眼神，微红的脸依旧未褪去色彩。

他的娘亲知道他带回了一个妩媚娇艳的俏姑娘，是一个走路蹒跚的哑女，美若天仙，赛比西施，却不会做任何家务，他每日亲手为她做着一切，他看她心如甜蜜，她看他笑颜绽放。

一年四季的光阴瞬间滑过，农家百姓需要的是一个贤内助，而不是一个需要人服侍的闲人，他的娘亲看着自己的儿子每日为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忙碌着，是心疼又是厌恶。女子当有女子样，哪有不会女红不会烧菜的女子。

他的娘亲说道：“阿远，你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该找一个能帮衬家里的女子，这个女子生有残疾，腿脚不便，又是哑巴，长久留在家中也不适，不如早早将她送走，娶个好人家的姑娘，娘也能早早抱个孙子。”

“娘，她挺好的，我喜欢她，腿脚不便，我照顾她就是了，家里也没多少活，我一个人能忙过来。”阿远缓缓说道，嘴角嵌着一丝笑意。

他娘亲恼怒道：“来路不明，成日白吃白喝，家里不养闲人，你喜欢她，她愿嫁你？就算嫁了，生个孩子也这样可如何是好！你又想过吗！”

寂静的深夜，漫天繁星，璀璨闪耀，他扶着魅兮坐到爬山虎搭织的绿藤之下，四周枝叶暗影重重，一阵凉风吹进颈窝，魅兮拢了拢衣领，笑颜如花地看着阿远。

他微启丹唇微笑着缓缓道：“魅兮，我已到了婚嫁年龄，母亲催我找个好姑娘结婚，可我心中有，但是不知道她心中是否有我，我想问你一些话，你答应就点点头，不同意就摇摇头。”

魅兮睁着明亮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眼角嘴角都噙着笑意。

“我喜欢你，你可愿意嫁我？”

魅兮颌首，眼眸里光芒闪烁，笑意更盛，手捋耳边的一缕青丝缠绕在手指，脸颊盛开的桃花在皎洁的月光下更加浓艳。

凤冠霞帔，蛾眉宛转，娇红的唇角微微上扬着，好一个绝美的女子。

十月怀胎，一声啼哭，终落地。

稳婆的惊叫声让门外的他冲了进来，身后的母亲也随之而来，被眼前的一幕惊坐在地。

她亲吻着怀中的产儿，眉眼间满满的母爱，怀中的婴儿人身鱼尾，正用小手抓着她一缕青丝，她抬起头看着阿远，脸上依旧是浅浅的微笑，似乎这一切并不奇怪。

他也惊住了，呆呆地张着口，眼睛怔怔地看着她怀中的孩子。

魅兮是蛟人传到了京城帝王耳中，蛟人美艳绝伦，身形流畅，在水中更为迷人，帝王让人在宫中打造了一个华丽的水上宫，他欲将魅兮养至水上宫供其观赏，也欲享受蛟人的美艳。

阿远死死地抓着魅兮的手，不愿她被人抓去，恼怒的侍卫拿剑抵住他母亲的脖颈狠狠道：“她只是蛟人，君王垂爱，欲将她养至宫中，这是你的福分，我们不想伤及无辜，你母亲的命就在你的手里，若你再不放手，休怪我等手下不留情了！”

一边是深爱的娇妻，一边是深爱的母亲，两者皆不舍，却又不得不选，他眼眸噙满了泪水，缓缓地松开了魅兮的手，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走。

帝王惊艳她的美貌，如获至宝般将她放入造好的琉璃水晶宫中，一入水，她修长的双腿逐渐恢复成金黄的鱼尾，她摇曳着鱼尾看着琉璃水晶宫外，黑色的长发也变成了金黄色，在水中飘荡着，她悲

匆匆……(外一首)

□ 和凤玲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放眼大街小巷
无不是匆匆过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早晨刚刚醒来
中午就到了陌生的城外
或许的观光
是匆匆过客

来适应快的节奏

夜晚霓虹满街
也许此时才能放慢脚步
观望 那灿烂的星河
岁月依旧好美

祝福每一位朋友
前行的路 任重而道远
一路珍重

黎明

黎明前的寂静
短暂而美好
一声口哨打破了寂静

也许生命中你的出现
给予了太多的希冀
下雪了
白茫茫的雪中
寻找着那份温暖
红色的墙
白白的雪
就这样呈现在面前
仿佛在梦境里
就想这样子
寻寻觅觅
感受世间的美好
早安朋友们
感恩一路鼓励



感叹岁月轻轻
步履仰感沉重
都得迎头赶上
时代在进步
不断改变自我

泣地低吟着，浮出水面的脸庞闪着金光。

他为什么放手？难道因为我是鲛人？魅兮不明白阿远当时的抉择，母爱与爱情同样重要，他知道她不会死去，但他母亲的命会因她瞬间毁了，他只能选择放手魅兮。

魅兮内心万分痛苦，悲伤化成一滴滴泪水溢出眼眶，一滴一滴地滴落水中瞬间化成一颗颗硕大无比的珍珠。帝王大为惊喜，偌大的珍珠世间难求，他命人将珍珠全部从水宫中捞了出来，一颗颗洁白无瑕，晶莹剔透，闪着耀眼的光芒，无价之宝，几百粒鸟蛋大的珍珠可换一个小小城池，若有更多这般大的珍珠换下更多城池，国土扩大，睥睨众生，傲视群芳，六合皆在他手中，贪婪的欲望让帝王之心愈加膨胀，他命魅兮天天哭，魅兮不哭，他便叫人用鱼叉刺她，此时她的美艳比不上她的眼泪，魅兮在猩红的水中挣扎游着，也不再落一滴眼泪。

丞相告帝王，鲛人只有伤心才会流泪，不如将她所爱带至眼前，痛苦折磨，就不信她不会落泪。

帝王应允，速派人将阿远抓入宫中，带至魅兮面前，一刀一刀地划开阿远的肉体，每一刀，魅兮心痛的就会流出两行泪水，渐渐的魅兮脸上苍白，唇色泛白，脸颊没了血色，阿远匍匐在水上宫前，远远地伸出手喊道：“魅兮，我爱你，不论你是人

还是鲛人我都依然爱着你，对不起，亲情和爱情一样重，我只能放手予你，我不能保护你，请你原谅我，我愿同你一起死去。”

魅兮脸上似开出两朵浅桃花，似有似无，暗淡的眼眸闪过一丝光芒，原来，他深爱着她！

倏地，阿远使出全身气力，一跃跳入水上宫中，他紧紧地抱着魅兮，四目紧紧相吸，再也不离开，水上宫中的水渐渐染成血红色，一圈圈晕开，犹如红色的绸缎将他们包裹起来。魅兮嘴角含着一丝浅笑，缓缓说道：“我也爱你！”

鲛人的眼泪就是血水，血水流尽，鲛人也便死去，化为云雨，升腾于天，降落于海。

冲破界限和阻碍走到一起的爱情，他人贪婪欲望将美丽的爱情碾压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一切美好的爱情故事也因时间的冲刷被世人淡忘，谁又会记得鲛人魅兮是什么！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

(中篇连载)

□ 刘国明

不要认为，这篇小说是一个男孩告别处男的青春告白，那样认为，未免显得你的认识太粗浅了！

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在物质为主流的社会，对家庭境遇以及封建家长的不满与诉求。那样认为，也显得你的理解过于偏颇了吧！

不要认为，小说的笔法像是一个人在娓娓自述你写的是你作者的亲身经历？那样认为，我只会对你苦笑一下不予明确答复。

不要认为，小说讲的是一个技校生学习、工作、成长的经历，其中较为含蓄地批判了社会中的一些丑恶不公平现象，那样认为，我只会又要说你管中窥豹了。

不要认为，小说讲的是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的爱情，那样认为，我只能对你说说得也不全对。

其实它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说白了，它顶多算是青春期里的一个呢喃吧，一个有关蓝天与大海引发开来的呢喃……

——作者题记

上 篇

“天是蓝的，
海是深的，
我对你的爱是纯真的。
爱不？
咋不爱！”

啥证明？

大海呗！

还有呢？

蓝天呗！

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坐在技校校园的花园亭子里，左手搂着吴倩倩的小蛮腰，右手就近拽了朵娇艳欲滴的红牡丹，不停地在吴倩倩的面前招摇。刚才我那首，在网络上学会不久的“抒情”诗，已经把吴倩倩整个人都给念酥了，小脸红红的，就像喝醉了酒。而如今，再加上眼前红牡丹的招惹，她的身子早已软塌成一块海绵，在我的怀里乱颤起来。

远处，米建伟、大雄、海鹏在校园东北角的篮球场，和低他们一届的几个男生，正热火朝天地打着篮球。他们的“马子”，穿着花枝招展的衣服，坐在离场地不远树荫下的石阶上，兴趣盎然地看着他们的比赛，那个替他们加油、叫好、呐喊的叽喳喳叫声，盖住了场地上男生们传球运球的呼叫，听起来总有那么一股尖声刺耳的惊心动魄。

我完全被这雌雄混杂的声响，给吸引的没有了与吴倩倩继续调情下去的兴趣，再者身前总是一个你所熟悉的物件，在你的身体上磨来蹭去，久了你也会腻烦的。我一把拉起软塌在我怀里的吴倩倩，对她说：“走，咱们看一看他们打球去！”吴倩倩噘着个小嘴，十万分的不情愿，边走边不忘嘟囔：“看打球有什么意思！”

我俩一前一后绕出花亭子，经过篮球场旁树荫下的石

阶跟前时，女生们已停止了刚才的叫嚣，笑咪咪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和苗小霞。我脸不红心不跳地干咳了两声，目光不躲不避地迎上了离我最近的苗小霞的眼睛，“怎么，没见过帅哥？眼睛都看直了！”苗小霞的脸腾地红了，头一低，就像枣树上最先熟透了掉下来的红枣。就在我暗自得意，利用专拣软柿子捏的战略，挑战住了在众目睽睽下女生们带有异样挑逗目光的时候，张艳就像一个跳上比武擂台的女侠，还没待出手，那咄咄逼人的话语便连珠炮似的打出了，“嘿！你长得帅吗，我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别以为你把头发分成了三七分，就飘呼呼地以为是谢霆锋了，你给人家谢霆锋做跟班，人家都嫌你丑！你以为我们是看你呢？看把你自作多情的，我们是看你身后的美女呢，怎么好端端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张艳一说完，便仰后合地笑开了，她的笑马上引起了同伴们的共鸣，此起彼伏的笑声便爆发在我和吴倩倩左右。我把手插进裤袋，满不在乎地晃着点子从女生们跟前走过，边走边用眼睛乜着张艳，张艳也毫不示弱地瞪着我，我们的眼睛就这样进行着没有枪声的后续战争。我知道这种场合不能跟她争辩，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傲视着从她们面前经过，你的一张嘴能斗过她们那么多的“嘴”？

吴倩倩终归是被她们截留在了树荫下的石阶上，我则来到球场，立于场地线外悠闲地双手交叉叠抱于胸前，观看着他们的比赛。不一会儿，米建伟大汗淋漓地从赛场上跑了下来，喘着粗气对我说：“潘龙，你上去替我一会儿，哥们实在扛不住了。”“不，不，我没心情玩那个，再说我的水平也不行……”“你就替我打一会儿吧，没心情玩球，难道就有心情骗小姑娘？”米建伟笑着诡秘地看着我，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径直向树荫下女生们所在的石阶跟前去。

赶着鸭子上了架的我，全心全意地在球队里做起了传球手，进攻的事自己根本拢不到边。本来也想当一回主攻手，进几个球在女生们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可是在接到大雄的几个传球，在自己单刀突破时，总会被低自己一届的这帮兔崽子们，不是从中断掉就是在自己进球时给扣了帽，让自己好不气恼。更让人气恼的是，在自己失球时，女生们总会投来嘻哈的取笑声，大雄与海鹏也会雪上加霜地大骂臭球篓子。夏日的风，吹拂着我那臊得通红的脸，让我无地自容。而适时传递过来的一丝凉意，又好似在对我进行着一些安慰。转眼朝篮球场外的石阶瞧去，女生们像一株株摇摆的杨柳，不知何时，已从坐姿站成了如今的娉娉婷婷，

她们夸张的笑，让她们更多了一些妩媚。米建伟也不知何时捱摸到了吴倩倩的身边，两个人明显不同于她们夸张的喧笑，你一言我一语地似乎聊得挺热乎。苗小霞似乎也从先前被我的奚落中，恢复过来，一个人静静地观看着篮球场地里的比赛。她的笑，含蓄、内敛，就像卡通漫画里的智慧小公主，总是那么不可抑制地要带动我的怦怦心跳。

我承认我喜欢这个赢得了我心，但没有得到的女孩子，对她的一些刻薄言语相加，有时那也是出于爱。我可以被所有人瞧不起，但是不能被她瞧不起。因为她的拒绝，我很快转而求其次地垮上了吴倩倩，我要给别人证明，在女生面前，自己不是没有魅力！

篮球赛后，吴倩倩坐上了我的“飞鸽”自行车后座，大雄钻进了父亲司机开来的黑色奔驰车里，海鹏与苗小霞眉目送情般地道别后，与米建伟一道骑着山地车超出了我与坐在后座上的吴倩倩。我们相约好了，星期一准时在技校的校园里再相见。

星期一的早晨，母亲早早地起来，为我热了昨晚剩下的剩菜剩饭。被唤到饭桌上的我，一看那蒸得有些糊糊状的饭菜，顿时没有了胃口，把筷子用力地往桌子上一顿，那“咣”的声响，把小我好多岁的弟弟吓得一激灵，小眼珠忽眨忽眨地直瞅我。我怒气未消，冲着弟弟嚷：“你再看我，小心我他妈的揍你！”说完不理不顾地走回自己的屋里。

没多一会儿，母亲给我端进一杯煮热的牛奶，盘子里还放着几个蒸热了的馒头。我理直气壮地抓起馒头，在上面狠咬两口，然后慢条斯理地品嚼着放了白糖的牛奶，心里的不愉快，马上被牛奶的香甜所取代。哼！让我吃剩饭，我们80后是应该吃剩饭的吗？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差米建伟他们好大一段距离了，还让我在吃上受制！

说到差距，就让我不由地忧伤起来。想到这些年来，自己与同学们在吃穿等等物质方面的距离，一种受制的苦楚与哀思，却怎么也不能彻底干净地从心里排除出去。

小时候没有感觉到，中学的时候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中学时，煤炭行业好像发生了什么重特大的事情，工人们的工资，一度都成为企业特别棘手的问题。我家的那个摊子，更是在这种冲击下穷得一塌糊涂。可是俗话说得好，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看着同学们穿着个性、时髦、显摆的衣服，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校园里，总会对我的心理造成一种冲击！那时的我，总是穿着一件老套而又低廉的

外套，三年来一成不变风雨无阻，以致从同学们的眼睛里，都反射出了让他们不愿待见的土气。父亲说，学生，学生，就是以学业为主，不能讲究吃穿！母亲说，妈不挣钱，等你长大上班挣钱了，你想怎么穿也不迟！

是不迟，可同学们越来越不愿跟我这个老土接触；是不迟，成为“孤家寡人”后，越来越加深了我的性格孤僻不爱吭气；是不迟，异性同学不愿与我这个没个性的蔫人接触，让我的心理，总有一股不健康的痛苦！

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不去满足我那，不是奢望的低廉要求？就拿初上技校要求的自行车吧，那也是在无数次申请，无数次挨骂后，母亲与一瘸一拐的父亲，从旧自行车交易市场给我淘到的一件“宝物”。在满是高档山地车、变速车的自行车棚里，那个“宝物”确实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比我家穷的学生多了，可人家的孩子照样山地车、变速车的，我搞不懂父母，为什么不给我下这个面子上的台阶？母亲不用说了，她不上班不挣钱，主要是父亲！每当想起这些，他那形象总要在我的心里大打折扣！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把这代沟，这压抑转化为愤怒的拳头，对准了那一个个小觑与看不起我的人。我已经输得很多了，不能再输掉别的幸福同龄人应该有的尊严！

喝完牛奶吃完饭，我把放在楼道里的“飞鸽”自行车搬到楼下，然后双手抓住车把，双腿弯曲双脚向地面用力一蹬，横空一跃，稳稳当地把屁股落在车座上。骑着自行车，在来到米建伟家楼前时，我把左脚向地面一点，腾出右手在口前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哨。这是我们的暗号，谁先出来，就到对方家的楼下打一个响亮的口哨。

没一会儿，米建伟从楼道里搬出了山地车，与我搭档一路飞驰地向技校骑去。耳边很快响起了有了速度的呼啸声，身边的人与物，也不堪一击地纷纷向身后倒去。

“哎，建伟，昨天你跟吴倩倩聊什么来？看你们聊得挺热乎！”我笑嘻嘻地问与我并排骑着的米建伟。

“怎么，吃醋了？”

“嘁！才没呢，你觉得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告诉你吧，‘女人是衣服，朋友是手足’只要你喜欢，你随时可以把她拿去。”

“哈，我才不干那横刀夺爱的事情呢，更何况咱俩这么铁的关系。”

听着米建伟的话，我很受用地微微笑着，兀自不管不顾地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哎，潘龙，你和吴倩倩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睡了她没有？”米建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上我，略带微喘地问我。

“还没呢。”我目视前方，继续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真的？”

“真的。”

快到技校的时候，远远看到了大雄家的黑色奔驰车，在校门口停着。大雄有模有样地从车上下来，远远地向我俩招手，那个气派、风度、神气让我和米建伟好不羡慕。再把视线从豪华车上剥离出来，熙熙攘攘的莘莘学子，就好像庄稼地里成了灾的蝗虫一样，源源不断地向校门口方向涌去。

“真他妈的还是穷鬼多！”从校园的存车棚出来，我对米建伟发着牢骚。

“可不咋的，有几家能比得上人家大雄家的？人家老子开着小煤窑，一年下来弄他个百八十万那不是小菜一碟？人家来技校上学，那不能叫上学，那应该叫来感受一下生活，你想哇，人家还差你将来分配给的一份工作？”

米建伟看似轻松神色得意的一番话，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直刺着我内心的那一份虚荣。他妈的！为什么我家那么穷，而别人家就那么富有呢？他妈的！为什么我就没有像大雄一样的那种老子？这社会真他妈的不公平！

我与大雄、米建伟，一前一后地迈进井下电钳一班的教室，教室黑压压的脑袋，就好像夏季刚从内蒙古进过来的黑皮西瓜，总想让人在那颗颗上面弹上两下。海鹏满脸严肃地一边看着表，一边看着我们，“你们三个今天可是迟到了，下回记着来得早点儿。”说着海鹏在他的小本本上记起了名字。我一把夺过海鹏的小本本，只见小本本上赫然写着：七月二十一日早晨，迟到人员名单：潘龙、郑大雄、米建伟。看着小本本上我的名字，而且还被排到了最前面，让我不由得来气，“我说海鹏，我们三个是踏着铃声走进校园的，这怎么能算作迟到了呢？”“我已经早有规定，凡是铃声以前进入教室的，不算迟到；铃声以后进入的，一律算迟到。你们三个进入教室，已是铃声响过二十多秒后的事了，当然要算作迟到了。”海鹏不紧不慢、慢条斯理官气十足的解释，让我看着更加的不爽。更可气的是，同学们这时都停止了喧哗，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我俩，似乎是等待节目表演的观众，要把那最热烈欣赏赞许的掌声，投给那最后的胜利者。所有这些，更加激怒了我，我一把揪住海鹏的衬衫领，怒气冲冲地嚷：“别他妈

的以为你是个班长了不起，那算个球！老子不是为了那每月五十元的奖学金，以及毕业后混个铁饭碗，老子还不来这里呢！”海鹏被我这一骂涨红了脸，掰开衬衫领上我的手，毫不示弱地说：“潘龙，你不要给我发泼，全班同学怕你我可不怕你，不服从管理，怎么着你还想打架不成？”我腾地一下火气又冒了上来，“你他妈的还给我硬上了，老子今天就打你怎么着哇？”我轮起了拳头，照海鹏的面门就要打去，大雄飞扑过来，一下把我给拦腰抱住，连拖带拽地拉着我向教室的后排走去。

上课铃声第二次响过以后，语文老师从教室外姗姗地走了进来。坐在前排的苗小霞，一声“起立”的令下后，同学们与苗小霞几乎同步地站了起来。我与大雄在前排人员的掩护下，屁股没舍得离开座位，用傲视与嗤笑的目光，看着立在眼前的这帮树桩子们。“请坐！”语文老师非常礼貌的话语后，同学们又整齐划一地坐了下来，我和大雄互递了一个眼色，非常满意刚才彼此的明智之举。

“同学们，请把书翻到第57页，今天我们来学习高尔基的作品《母亲》。”语文老师说完，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下了“母亲、高尔基”几个娟秀而又漂亮的大字。

我和大雄在教室的后排窃窃私语，为了课前的不愉快，大雄还在不停地宽慰我，“潘龙，我觉得算了吧，不就是他说话冲了点，至于动手修理他吗？”

“不行，非修理他不可！你看刚才他得意的那股劲儿，有点权力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不收拾他，下一回他还不知道怎么排挤咱们，克扣咱们每月那点奖学金。”

“那倒也是，这小子也确实可恨，迟了十几秒就算咱们迟到，这他妈的也太严格了吧！”

“你是不是因为他跟你打了几次篮球，就下不了手了？如果这样，不用你动手，我一个人就把那小子挑展了。”我看着大雄，郑重地说。

“你他妈的也太看不起朋友了吧，谁轻谁重谁远谁近我还分不清吗？你他妈的尽管揍他，我不帮你给你拉偏架还不成吗？”

看着大雄的嗔怒，我开心地笑了。

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完课文的提纲后，转身和颜悦色地问大家：“同学们，在讲课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学过的《海燕》，那篇课文的作者是谁吗？”

前排同学发出了像蚊子一样的“高尔基”，与此同时，一个声如洪钟响彻屋宇的声音，一下子把同学们的全部视

听都给吸引了过去，同学们完全被那回答的异想天开、先声夺人给镇住了——“戈尔巴乔夫！”

教室足足保持了三秒钟的沉默，三秒钟后，一个如山洪爆发铺天盖地暴雨般的笑声，在教室里漫卷开了。我和大雄在教室的后排笑得更是放浪形骸，边挤眼泪边不停地拍打着桌子。

语文老师完全被我们这近似幼稚白痴的恶搞，给惊得呆在了讲台，半晌，她才从发呆中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一拍讲桌，“刚才是谁给我‘戈尔巴乔夫’来，你给我站起来！”

教室里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竟找不准真正的“戈尔巴乔夫”。

语文老师完全地怒了，把教科书一合往讲桌上一摔，用手指着讲台下的我们训斥开了，“你们说你们还像学生吗？好好的课堂不好好回答问题，瞎起哄！回答‘戈尔巴乔夫’就那么开心吗？至于你们笑成那样吗？啊，潘龙，我看你考试打满分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吧？”

我的脸羞了个半红，愤愤然“腾”地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对语文老师说：“方老师，‘戈尔巴乔夫’不是我回答的！”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回答的，我只是问你，刚才有那么可笑吗？看把你的眼泪都笑出来了。是谁回答的，我还没有听清楚吗？我们的米戈尔巴乔夫！”语文老师话一说完，把严厉的目光投向了坐在我前排的米建伟。

米建伟把头一低，准备承受更加严厉的批评。同学们也“唰”的一声，整齐划一地扭头，目光瞅准了米建伟以及坐在最后排的大雄和我。我满不在乎地晃着脑袋，迎击那每一个投过来的同学目光，直到瞪着眼睛把他们一个个击退。

课堂上没有传来同学们预想的雷霆大作，语文老师也一改先前的嗔怒，转而神色凝重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你们还年轻啊！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时期吗？那是人生中像金子一样，金灿灿的时光啊！你们这个年纪正是学知识长本领的年龄，可不敢一味地玩世不恭，不认真听讲、无理取闹……”

下了课，我拍着米建伟的肩膀对他说：“米戈尔巴乔夫，真有你的！一堂索然无味的课被你调剂得活泼生动趣味盎然，以后你这种幽默的细胞可要多多发挥啊！”说完我不得得哈哈大笑起来。

米建伟有些不好意思地讪讪傻笑，大雄干脆把两个胳膊

膊架在了我俩的肩膀上，那力道分成了两股，一股化作大笑直刺我俩已经疲软了的耳膜；一股直压着我俩的肩膀，作前摇后摆的晃动。

“你们笑够了没有！课堂上起哄不够还要在课下补吗？你们不想听讲，可别人还想听啊！我警告你们，如果再这样在课堂上带头起哄，我就按三倍的迟到扣你们的奖学金！”

我、大雄、米建伟被这身后的一吓唬，惊得顿时没有了笑，纷纷扭转身来，看说话之人是何方神圣！只见班长海鹏，怒气冲冲地瞪着虎眼直瞅我们。

课前没有平息了的火气，这时又被点了起来，我一把扼住海鹏的脖子，“你给老子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海鹏毫不示弱地抓住捏他脖子的那只手，猛然间一使劲，把我的手硬生生地扭成了麻花，疼得我滋滋地直哼哼。大雄见我转眼间走了下风，忙过去把海鹏当胸抱住，“都是一个班的，好好说不好吗！干嘛动手呀？”边说边冲我挤眼。缓过劲来的我，扑上去一把揪住海鹏的头发，把他硬生生地拽倒在地下，然后抬起脚，照着他的头部与胸部狠命地踢去。

鲜红的血从海鹏的面门流了下来，让我分不清了他的面部轮廓。同学们这时早已炸开了锅，有看热闹的，有无动于衷的，也有跑出去告老师的。我完全沉浸在那一片打斗的兴奋里，那落下去的每一脚，仿佛是在完成着我足球场上每一个精彩的射门。

不知何时，苗小霞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边哭边不停地撕打着，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海鹏在这喘息的当间，也被同学们护送出了教室。随后，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方老师，再一次地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海鹏的伤势不轻，头上缝了两针，面部虽不至于毁容，但也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疤。校方领导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班课间打架这件事，决定给予我开除的处分。多亏方老师从中周旋，跟校长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应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知道方老师为挽救我而做的那些努力后，让我很是感激。以前不好好听讲，在课堂捣乱取闹的那些片断，想起来真是让人感到惭愧。说实在的，我是对老师这个称谓很有偏见的一个人，不光对方老师，对所有老师都一样。我总觉得他们，都是一个个个貌岸然的伪君子，见到有利用价值或将来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就使劲地教费心地管，

见到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就管也不管任其自生自灭。他们那种行径，让我有不会不懂的地方，宁肯自己死琢磨，也不屑于问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更会在课堂上公然发出这样有悖于师者的话，什么技校生就是学生中的渣子，就是为了混一个铁饭碗而白来熬三四年的光阴，就是学生中最没理想最没本事最没前途的一类人……人家有本事的要么上高中读大学继续深造，要么下海经商挣大钱，你说你技校生图哪头吧？居然就为一个饿不死吃不饱的“铁饭碗”……

我对老师的成见，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了一两句轻蔑的话，而是有具体的切肤感受的。那个切肤的实例，还得从技校一年级说起。

技校一年级的時候，我们按考入技校时的成绩，在井下电钳一班里分了学号。我的学号是5，顾名思义，我的入学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五位；海鹏的学号是2，当上班长也无可厚非；苗小霞的学号是1，是我们班里学习上众所周知的尖子。班主任方老师的权力分配是非常合理的，而个别老师的权力分配就不合理了。

有的老师分派课代表，不是按你学习成绩与管理能力来分的，他们是在了解了你们家长的来历，以及与他们的亲密远近来进行的。技校一年级的時候，米建伟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大雄是我们班的体育课代表。

技校一年级的数学，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有一道题，让我困惑了一上午也没有攻克下来，下午两节自习课时间，都是数学老师的课程，在第一节自习课上，我就请教起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只看了一下我的那道题，就对我说，你再想想，说着就蹑摸到米建伟跟前，对他滔滔不绝地传授起了数学方面的知识。米建伟在数学老师口若悬河不间断的传授下，不时把苦恼的脸转过来，让我瞧。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思考良久终是解不下那道题的情况下，焦急地等待着数学老师的回转归来。数学老师回转归来的时候，我又请教起了她，她把我的那道题，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到桌面上说：“你再想想，自己想出来的印象更深刻一些。”说着又转悠到了教室的另一边。下课铃声在我的失望中，愀然敲响。

第二节课一上，我就请教起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斜乜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这种题型，我在课堂上都讲过，这样吧，下了课你去问问海鹏，他会做。”说着，数学老师又转悠到了大雄跟前，跟大雄探讨起了学问。

我去他妈的，学习无用，知识无用，从那天开始，我厌倦了循规蹈矩的学习，厌烦了老师们道貌岸然的教学。在每堂课上，要么昏然大睡，要么胡编乱侃，要么像一个观众一样，看着台上小丑们的表演。

方老师在最初看到我的这些变化时，都曾对我进行过认真的教育，苦口婆心过，体罚打扫卫生过，怎奈那些伪师们对我的毒害太深，总是让我一味地排斥，怎能一时接受得了真正的诤言？怎能慧眼独到地发现，哪一位是真正的良师？

说实在的，在最初听到学校要给予我开除处分的时候，我后悔极了，害怕极了，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这个错实在是在犯得不值啊！更让我揪心的是，从此就要再也见不上苗小霞了，她那个替情郎含泪撕打我的动作，更是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挥之不去。

我想，我情窦初开的爱情，是与这个女生有关的。在短短一个月以前，她还和我拍着拖。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低级错误，竟让她轻而易举地投入到了海鹏的怀抱……

苗小霞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是一个游手好闲、说蔫不蔫说赖也不是很赖，见到不顺眼的事就要挑战一下极端的校园小混混。海鹏是班上的班长，而且也是一名校园遐迩闻名的篮坛健将。

我和苗小霞对上眼，那还是发生在课间休息时间里的一件极其普通的事上，它让我的心儿，在那一刻酥酥麻麻的，就好像有一股让人震颤、发痒、舒服的电流通过，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猿粪（缘分），反正那种感觉让人心动、难忘。

海鹏利用课间时间，来到苗小霞的跟前，向她请教一道物理力学方面的问题，而适时我从教室外面回来，蹓摸到他们跟前，静静地倾听他们探讨学问。

一道题把苗小霞给难住了，任凭怎么思考就是回答不了海鹏。我看着苗小霞那愁眉紧锁的样子，“扑哧”一声乐了，不管不顾地夺了苗小霞的笔，在他们的本本上画起了图。待图画好了的时候，苗小霞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豁然开朗，兴奋地对我说：“潘龙，没想到你的物理知识这么全面、踏实！”我看着她那由衷赞赏、奖掖、欣喜的眼波，心儿就不得由颤动了一下，那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从此，我就收集起了苗小霞的眼波，不管那眼波里是秋波也好，电波也罢，总会让我收获意想不到兴奋异常的心跳，小弟弟也好像通了电似的，在裤裆间支一个又一个乘凉的帐篷。

他妈的，大雄和米建伟，以及班里的一些其他男生，就好像亚当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在我以后，都纷纷不断地向苗小霞去请教起了学习上的问题。看着苗小霞那个忙里忙外招呼不过来的样子，总是让我有些心疼。在男生们聚集到她跟前的时候，我总会走到讲台上，用黑板擦用力一拍讲桌，对男生们说：“你们以后有什么不会的，就不要问苗小霞同学了，都来请教我吧。男生女生都问人家苗小霞，还不把人家累死？以后男生有问题问我，女生有问题问苗小霞。”我的话一说完，男生们都恹恹地离开了苗小霞的桌子。这时，苗小霞也总会微笑着不失时机地奖掖我一个很受用的眼波。看着那个让人心颤的眼波，我总会颤乎乎晕乎乎地在教室里消化上老半天。

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的，我已经捕捉不到苗小霞的眼睛电波了。准确一点说，我已经从那眼波里越来越读不到，以前的那股怦怦心跳以及幸福眩晕的感觉了。那个时候，我特迷恋网络上新出来的《反恐精英》与《红色警戒》游戏，每天与大雄、米建伟一伙，下学后泡在学校附近的网吧里，或者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或老师，逃课出来玩。苗小霞就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观看篮球，每逢下学或者周末，总会相约上宿舍的小姐妹们，来到学校东北角的篮球场，观看男生们的篮球比赛。海鹏总会是那比赛中的一员，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地表现他那独到的球技，那传球、突破、扣篮一定是精中选精的动作，至于眼睛有没有向苗小霞传送秋天的菠菜，就不得而知了。

大雄告诉我，是该提防一下海鹏了，别让那小子钻了空子。他还问我，跟苗小霞办了那事儿没有？我就骂他，你他妈的怎么一见了个女的就干呀操呀的，难道两者之间就不能保持一种卿卿我我、一见钟情、相亲相爱的那种美妙感觉，也即《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所谓的“神交”？大雄就“扑哧”一笑，问我是不是想学剧中的杨过杨大侠？我若有所思地默不作声。不一会儿，大雄非常正经，满脸严肃地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潘龙啊，不是哥说你，虽然你打架打得一个溜，精彩没说的，但是在女人这方面你不如哥。你他妈的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咱们父辈那种爱得死去活来，可就是不说‘我爱你’或者亲亲抱抱异性的那个层面上。都他妈的是什么年代了，崭新的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有你这样的古董？我告诉你啊，你如果喜欢苗小霞，就赶快找个机会把她办了，到时候煮熟的鸭子飞了，你可别怪哥们儿没有提醒你！”

大雄的话确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虽然跟苗小霞眼睛里

有了“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向她说过类似“我爱你”之类的话。即便是与她，单独在她的宿舍里，我也是循规蹈矩地没有越雷池半步。与大雄比起来，自己可就差多了。

苗小霞与张艳同住一个宿舍，有几次放学，我送苗小霞回她的宿舍，在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就听到里面传出了嗯哈啊呀的叫唤声，臊得苗小霞满脸通红，只好折路回操场，在操场上聊我们宿舍里要谈的话题。原来大雄和张艳逃课，是去宿舍干那事去了。这是仅凭声音进行的推断，把他们“真刀实枪”地活捉于床上，你就不能说我是在臆想了。

有一天周末，我和苗小霞从城里玩耍回来，在苗小霞用钥匙打开宿舍门的那一霎那，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两个绞在一起的白色肉团，吓得苗小霞不由得“啊”了一声。张艳羞得用被单遮住了自己的脸面和胴体，大雄则用一只手按住裆部，另一只手冲我们直呼摆，“别叫，别叫！”

想着那些脸红心跳的场面，我不由得在想，我和苗小霞之间是不是也缺少那种“脸红心跳”呢？转念又想到海鹏爬上了苗小霞的身体，一路威风，一路得意，一路大汗淋漓，就不由得我心如刀绞忧心满腹。

我还是抵挡不住那种刀绞那种忧心，在分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六月份里的某一天，具体哪一天实在记不清了，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不迭的错事……

那天放学以后，大雄请我和米建伟，到校园附近的网吧里玩《红色警戒》。在玩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心里有一股空落落的慌，实在玩不下去了，就对大雄他们说，你们玩吧，我先回了。

出了网吧，我没有回家，而是又转回到了校园。在走到校园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海鹏正搂着苗小霞的腰，两人卿卿我我地往校园的花园亭子里拐。一股冲动一股气愤直往我脑门上窜，他妈的，我跟苗小霞在一起也只是牵牵手，你他妈的倒好，倒给我搂上腰了。我真想冲上前去，把海鹏狠K一顿，虽然他体格比我魁梧又好体育锻炼，但打架是讲求技巧的，我非常确信放倒他绰绰有余。如果身边再有一块半砖的话，那更不成什么问题。不过我还是没有冲上前去，理智告诉我，这个时候打人太显得你小家子气了，也不符合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

在海鹏与苗小霞依依分别后，我走进花园亭子里，独自一人地抽着烟坐了半晌，然后径直向苗小霞的宿舍方向走去。

苗小霞给我开的门，她上身换了件白色的半袖衬衫，下身还是她那件粉红色的紧身七分裤，一头秀发去除了皮筋的束缚，自由轻松地披在了她的肩上，脸颊红红的，似乎还没有消化掉刚才与海鹏在一起的缠绵。

那脸嫣红，让我不由得冲动，不由得气愤，裤裆间也不争气地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帐篷。苗小霞似乎发觉了我的“异样”，目光躲躲闪闪的。我一把把苗小霞抱在怀里，在她的脸上乱啃起来，苗小霞不停地挣扎着，边推边拍打着我的胸脯。这些举动被我误以为是爱的信号，我把苗小霞推攘到她的床上，用身体压住她，就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疯狂地解她的衬衫纽扣。苗小霞急了，全力地挣扎并大声地叫喊起来。就在苗小霞赤身裸体地，呈现于我面前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里面的怎么了，没事吧？”

“没事，我跟宿舍的小姐妹玩儿，大伯给您添麻烦了。”压在我身下的苗小霞，细声细语地，隔着门对门房大伯说。

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下的苗小霞，不知何时泪水已涂满了整个脸部。

那天，我觉得我是手脚并用地走回家的，真正演变成了一只用四条腿走路的动物。苗小霞和我的关系，从那天开始彻底断了，人与动物怎么能相处？我没有怪苗小霞，这事你能怪人家苗小霞吗？是你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海鹏只是搂了人家一下腰，你倒好差点把人家给办了。

后来，我只能眼看着苗小霞和海鹏好了，那天对海鹏出手过重，可能也与这些破事有关。

我主动把我在校园打架这件事，告诉了父母。母亲吓得抖作一团，父亲听后，操起了身边的拐棍，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身上。我没有躲父亲的拐棍，让它一下一下结实地落在身上，反正从小挨父亲的打也挨惯了，又何况这次真该挨它几下呢！

父亲买了一些营养品，叫我给他带路，他要去海鹏家走一遭。我不认识海鹏家，只好找来了米建伟，让他给我们带路。

当天晚上，米建伟就领着我，还有父亲母亲，向海鹏家所在鸽子矿南山方向的棚户房进发了。

坑洼的盘山路真不好走，幸好我们从家出发就带了手电。我和米建伟在前边边走边给他们照着，母亲一手提着营养品，另一只手就要去搀扶着拐棍的父亲。父亲的几声断喝后，母亲也就没有再坚持，一个人落在了队伍的最

后面，一边看着路，一边操心着一拐一拐的父亲。

海鹏家老子给我们开的门，进屋落座后，父亲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的大概意思是说，他家潘龙把你家海鹏打伤了，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作为父母哪有不心疼孩子的？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把我狠揍了一顿，这不，专门押子前来请罪来了，云云。那些话把我听得直起鸡皮疙瘩，喉头总有股酸不溜秋欲吐难尽的感觉，就好像一个误把大便当作美食吃下去的人，想用干呕来倾吐污物又吐不出来。

海鹏的父亲倒也客气，他说小孩打架有时那也是难免的，但是这打的也未免太重了吧，这幸亏是打在头上，要是万一打在眼睛上怎么办……

父亲嗯嗯地，一个劲儿地点头认着错，和我默不作声地听着海鹏老子的训斥。训斥完了，父亲一捅我的腰，“你还不过去给海鹏陪个不是？”

我于是走到米建伟和海鹏聊天的床边，对海鹏说对不起。海鹏把头扭向了一边，米建伟冲我一使眼色，于是我又乖乖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看着海鹏头上缠绕的白纱布，以及那有些肿胀变形的脸，让我不由得感到了丝丝的愧疚，真不该对海鹏出手那么重！想当初，他也是让我比较崇拜的一个人，他对我的学习，也给予过帮助。

海鹏是一个学习非常刻苦的人。记得技校一年级的時候，在别人玩耍的课间时间，总会看到海鹏一个人埋头学习。他也会利用别人在玩耍休息的业余时间，认真地把老师没有讲过的课程，进行翻阅资料地自学，并把课后作业一一写出，让老师去批阅。为此，方老师都曾在课堂上，专门对海鹏这种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给予过表扬，并号召我们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那时的我，对他的这种不用老师也能学习的自学精神，很是钦佩，曾经单独找过他，向他讨教过这方面的问题。海鹏也总是非常谦逊毫无保留地，给我讲了这方面的心得、体会。那些心得、体会的自学方法，对我的帮助很大，以致于让我在以后肆无忌惮的逃课、玩耍中，也能利用自学保持学习上的领先优势。没有海鹏当时的帮助、指引、激励，是万万做不到这些的！

这时，父亲与海鹏的父亲也熟络起来。海鹏的父亲问父亲在哪个队上班？父亲说曾在开拓区开拓三队，一次井下违章给弄瘸一条腿，后来在矿上给人家看起了澡堂。海鹏的父亲听着，不由得唏嘘起来。父亲问他在哪个队上

班？海鹏父亲脸上不由得现出了喜悦，他说他在二采区综采三队，曾经是一名农合工，但由于出勤多表现好，赶上了新兰局最后一批转正的指标，这不儿子也跟上沾了光，上上了局里的技工学校……

听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近乎热乎的聊天，我的心里也不由得一乐呵，他妈的，这事整的，真应了江湖上的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没想到自己的一出武斗，竟引出一对老江湖的交情。就在我暗自得意孤芳自赏快意江湖的时候，父亲一捅我的胸脯，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们这帮小子呀！就不知道好好学习，就不知道那幸福的来之不易！想当年你们的老子，是冒着怎样的危险吃着怎样的苦，给你们开创下的这幸福日子！”海鹏的父亲也非常感慨地说：“是呀！你们正年轻，正是学知识长本领的年龄，可不敢干打架不好好学习的事情。企业把你们安排在技工学校，每月再补上你们五十元的奖学金，就是要你们用学到的技术，将来好服务我们的矿山啊！你们比我们强呀！你们将来是有技术的一代工人，你们挣的钱与产生的效益，必将是我们的好多倍……”

从海鹏家出来的时候，大道理灌得我脑袋发胀，不过心里也挺感触的。他妈的，没想到海鹏家比我家还寒酸。自己家虽然穷，但还住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单元楼里，海鹏家倒好，居然还在棚户房里窝着。这架打的，居然又欺负了一个贫穷人家的阶级兄弟！

海鹏在家休养了两天，就来上学了，头上缠了一圈白纱布，就像是老山前线打仗负了伤的战士。学校给予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半年，半年内表现好，可以参加毕业考试以及将来的分配；如果表现不好，不能参加毕业考试与将来的分配。同时取消了我最后一个学年奖学金的发放。

说实在的，学校给予我的处分，还是让我非常后怕的。如果不能上技校，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咱不能跟人家别的80后比，人家别的80后，爹亲娘爱的，父母都为其铺平了人生的后路。咱能行吗？咱身后还有一个小自己七岁上不了户口的弟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在自己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井下干活伤了一条腿，从此家里的生活状况，变得每况愈下。父亲也从那一天开始，脾气变得更加暴戾，为自己生活上的拮据与吝啬，找到了更加合理的借口。母亲也出于无奈，捡起了生活格外给予的恩赐——那些别人丢弃的瓶瓶罐罐、破铁烂纸片等等的垃圾。

我恨过父亲，恨他不让我上高中读大学，圆我的人生理想之梦；恨他脾气暴躁说一不二，吝啬得不会满足我一丁点儿微薄的物质要求。

上技校那年，我和社会上的人干了一架，干的结果是，让我遍体鳞伤地在医院躺了一个月。邻居、父亲的同事都来医院看了我，给我带来了许多滋补的营养品。在医院里，我也接收到了新兰局技工学校给我的录取通知书。

父亲高兴的，像是在地上平白无故地捡了二百块钱，对同病房的病友不停地炫耀，说什么现如今上大学不如上技校！大学生毕业了还不分配，技校生哇早涝保收地给分配……我听着父亲如同唐僧念紧箍咒般的话语，不停地皱着眉，心里比谁都清楚，屁的分配不分配了，是你舍不得上高中读大学那一笔海了般的投入吧！

为了上高中的事，我和父亲激烈地争吵过几回，都被父亲严厉地驳回，他甚至出手很重地打了我，骂了侮辱我人格的话语：看你那×样哇！中专都考不上还要给老子上高中读大学！

在父亲面前，没有理喻，他说一不二。出院以后，我就因为偷偷喝了住院期间别人给我买的“高乐高”，而得到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嘴馋得，你以为那些东西都是你的？那还不是人家看在我们大人的面子上给买的！

我也爱过父亲，但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幼年时期的事了。那时他的腿还没有残，他牵着我的小手，来到矿区的澡塘池子里，给我一下一下地搓着身上的黑卷卷。洗完澡后，再牵着我的小手，经过矿区一个卖油丝饼的地方，给我买一个香喷喷热乎乎的油丝饼子，让我一路乐颠颠地往回走。爱他在小学五年级组织的春游活动中，总会出手大方地给我钱。而我，也总会在临回来的时候，在山下的小卖铺，利用省下的钱给他买瓶啤酒，体味他那大手在你头上、耳朵上的阵阵抚摸。

我曾经幻想过，和父亲好好地、公平地、一对一地较量上一架，在我每次挨他的打受委屈之后。可是在父亲工伤后，在突然传来父亲井下受伤的消息，看到昔日魁梧、有力的父亲，就那么轰然般的倒下，我忽然觉得父亲又是那般可怜，他的命运原来也是那般的脆弱与多坎！曾经的幻想，一次次地折磨着我，让我在别人身上锤炼硬了的拳头，怎么对准一瘸一拐的父亲？

那天，我在背着人的地方，泪如雨下。

看着尚在幼年的弟弟，看着苦苦挣扎的家，我突然觉得，上技校，确实是我人生明智的选择！与其让家里人，为了

我前途未卜的大学梦而苦苦挣扎，还不如让我及早地做起一个长子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半年的时间里，我老实成了一只家猫，除了按规定的在校时间与家，这两个地点本本分分地喵喵几声，吓唬吓唬耗子做做自己分内的事外，并没有干那些打翻油瓶抓破床单偷腥吃鱼等等令主人讨厌生气的勾当。我和海鹏的关系，不但没有因为打架这件事，而走上僵持、对立、反目成仇的死胡同，相反，我们的友谊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比不上与大雄的知根知底互为心腹，但起码赶上了与米建伟的同为哥们，为义气上的事二话不说眉头不皱的程度。

吴倩倩倒真的成为了我的一块弃之不忍、食之无味的鸡肋。想当初，自己是为了证明给苗小霞，自己并不是没有魅力的男生，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挎上吴倩倩的。挎上以后，才知这种证明，这种做样子更让自己受伤害。每当下学以后，苗小霞挎着海鹏的胳膊，从我和吴倩倩的身边经过，总好像有无数支针，在穿刺着我的心脏。我不能像非洲草原的雄狮子那样，可以有成群的母狮子为我享用，而不必在乎一个个体的得失。我恰恰悲哀的是青藏高原那种藏獒，在闻到一种异性的体味以后，就很难轻易地再对其它异性产生兴趣。

苗小霞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心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从情感的记忆里，彻底干净地忘记。什么时候又会无缘由地把她从记忆的长河里，再次采撷？不过，她的那些蓝天与大海的句子，真的应该让我好好珍藏。那些文字让我进一步地认识了她，不管世界如何的沧桑变化，不管将来容颜如何的风雨雕饰，我们之间，最起码还是朋友……

在那临近技校毕业前夕的日子，我们全班人员坐在井下电钳一班的教室里，听着老师们不算娓娓动听，但也还很诚恳的讲课，晒着透过玻璃窗射进来还算温和的七彩阳光。或认真，或痴傻，或费解，或愉悦地听着，这人生路上即将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些课程。

苗小霞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把她那乌黑的秀发，乖巧地摆放在肩上，一会儿急速地做着笔记，一会儿又单手托腮地想着问题。

我无聊而又百感交集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不务正业地把自己感伤而又认为精辟的文字，涂抹在相关老师的作业本上。在装书本的手提袋里，放着一本精致的笔记本，我一直没舍得把那些灵感喷发的文字，详记在那些上面。

在这人生即将天各一方的时候，我拿出了那个本本，并想好了怎样去处置它。

下课铃声“嘀铃铃”地响了，我有模有样阔步地向苗小霞座位跟前走去。走到跟前，我把那个笔记本展开，并把一支笔搁在了上面，对苗小霞说：“马上就要毕业了，给我在笔记本上写上一些话语，作个留念吧！”苗小霞抬起头来，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头低下，脸色微红地对我说：“你把它放这儿吧，等我写好了再给你，好吗？”

我又阔步走向自己的座位，继续迎着同学们投来的那怪异目光，完全像一个打破世俗挑战陈规的英雄。

下课铃声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苗小霞走到我跟前，把那个她写了文字的笔记本，还给了我。

我缓缓地打开笔记本，那些个娟秀的字体，一一浮现眼前：

……蓝天对大海说，我喜欢你汪洋般宽广的胸襟，喜欢你激越澎湃的情感，喜欢你深邃无垠的美丽。但只是喜欢而已，你太澎湃了，让我捕捉不到你的全部……大海也对蓝天说，我欣赏你情感的那一片蔚蓝，也欣赏你生命博大的那份真实，更欣赏你充盈寰宇那份理想的追求。但只是欣赏而已，我只能遥远地把你瞭望，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重合在一起的轨迹……祝愿我们的友谊，犹如那蓝天与大海，在彼此关怀中更加蔚蓝，在彼此共勉中去更好发展……

在我逐字品味，苗小霞笔记本中那些话语的时候，吴倩倩与大雄以及米建伟不知什么时候趴在了我的身后。大雄更是突其不备地夺过笔记本，声色俱茂地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开了。吴倩倩醋意十足地撇起了嘴，苗小霞脸色红涨地走出了教室，米建伟则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把推开大声念读的大雄，颇为得意地说：“嫉妒了？有本事让苗小霞也给你写一段，这可是纯粹的同学友谊……”

海鹏看着我，微微地在笑。

技校生活就那样在青春的跳动、爱的萌发、少年的无知，当然还有别人寸金寸光阴的学习中，度完了它三年的短暂时光。学校终究没有为难我，让我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毕业考试以及实践操作水平的考核。尽管在这通关的路上，每个人的坎坷程度不同，米建伟挂了三门，大雄挂了四门，但是在付出一定时间与精力的攻关努力后，最后也统统地毕业过关了。毕竟这不是考大学，毕竟源源不断的煤炭开

采线上，怎么着也需要我们这些体力兼技术的工人，去实实在在地受吧！

中篇

“喂，大雄，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呢？不是又在泡你的艳马子了吧？”

“你他妈的是谁？怎么一说话就往外拉屎，小心我他妈的把你真扁出屎来！”

“你行吗？就你那打架的孬样，还想出尿的效果？我建议你在打架的前几天不要进食，要不让自己躺在自己的屎里，那糞可就出大了！”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你想怎么着哇！”

“怎么，这么长的谈话，你他妈的还没听出我是谁来？”我躺在自家的沙发上，松开了捏着鼻子的那只手，用脸贴着自己刚刚买的诺基亚手机，兴奋得哈哈怪笑起来。

大雄终归是从笑声，以及真实语音中听出了我是谁。“你他妈也真能装×，直接说你是谁不就行了，还阴阳怪气地胡倒腾一气！怎么，终于说通你家人为你买手机了？早该买了，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腰里别个手机？再说，咱们弟兄联系一下也方便呀！”

“啊，那倒也是。哎，大雄，近段时间没听说咱们技校分配上的事情？这都一年多了，怎么还不分配？”

“没有。你管它分配不分配了，再说了，让你下坑你还真下去呀？反正我是不下。我爸跟我说了，让我二条路自己选择：一条继续学习，他花钱供我出国或读取某重点大学；一条下海经商，帮他料理小窑上的事情。我决定了，跟他在小窑上干，学习咱不是那块料。”

“噢。”

……

挂了电话，我感到了丝丝的迷茫，还有对未来前途一些说不上来的零星憧憬。咱不能跟人家大雄家比，人家老子可以为大雄花海了的钱在他身上，让他出国或求取功名。咱老子能行吗？更何况他吝啬得让我早已和他产生了隔阂，高中不让咱上，大学硬生生地从咱的渴念中剥夺。一些零星微薄的物质要求，就像他妈张着黄嘴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在家长不给吃食的情况下，只能硬生生地把渴念给咽回肚里。

他妈的，又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我从沙发上爬了起来，用手揣摩着自己的爱机，然后拿起了茶几上放着的

记电话号码的小本本，挨个把上面的名字录入手机。在苗小霞的名字以及手机号码前，我犹豫再三，始终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她打，告诉她自己的手机号码？虽然在海鹏的事件，以及毕业前夕那个全班同学情感大融合大碰撞大凝聚的日子，她已原谅了我，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好像欠下了她一个永远还不清的“债”。那天她本可以把压在她身上的我，轻而易举地转交给门房大伯，然后让全校师生的唾沫星子，把我这个臭流氓淹个半死。然而她没有那样做，那满脸的泪水，就像一个女神怜悯苍生的默默哭泣。

我终究在已录入的苗小霞，以及那个手机号码前最终停了下来。不是不想打，而是内心在没有高大、光明、磊落起来的时候，是不能亵渎那个名字及其号码的。

我转而拨通了张艳的手机号码。

“喂，张艳，我是潘龙。”

“啊，你好。”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咳，瞎混呗，我现在在‘金海港’洗浴中心给人家打工呢。”

“噢？你不打算在新兰矿务局上班了？”

“想啊，这不是还没分配了吗。”

“你估计什么时候咱们能分配，不会再等上一年吧？”

“这可说不来，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都难，咱们技校生就可想而知了。你不想来‘金海港’打工吗？这里的大众浴室马上就要开张了，现在正在社会上招人呢，说不定招工的时候，我还会帮上你的忙呢。”

“是吗？那你丫的混得挺不赖嘛！上班的事，等我好了再告诉你。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这个号码吧，这是我的手机号。”

“好的，那有空常联系。”

挂了张艳的电话，我有点兴奋，他妈的这事搞的，居然这么早就要用上同学关系了。社会就像一个等待我粉墨登场的大舞台，在出场前，还真他妈的有点紧张与无所适从。

在此良好心境下，我又给吴倩倩与米建伟他们去了手机电话，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手机号码。这两个秃×，一个居然情意绵绵地要我每天给她去一个电话，向她汇报一天的生活情况；一个居然醋意十足地瞎猜疑，问我这个手机是不是吴倩倩给我买的？我×他妈来，吴倩倩顶多给我买过几盒“美登”烟，出过几次上网的网费，我他妈的还请她吃过“肯德基”、冰激凌、买过溜冰场与迪厅的门票呢！你他妈的有本事，就把吴倩倩撬到你的床上，这醋吃得也

太他妈的没水平了吧！

想着米建伟电话里的那些话，就不由得我气来。但气归气，想想手机钱款的真实出处，又让我不由得隐忧起来。那手机钱款，是我偷配了我妈抽屉上的钥匙，从那里边仅有一千元中抽出八百，然后又把我妈捡垃圾捡回家的饮料瓶、破铜废铁，卖给楼下收烂货的人所得的。之所以不把那一千元钱全拿走，实在是有些不忍，我爸每个月给我妈二百元的家庭生活费，你把那一千元都拿走，这个月一家人的生活怎么着落？想着这些破事，我不由得伤感起来，掏出了裤兜里的“美登”烟，颠出一根，在家里冒起火来。

我真后悔，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给吴倩倩。这丫的在知道我的电话后，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来一个，手机短信更是泛滥到让你删也删不过来的地步。

在找不到自己真正情感彼岸的时候，为了打发寂寞，我只得接受吴倩倩这个既定事实的女朋友。更准确一点说，她倒像我的一个异性哥们，既然是哥们，我就不会认为米建伟的存在，在我俩之间是一个“电灯泡”。

米建伟几乎隔三岔五地请我和吴倩倩泡网吧，反正我也知道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在网吧里肆无忌惮地要烟要饮料要零食。再者，他老爸曾经是我爸的顶头上司，身为开拓区的区长，丫的，有钱，不花他花谁！

矿务局“欣业”网吧的那个三人小包间，似乎是专为我们上网而装饰一新的，以至于进入网吧，老板娘就笑咪咪地冲我们一笑，对前台收银人员说：“给他们开那个三人间的包房。”

在包房里，我抽着过年也抽不到的米建伟给买的“芙蓉王”烟，双手在键盘上不时劈里啪啦地打着游戏。吴倩倩坐在紧挨空调的那个电脑上，一边吃着米建伟给买的薯片一边兴趣盎然地聊着她的QQ。米建伟则和我一样，冒着烟，醉生梦死般地玩着我们共同热衷的《红色警戒》。

“喂，建伟，你别老躲在你的地盘不出来，敌人的核弹马上就要打来了，咱们赶快在他没发射前，破坏了呀！”

“潘龙，不行！敌人的‘黑幕’时间马上也要到了，这时进攻纯属找死！”

“去你的！那你就等着挨核弹吧，核弹一打，咱们全完！”我在键盘上劈里啪啦地操作着，游戏中自己的大兵与“光棱”坦克，鼠标配合，指挥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向敌人的基地冲去。

把米建伟气得哎哎地直叹气，“潘龙，你太意气用事

急功近利了，你这样是要全军覆没的！咱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保存实力，拉着基地车长征，与敌人打游击……”

果然在桥头堡战役中，我给败了，失败就失败在敌人的“黑幕”下，我怎么打人家，人家在“黑幕”的保护下都没事，我则损兵折将，不得不以失败而退出战争。

他妈的，没意思！我从《红色警戒》中灰溜溜地出来，直接上了浏览器的新浪论坛网，观看着网友们对待一些时事，辛辣独到不遗余力妙趣横生的留言帖子。不时地在自己百分支持的帖子后面，补上一个“顶”字。

吴倩倩一边笑容可掬地吃着薯片，一边不忘“噼啪”地拍打上几下键盘，把几个稀疏的文字打在QQ上。随即，在她的QQ上，伴着“嘀嘀”几声后，几个光鲜的头像，不知疲倦地摆了起来。

“哎，潘龙，‘老男人’要我和他见一面了，你说我用不用去？”

“去呗，你准不至于见光死吧。”

“去你的！我长得是丑是俊你还看不出来吗？我是怕他是个恐龙，吓得我以后没有了食欲。”

“你没有跟他视屏过？”

“没有，只是语音聊过，挺磁性的那种，挺体贴人，挺会哄女孩子，感觉挺有文化。”

“那随你大小便，你爱见不见了，关我屁事！”我继续观看着网友对“艳照门”的精彩评论，有的网友就在留言版上说，他要是谢霆锋他就去把陈冠希的女人搞了，然后也晒到网上。我看后哈哈大笑起来，抓过吴倩倩的一把薯片塞到嘴里，然后在留言栏里，加了一个黄黄的圆锥形盘旋而上冒着热气的大便图片，发到了网上。

“哎，潘龙，潘龙，‘风流蹁跹’又给我发过他的相片来了，你看长得帅不帅？”

晕！我不耐烦地侧目朝吴倩倩指点的方向瞧去，只见一个留着寸头的阳光男孩，手拿墨镜，站在一辆红色的“宝马”轿车前面。他的笑容，是那样人生得意不知收敛般的恣肆与放纵，不由得引起我丝丝的妒火与愤恨。“你小心被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给骗财骗色！网络上有几分是真的？我也可以站在一辆‘奔驰’车前面，发个照片告诉你这也是我的坐骑。”

“那真的是人家花了五十万买的车，人家在一家外资企业做营销主管，仅年薪就十万呢，买辆车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可不一定，也许是他到租赁公司租的一辆也未尝

可知，至于工作，我也可以说我是中央台的一名节目主持人呢！你看我的长相、个头、气质哪一点不像？你们还真去调查我的真实身份呀？”米建伟从忙碌的《红色警戒》中探出头来，愤愤然地盯着吴倩倩，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见吴倩倩不以为然，只好无趣地回到他的游戏里。

“哼！你们两个是典型的嫉贤妒能，我和‘风流蹁跹’已经有五年的网络友龄了，说起来认识的比你俩还久呢，我能不了解人家？人家才比咱们大五岁，你看人家都混到啥程度了！”吴倩倩边说边笑嘻嘻地给“风流蹁跹”回起了信息。

“建伟啊，不过你也别啥都不信，现在年纪轻轻的款爷、二十出头的富姐他妈的还少吗？你的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跟上时代潮流了！”我继续发着大一号的黄黄的热气腾腾的屎，给刚刚看过的网页留言，并实在忍不住地在留言版打下了文字：楼上的，你他妈的话还不如我的这堆屎好看！李宇春一场演唱会的出场费一百万你还嫌不多！你他妈的也太粉丝太偶像崇拜了吧！我们煤矿工人捆成一团，一年的收入加起来，也没有她一个小小的“超级女生”一次出场费多呀！

“哎，潘龙，潘龙，‘老男人’又给我发来信息了，你看人家说的话多经典！多有学问！”吴倩倩把手从键盘上伸了回来，双手叠抱于胸前几分陶醉几分崇拜地啧啧信息。

我侧目朝吴倩倩的QQ信息看去，看后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们还真别哼，人家说得一点也不错！男人的男不是由‘田’和‘力’组成的？不就意味着一生不尽地为生活劳累；女人的女，不像一个盘着腿坐在炕头的人形吗？不就意味着可以享受男人们为家而付出的劳动吗？”

“偏见！偏见！”米建伟冷不丁地插出一句，“都什么年代了，吴倩倩你还有这种思想！”

“不是我有这种思想，而是老祖宗给我们女人留下的，点滴人生智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什么能在未婚女人当中引起共鸣，正是此理。”

“噫！”我满不在乎地，继续翻阅着浏览器上的论坛网页，把内心不满，以及自己的一些思想东东横加上去。

“咱们也真该向‘风流蹁跹’一样，去社会上创业了！都是人，为什么别人能成功，咱们不能？我们女的成功不成功无所谓，有男人养着，可你们男人就不一样了！”

吴倩倩的最后那句话，就像蜜蜂的一根刺，蛰住了我

那有些麻木无聊空虚寂寞的神经，让我产生一些丝微的阵痛。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了张艳，以及她跟我电话里说的，如果找工作的话，她或许可以帮上忙。

“哎，要不咱们到城里打工去吧，每天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耗着，也不是个办法！至于分配上的事，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咱们的师哥师姐们，也有等了三年五年才分配了的事呀！”我干脆把论坛网页也给关了，冲米建伟和吴倩倩说。

“好啊，如果要打工的话，一定带上我，我还没有感受过上班的滋味呢。”吴倩倩兴奋得站了起来。

“打工啊，打工有什么意思？咱们又不缺钱花！如果你们非要去，那我也只好相陪了。不过我可以把海鹏、苗小霞他们相约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组成一支打工队伍了！”说到这里，米建伟也不由得兴奋起来，扔掉了手头的《红色警戒》。

从网吧出来，天空已蒙上了一层黑幕，路灯也不知何时，瞪起了自己古灵精怪的眼睛，照着我们三个有些倦怠的脸。米建伟和我俩匆匆告别后，就久久地消失在了夜色中。我和吴倩倩则相拥相携地，沿着矿区的林荫路慢慢地往回走。长长的林荫路，因为有了一棵棵榆柳，而使路灯不能随心所欲地窥视一切，而给我俩留下了一小段的私密空间。

“潘龙，你不介意我在网吧里跟你说的‘老男人’与‘风流蹁跹’吧？”

“不介意。”

“其实我跟他们仅仅是网友的关系，虽然他们曾经多次约我，要与我见面，但我还没有呢。”

“没事，见就见吧，没人规定有了男朋友就不能见异性网友了。”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像一个大海，深深的，没人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又让人觉得你是一个蓝天，蓝蓝的，教人忍不住要投入你明媚般的怀抱。”

“嗯。”

“潘龙啊，你这个人就是不爱吭气，不爱说话。如果你变得能说会道，不知要迷死多少女孩子呢！尤其是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以及你那个性感的唇……”吴倩倩在林荫下停了下来，黑黑的眸子，直直地望着我。

我把唇迎了上去，在那两片等待的树叶上，含润咀嚼起来。

这是我在苗小霞惨败教训后，学到的经验，对待女孩子，

该出手时就出手。他妈的！这种做法，居然屡试不爽。

在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早晨，我、米建伟、海鹏、苗小霞、吴倩倩，我们五个坐上从矿区驶向城里的878路公交车，满怀希望充满遐想一路屁颠地向城里的劳务市场奔去。我们的脸上，洋溢着那种未谙世事认为一切皆都美好的无知微笑，海鹏更是天真地把技校毕业证以及技术等级证书捧在了手里，就好像捧着一道国家高层机构颁发给他的，到哪里都可以就业的证书。

在摩肩接踵的劳务市场，让我们傻了眼，原来手持技校毕业证书的人，在那些高傲的用人单位眼里，竟有如进城务工衣衫褴褛的民工。你的条件就是你的劣势，那亮出的一个个写满文字的招牌，就是一道道命令，在告诉你赶快离开，离开！

一上午劳务市场的碰壁，让我们很沮丧，以致于像海鹏这样循规蹈矩正直本分的人，也与一家星级酒店招聘电工与服务人员的人，理论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招收我们？我们学的就是电这方面的，在你的酒店里当一名电工，那不是正合适吗？不让我们当电工，服务人员我们也完全可以胜任呀！我们又不是五官不端正长得对不起顾客！”招聘人员听后，不温不火，淡淡地说：“你们的学历不够，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的那种人才，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再说你们的学历，以及那技术等级证，其中掺杂了多少水分，谁不清楚……”招聘人员的一席话，把海鹏以及周围的我们，说得再没有了语言。是呀！人家只认大专、本科那个本本，即便你再有本事，本本达不到，人家就不给你这个展示的就会！

中午饭是米建伟请的，虽然很丰盛，但大家吃得索然无味。米建伟倒一点也看不出不高兴的意思，他不时地给吴倩倩与苗小霞，这两个异性的碗里夹着菜。我的心情更加的灰暗，仿佛一切的一切，都他妈是灰的，灰色的天，灰色的人，灰色的事以及灰色的前程。

不知是谁提起了张艳这个名字，让我猛然间想起了，前些日子我与张艳的电话交谈。

“对！去找她！”我的喃喃自语，立即引起了饭桌上米建伟他们的注意。“潘龙啊，你就去找谁？”米建伟冲我嚷。

“就去找张艳呀，我们的女强人！她在‘金海港’洗浴中心上班呢，她说过找工作她可以帮上忙，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说不定就是从求同学办事开始的！”我微笑

着说。

我的笑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连锁反应，吴倩倩笑得很开心，海鹏笑得很可爱，米建伟笑得自信与高贵起来。

下午四点，在来到“金海港”洗浴中心大门外的時候，我们给张艳去了电话。张艳让我们在门外等一会儿，她这就去跟经理说。

没多一会儿，张艳的电话就来了，她说让我们来洗浴中心二楼会议室，经理要找我们谈谈。

我们五个沿着“金海港”洗浴中心装饰一新的廊阶，来到了二楼会议室，分别落座后，服务小姐给我们倒上了茶水。就在我们左顾右盼，欣赏会议室装潢富丽考究的时候，张艳挽着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走进了会议室。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牛经理。”张艳微笑着向我们介绍。

“牛经理好！”我们站了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礼貌性的问候。

胖经理找到了一个与他身份地位相符的位置，坐了下来，清了清嗓子对我们说：“你们没有去劳务市场，招工吗？”

“去了，所有招工单位都嫌我们的学历低。”我几乎是带着怨气地率先回答。

“哦，你们的学历不过也确实太低了，技校生吧？我听张艳跟我说，你们是她的技校同学。”

“是。”

“本来像你们这种情况，我们金海港也是不招收的，既然张艳替你们求情，就破个例吧！希望你们来到这里，就要遵守这里制定的规矩，如果干得不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们解聘……”

我们默默地听完胖经理的训话，兴奋地接受着洗浴中心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我、米建伟、海鹏去了洗浴中心一楼的大众浴室；吴倩倩、苗小霞被分配到了三楼的客房部。

“嗨，你们三个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们三个技校毕业，李哥。”米建伟一边和我、海鹏擦拭着摆放在浴室里的，那一个个仅容一个人洗浴的雪白色浴盆，一边抬起头来回答着搓澡工的问话。

“技校生？你们怎么进来的？进这里工作的人，最后一次也要专科毕业的呀。”

“啊，我们这里有熟人，我们同学张艳介绍进来的。”

“就是咱们经理的那个女秘书？”

“是啊。”

“啧啧！那女孩子有本事啊，年纪轻轻地就进入了企业的高层管理圈！”搓澡工一边擦拭着他的搓床，一边跟我们叨唠。

“啥的本事！那天应聘，我看见她挽着胖经理的胳膊进来，我就知道他们之间一定没好事！”我愤愤地说。

搓澡工哈哈地笑着，不停地用布子清洁着搓床腿部以及一些犄角旮旯处，却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干个放放水、打扫打扫卫生的服务营生，居然也要大学学历！就业压力大，也不能这样埋汰人才吧！”海鹏不知何时，停止了手头的擦拭工作，把布子一扔，站了起来。

我无所谓地吹着口哨，拿着布子在雪白色的浴盆上随意划拉着，对他们现如今才知这世道，嗤之以鼻。

“哎，你们三个在干什么！不好好干活，就知道唠嗑偷懒！马上把浴盆擦拭干净，干净后赶快各放一个‘泡泡浴’、‘牛奶浴’、‘矿泉浴’，客人马上就要洗澡了！这都是些什么素质的人！”领班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喋喋不休地发着牢骚，他对海鹏的站着不干活，以及米建伟的唠嗑不断很不满意。

我们马上从松懈随意的状态，步入工作的正轨，加快了手头的速度与擦拭力度。擦拭干净后，我们在盛满水温度适中的浴盆里，放入了白色液体，能产生无数泡泡的“泡泡浴”；放入了能产生奶味飘香液体的“牛奶浴”；放入了矿泉粉，能使水产生淡黄色光泽的“矿泉浴”。

领班见我们放好水后，屁颠屁颠地就去请客人。没一会儿，三个白条条肥瘦高矮不一的洗客，便如饺子般“扑通扑通”落入水中，浴盆里立即响起了稀里哗啦，能让视觉与听觉产生疲劳的声响。

声响过后，三个更加赤白的物体，被依次捞出摆放在搓床上，任凭搓澡工在那上面，双手齐用力地揉搓，生活给予他的格外恩赐——幸福的黑脏卷卷。

中午的时候，已经把我、米建伟、海鹏累得臭汗淋漓气喘吁吁了。一上午迎来送走洗客十七个，比他妈昨天还多两个。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金海港”的上空上，使得这个休闲娱乐一条街上的人流，比平时少了许多，“金海港”也迎来了难得的清静。洗客们走的走，在包房里休息的休息，我们三个，则和三楼客房部的吴倩倩、苗小霞以及经理秘书的张艳，在这个时候进行了短暂时间的会师。

我们来到二楼桑拿部西侧的班中餐食堂，排队打着那

每天一成不变的打卤面。虽然每天吃着同一种口味，但此时的打卤面，仿佛格外飘香起来，让你恨不得挤插到队伍的最前面去打。

提前打上面的海鹏，招呼刚从长队中打回的苗小霞，两个人卿卿我我地挤到了一起，坐在餐桌上稀里哗啦地吃起了面。海鹏把自己在家烙的“千层饼”，也摆放在了苗小霞的面前。也不知是炫耀自己的手艺，还是给苗小霞以暗示，自己是一个很会体贴照顾女人的男人？

我和吴倩倩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吃着，我的视线，不可抑制地要掠过海鹏，停留在坐在他身旁的苗小霞身上。我甚至很想不被别人察觉地偷偷捕捉，苗小霞吃饭的那每一个动作、眼神。

不知何时，海鹏已站到我和吴倩倩面前，把他自己烙的“千层饼”分给我们一块，然后又走到米建伟与张艳的那张桌子，也同样分给他们一块。

打卤面的香甜，总是有那么一股淡淡的苦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金海港”？为什么又要承受这样一段没厘头的情感煎熬？海鹏是一个一级棒的小伙，诚实、本分、能干；苗小霞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姑娘，聪明、美丽、善良。而我呢？我又何尝不能变得诚实本分能干呢！只是这眼花缭乱的虚伪与铜臭并存的世界，常常要激起我的一些愤恨！只是这纷纷扰扰说不明道不白的世事，准会使我无法自己地要产生一些躁动！或许，得不到的这一切，都他妈的是命！

吃完打卤面的苗小霞，紧紧偎在海鹏的怀里，两人喃喃咕咕地说着这个世界再古老再老套不过的情话。食堂的另一角，我冒着烟，吴倩倩则像一只蚊子，趴在我耳朵上，嗡嗡地给我讲着她们客房部的一些“有趣”事。什么某某客人特“色”了，早晨见你进去打扫房间，眼睛就不肯停歇地在你身上直占便宜；某某客人最无赖了，嬉皮笑脸地专拣不堪入耳的话语问你，什么你们这里有没有“小姐”？什么你们这个区域的“鸡”价是多少？我嗯哼啊呀不时伴一个嗤笑，应付着吴倩倩的叨叨，眼睛却不时地在苗小霞身上瞟去。苗小霞这时不知怎么，竟然平躺在了座椅上，头枕着海鹏的腿，海鹏的一只手，在她长长的秀发上抚摸着。

我的心就不知何由地咯噔了一下，脸上烧起了二团热辣辣的火。我一把把吴倩倩抱在怀里，让她坐在我的腿上，用我从来没有过的温柔对她说：“倩倩，你想不想溜冰？如果想，下班我带你去新开业的‘北极熊’去。”在说最后这句话时，我把声调抬高了一个音阶，故意让在那一头

的苗小霞他们听见。

“北极熊”里，人好多呀！从装束举止来看，大多是些十六七至二十左右的年轻学生，他们成群结队地穿着溜冰鞋在场地里游窜，把嘻嘻哈哈叫嚣说笑的声响，在场地里丢得到处都是。我手里拿着一听“健力宝”，兜里揣着两张入场门票，独自坐在场地线外的塑钢椅上，一边品咂着饮料，一边欣赏着溜冰场里悦耳的音乐。身处这样的环境，总会给我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本来也与他们一样，同属青春年少，可我就是做不到，与他们一样天真无邪地蹦蹦跳跳。

场地里，一个雪白T恤束在浅蓝色紧身牛仔裤里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那妙曼的身姿，在冰面上，做着令人担心的前摇后摆的晃动。脑后简单系束的马尾，这时也存心地与她的身体唱起了反调，她往这面跌，马尾就朝那面甩，她朝那面闪，马尾又调皮地掉回到了这边。看着她那随时都有可能被跌得很惨的溜法，一股炫耀的冲动，直往我胸口上窜。我猛喝了两口“健力宝”，然后把它捏扁在塑钢椅上，起身倒腾着步子，向溜冰场地里滑去。

来到溜冰场地，我加速了，在滑到女孩身旁的时候，更是快得像一阵要把人吹倒的风。刮过之后，我总要双脚踏离地般的，向空中低浅一跃，落地时，已经是三百六十度旋转后的前滑变后滑了。女孩怔怔地看着我，不时报我一个欣赏般的莞尔微笑。受那微笑的鼓舞，我后滑的步伐，更加地有力与灵活了。再一次滑到女孩身旁的时候，女孩友好而又会心的微笑，让我勇敢地把一只手伸了过去，“来吧，我来带带你。”女孩有些羞赧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听话般地把一只素白的手，伸了过来。

那只素白而又纤细的手，被我触碰到时，让我心里也滑滑的。而那细如玉葱白如香雪的手指上，几颗闪眼的宝石与金钻，又让我伸出去的手产生几分畏怯。

在拉着女孩齐头并进，她进我退的滑行中，我不由得在想，她不会是一个“小姐”吧？年纪轻轻，一只手上怎么会戴三个金砵子？但想想女孩落落大方的举止，转眼又瞅瞅她那素雅的外表，“小姐”的想法，一经在脑子里出现，便被我非常果断地“枪毙”了。女孩在我的牵引下，很快消除了先前的摇摆跌撞，像一只蝴蝶，在场子里翩跹。而我，就像一只追逐花粉的蜻蜓，因为气味的相投，而与蝴蝶翩跹在了一起。

“哎！你叫什么，美女？”几圈下来后，我感觉，和

女孩已经相当熟悉。我有些微喘地问女孩，抓捏女孩的那只手，也明显地有了汗，显得湿漉漉般的滑。

“你说什么？”女孩笑咪咪地看着我的眼睛，边滑边大声问我，声调有如溜冰场里播放的音乐，欢快而又显得亢奋。

“我说——美女——你叫什么！”在激昂的乐曲声中，我几乎是在吼地，对女孩说了相同意思的同一句话。

“你就叫我细妹吧，跟我玩的人，都这么叫我。”女孩兴奋地对我说，脑后的马尾也跟着摆一摆一翘的。

“‘细妹’？不好听，这好像是一个外号吧，既不传神又不形象！干脆我给你起一个吧，叫——叫——”我看着女孩苗条的身材以及她那纤细的腰柳，突然急中生智，“叫‘细腰妹’怎么样？”

女孩笑嘻嘻地看着我，火辣的目光，点燃了我的怦然心动，久久失去了的，与苗小霞在一起才有的那种“感觉”，仿佛一下子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脏。脑袋一走神，脚下的步子明显地有些乱了，我一翘起，带动了女孩的重心不稳，女孩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失控般地从我手中滑出。为了让女孩不至于摔跤，情急之中我快滑几步，拦腰抱住了被甩出去的细腰妹。细腰妹栽在我怀里，眼睛直勾而又飘忽躲闪地看着我，她那浑身散发出来的香水味，更是浸润得我心尖儿发颤。就这样，那个保持不变的半拥抱姿势、那个有电流通过的恒久对视、那个进行着的四脚并拢双目对视的脚下滑冰动作，就那样永久地闯进了我，青春年华里有关爱情的相关记忆。

从“北极熊”出来，和细腰妹电波互闪般的告别后，我就坐上了返回新兰矿务局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翻看手机时，才看到了吴倩倩给我打的6个未接来电，以及紧跟其后的短消息。“潘龙，我们客房部，今天交接班去了一个毛巾被，领班把我们留了下来，不让下班，非要查点清楚才能走。看来我是不能跟你一起溜冰了。”“潘龙啊，你在哪？你怎么不回我的电话……你还在‘北极熊’溜冰吗……”

下了车，我就给吴倩倩去了一个电话：“喂，倩倩，你在哪？”

“我还在单位——这就准备下班了。”电话那头的吴倩倩显得有气无力。

“毛巾被找到了没有？”

“没有，领导准备扣我一百元。真倒霉！每个月开五百，这扣上一百，这个月可怎么过呀！”

“没事，倩倩！我资助你一点。”

“我才不要你的钱呢！哎，下午六点多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我的手机不知怎么给按成了静音，没听到。”

“你就骗吧，保不准又去联系哪个妹子去了。”

我的心一惊，莫非吴倩倩看到了我和细腰妹在一起？但转念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倩倩，你们女孩子怎么这么多疑啊？没有，我一个人在溜冰场玩了一会儿。”

挂了吴倩倩的电话，我的心头喜滋滋的，不是因为吴倩倩对我的情深意浓，而是因为与细腰妹的浪漫邂逅。该对人家吴倩倩一些言语上的体贴与暖话了，何况人家今天还受了罚。想着想着，细腰妹那勾勾的眼波，以及翘来翘去的马尾，就又不自觉间钻入了我的脑海。

第二天早晨，我和米建伟坐车来到“金海港”洗浴中心的时候，海鹏已经提前来了，并已擦拭好了好几个浴盆。搓澡工李哥，也刚刚结束了先前的劳动，正夹着一根烟，坐在搓床上吞云吐雾般地冒着。我和米建伟赶紧脱去身上的外套，换上工装，加入了与海鹏在一起的劳动。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一个要求必须是大专学历才能胜任的工作，干的也无非是一些小学生都能干了的打扫卫生、换换放放池水、给客人端个茶买个烟的事情。

干了一气的米建伟，终于憋不住他那每天如同排便一样必不可少的话匣子，“哎，潘龙，昨天你和吴倩倩在‘北极熊’玩得开心吗？那里人是不是很多？设施好不好？”

我看了米建伟一眼，本想把昨天的实情告诉他，但话一到了嘴边，就不知不觉间变了味：“开心死了，我搂着吴倩倩的小蛮腰，在溜冰场里飞驰，竟他们的引来那么多艳羡的眼光！那里的人，真他妈的多！都是一帮十七八九二十出头未谙世事的雏们！那里的音响、场地、冰鞋，我看在达城也是首屈一指的。”

我的话引起了海鹏的偷偷傻笑，米建伟也把眼巴巴的目光，从我身上抽离，转而投向了海鹏。海鹏抬起头来，不紧不慢地说：“我说潘龙，你不是昨天做了一个梦吧？我发现你这人虽然不爱吭气、话不多，但是想象力却很丰富，要么不说是说出来的话能逗死一个人。你是把昨天的梦境，说给建伟听的吧！昨天咱们下班后，我等苗小霞都快等到天黑的晚上八点了，才见她 and 吴倩倩从三楼的工作地出来，她能和你去‘北极熊’？她没有告诉你，她们客房部丢了一个毛巾被，被每人罚一百的事吗？”

海鹏的当场揭穿，让我有了一些讪讪的不好意思，不过米建伟的脸上，却出现了让人不易察觉的暗自高兴。为了挽回面子上的损失，我不以为然地对米建伟和海鹏说：“那天，虽然吴倩倩由于有事，放了我的鸽子！但我在溜冰场，新钓上一个马子。那马子，真叫一个展！她老子是某某房地产的老总，溜冰时，仅牵人家的一只手上，金坨子就不下三个……”我于是滔滔不绝添油加醋地讲了，那天在“北极熊”，我和细腰妹相遇相识电波互闪的真实经历，直把米建伟和海鹏听得呆傻起来，张着大大的嘴，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搓澡工李哥，似乎也被我的艳遇经历，听得似醉如痴起来，一根接一根地不停抽着烟。待我的故事讲完后，李哥吐着长长的烟雾说：“是啊，你们正年轻！年轻就应该蓬勃一些、朝气一些、靓丽一些、帅气一些、精彩一些、颠覆一些，而不要等到三四十岁后，再去靓丽再去帅气，到像我这个年龄段，想靓丽，也帅气不起来了！人生啊！也是分阶段的，如果你二十岁不美丽、三十岁不健壮、四十岁不富有、五十岁不智慧，那么你这一生，也就永远不美丽、不健壮、不富有、不智慧了……”

我静静地听着李哥的高论，觉得精辟而很富哲理，于是近乎虔诚地问：“李哥，你是什么学历？你的话为何讲得这么高深而富远见？”

李哥苦苦地一笑，吐着烟圈说：“我比你们年长起码二十岁，走过的路与经过的事，自然要比你们多，大道理也可能会比你们丰富一些。我高中毕业后，为了找工作更加顺畅，就又修了一个大专。可是打工来打工去，却发现那些，还不如一个不需要任何学历的搓澡工来钱快，于是就转行干了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搓澡工。”

“呀，李哥，那你一个月可挣不少了哇！搓一个澡五块，那一天咋不搓二十个，一个月下来怎么也上了三千了吧？”米建伟总算从我艳遇的故事中缓过劲来，又把惊愕的大眼，投向了李哥。

“哎，哪能挣那么多呀！搓一个澡五块，‘金海港’就要抽去二块的管理费，一个月下来，能保住二千已经不错了！”李哥说罢，目光淡然般地，就去收拾他的搓澡用具去了。

浴室里只剩下了我、米建伟和海鹏。米建伟转脸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潘龙，真有你小子的，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勾搭上一个大款家的千金小姐，那吴倩倩怎么办？你还和她搞不搞了？”

看着米建伟那急切的眼神，一股得意与胜利者的优越感，就又不自觉冲荡在我胸间，“谁和她搞了，咱俩和她不都是朋友吗？咱们还经常一起上网，只是她比较死缠我一些罢了……”

米建伟听着我的解释，不觉间高兴起来，“潘龙，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我把吴倩倩撬到手，你可别怨哥们横刀夺爱啊！”

我笑嘻嘻地听着，米建伟那字斟句酌的话，不以为然地说：“去吧！尽情地发挥你男人的智慧与魅力吧！我等待着你的成功……”

话还没有说完，领班不知何时，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脸阴沉的就像谁欠了他二百块钱，“你们三个啊，干活也不能挡住你们的嘴！赶快给我放两个‘泡泡浴’与‘矿泉浴’，客人马上就要洗了！”说罢，领班气愤地转身就走，边走边不忘小声地叽咕：“这低学历的，就是跟人家高学历的不一样，说话做事也不让人待见！”

领班最后那句细如蚊声的话，就像一瓶汽油，在我的当头浇着，让我的鼻孔、眼眶都迸射出呼呼的汽油味。心就像一瓶被人熄灭了的灯盏，满肚子充满了压抑、委曲与愤怒！

我实在忍不住给细腰妹去了电话，每次想她，都会让我不由得兴奋，裤裆间也会伴生一个高高的帐篷。我不知道，这是身体里的荷尔蒙在古怪地起着作用，还是传说中的爱情？但我知道，我的心里，现在，在真真实实地想她。我不知道，细腰妹为什么不让我主动地给她打电话，主动地去找她，每次都是她来主动地找我约我？总之，在她身上，有一个让人永远琢磨不透的谜。细腰妹因为这个谜，而显得是那样神秘，神秘得近乎像一个梦魇中的女神，近在眼前，却让人捉摸不到。

细腰妹来了，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冲在马路牙子上，冲着我和米建伟按着喇叭。待自动车窗徐徐打开的时候，我才看清了车子里的细腰妹，忙冲米建伟一挥手，钻进了车子。车窗外的米建伟，不停地用他那带有摄像头的手机，给我俩“咔咔”拍着照，就像一名狂热的追踪明星隐私的狗仔队队员。

细腰妹不耐烦地关闭了车窗启动了车子，一阵风，脱离了米建伟拍摄的视线。“刚才跟你站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怎么总是手机对着咱俩照个没完？”“我的一个朋友，没见过富家小姐与豪华车的，那么一个下里巴人外地山汉，

你就原谅他那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气息吧！”我笑嘻嘻地，看着细腰妹的眼睛，一口气把米建伟狠眨了一顿。细腰妹也会心地掩鼻而笑，不再追问，专心地开车。

“宝马”开在了城郊，那个我很少光顾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的湖边。细腰妹拉着我的手，迈着她那迈不大的细碎步子，快步地沿着湖边走着。马尾不知何时被她解除了束缚，被湖边的风，吹成了任性而又奔放的飞瀑。

我挣脱了细腰妹拉着我的疾行，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姐姐在拉着不懂事的弟弟往家赶。放开后的效果果然不错，细腰妹在我面前走着，银白色的牛仔布超短裙，与天蓝色花案紧身无袖衫的搭配，让她那修长的腿与白藕般的臂膊，更具灵性般的在我眼前飘摆。而紧紧裹束的臀与凸显出来的乳，仿佛是装着灵与肉的宝藏，让我心甘情愿地去追寻、去探索、去熬耗我青春里跳动燃烧着的全部能量。

“细腰妹，”我实在忍不住地叫出了声。不知她要带我走向哪里？去向何方？

细腰妹缓缓地扭转过身子，黑黑的眸子，透过被风吹乱了秀发的映射出来，仿佛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我奔了过去，把她抱了起来，用身体挤压着她那隆起的部位，旋转，旋转，让随后而至的热吻，告诉她，我现在是多么爱她，多么地想和她在一起。

“潘龙，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坏人？为什么不像其他坏男人一样，只是羡慕女人的身体？”细腰妹从热吻中探出头来，眼睛怔怔地注视着我，问。

“我就是个坏人！我没告诉你，在技校我吻过一个女孩……”

“哈哈，”细腰妹腰肢乱颤地笑起来，“你胡说，你的身体早已泄露了你的说法，那夜，不是我引导你，你连女人的那个地方，都找不到。”细腰妹柔声细语地说着，脸上不觉间飘上两朵红霞。

我慌忙取出香烟，用嘴叼出一根来，点着，用力地吸着，用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张与不够男人。并把烟雾不遗余力地吐在细腰妹的脸上，用手轻揉着她脸颊前的秀发。细腰妹不躲不闪地迎着那烟雾，黑黑的眸子，像夜空中的星星不离不弃地照射着我的眼睛。她的反应，让我出乎意料，我忙把兜里的香烟再次掏出，递与她一支。细腰妹非常专业地，用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夹上，正待我给她点火时，她却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烟放回我的烟盒，略显慌张地对我说她不会抽烟，继而又说她父亲不让她抽烟。

看着细腰妹那可笑的举止，我就问她：“你怕你父亲

吗？”

细腰妹的脸上，闪现了一团忧郁，深深地点了点头。

“那你喜欢你父亲吗？”

细腰妹默不作声，良久，她反问我：“那你怕你父亲吗？你喜欢你父亲吗？”

我也默不作声起来，往事就像一部冗长而又苦涩的电影，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地在我脑海里放映起来……

过了很久，我才对细腰妹说：“小时候我是喜欢父亲的，长大以后就不喜欢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幻想过和父亲好好地干上一架，可是在明白了一些事理后，越来越发觉打不起来了，他已在矿坑下瘸了一条腿，永远地失去了与我公平较量的机会……”

我在外面勾上富姐的事，“金海港”的所有服务生，几乎全都知道了。人们见了我，总会投来，亮如超大瓦数灯泡的艳羡目光。有的更会在我耳边，掀起一股叽里呱啦标榜与吹捧的旋风。我和吴倩倩的关系，也在和细腰妹相处的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世俗男女们，再世俗不过的争吵、诋毁，直至最后的分手过程。那个过程，我始终保持沉默，任由吴倩倩眼泪鼻涕般地在我身上抓挖。她说，潘龙，自始至终你都没有爱过我，一开始你爱的，是你男人世俗的虚荣；现在你爱的，则是你男人无情、冷酷、自私的本性！到时候，你是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后悔的！

我会后悔吗？我不知道。只是从这件事上，让我更加了解了吴倩倩，她并不像你想象的某些80后女孩那样，思想简单，只会过度地贪图享受追逐快乐！她的身上，也有很多思想的东东以及人生理想的想法。就拿她对你最初找她，是在炫耀你男性的虚荣这一点灼见来看，她的内心是何等的自知与明晰一切呀！

经过那些个日子的责难与难熬后，吴倩倩的影子渐渐淡出我的视线。虽然偶尔也会与她，在工作场所面对面地碰面，接受她那目光斜视百分小觑般的擦肩而过，但是，生活还在继续，细腰妹正在空间的另一端，以百倍的妩媚对我的这些不快进行着补偿。我们还年轻，人生的路上，没有什么能够长期地阻止快乐。吴倩倩也不例外，很快，短短的一个月后，她就投入到了米建伟的怀抱，成为了米建伟梦寐以求的女朋友。

生活还在继续，打工的日子并没有结束，我们年轻的心，虽然在対世事以及一些情感问题上，存在迷惘，但也都有了各自心里自认为正确的思想东东。当别人的行径，不符

合你的道德尺码，并严重伤害到你情感的时候，你的痛苦宣泄，有时还真不如简单的拳头相加来得痛快！

那天，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日子，虽然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已经和我没有了任何关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挥下那愤怒的拳头。男主角问我，你和吴倩倩不是已经断了吗，你他妈的这个醋吃得真垃圾！我呆愣在那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情感小河的澜动，不知情由，不明究里……

那天早晨，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外面的天气，也阴沉得就像领班的脸，看到顾客稀少生意萧条，或者员工偷懒，或者这样那样的不顺眼，领班就给你阴沉！也难怪，这是一家家族企业，企业的效益直接关系到领班的利益。

洗澡的一个客人叫嚷着洗发水没有了，领班就去自己的小库房去取。到了小库房，发现里面仅剩下了最后一瓶，领班就把那瓶唯一的洗发水，叫别的服务生捎给了客人。之后，他便叫正在干活的我，同他一起去买。

在一家很不起眼的洗发水用品店，领班要了两大塑料袋，各式各样名牌的洗发水后，便叫我先拿着回去了。他在后面面带鬼祟地，和店老板慢条斯理地结起了账。

拎着两大塑料袋洗发水，健步来到浴室的时候，那个唯一的客人已经洗完了澡。浴室里除了李哥与一两个服务生外，已不见海鹏与米建伟的影子。

我无聊地来到客厅，并在客厅西侧的那两排包房里转着，像是转迷宫似的，从那除了门房号不一样外，里外装饰、铺设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包房里转进转出。当转到包房最里面一间门外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熟悉的窃窃私语，以及看到了，从包房门缝里飘出来的丝丝烟雾。

“建伟，我觉得这事你做得不地道，你不应该为了得到吴倩倩而不择手段。你不应该把潘龙与细腰妹的那些露骨照片，偷偷传到你的手机上，再去刺激吴倩倩看。”

“海鹏，我也知道那样不好，可是哥们实在没有办法呀！谁让我那么喜欢吴倩倩呢？你要知道，喜欢上一个女孩子而得不到是什么滋味！哥们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哎！你这样做，只会得到她的身体，而不会真正得到她的心。她对你的亲呢，我怀疑，那是出于对潘龙的报复，而故意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女孩子的心理，阴晴圆缺的，你能探究得清楚？”

“哈哈！海鹏你就放心吧！我敢保证，吴倩倩是绝对只喜欢我的！她跟潘龙在一起那么久，都没让潘龙碰过她，

而把她那纯洁的处女之身，给了我。你知道，她在给我那夜说了些什么吗？告诉你吧！那夜，我俩吃完饭喝了一些酒后，她醉眼朦胧泪光闪闪地对我说：我好喜欢你那会说话的眼睛，以及你那性感的唇……天是蓝的，海是深的，我对你的爱是纯真的……”

米建伟的那些话，不，是他转述吴倩倩的那些念白，以及那首诗，就像一把刀子，在深深地挖刺着我的心。我的心在那一刻，仿佛就要死了一般，发生了剧烈的抽搐，血顺着已经破裂了的血管，突突地往外喷涌……

我一脚踹开包房的门，把坐在床上，正陶醉般抽烟的米建伟，像拎小鸡般的拎着脖子揪起，让紧跟其后的拳头，雨点般地捶在他的脸上头上。

待海鹏反应过来，拉开我俩的时候，米建伟的脸上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了，血还在顺着鼻子，不断往下滴滴。米建伟一把推开，正欲给他捂伤口的海鹏，像一只困兽般抖摆着身子，气势汹汹地说：“潘龙，你他妈的不是和吴倩倩已经断了吗？你他妈的这醋吃得真垃圾！老子……”

我呆傻在那里，任由海鹏捂着满脸是血的米建伟，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满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

领班像一个瘟神一样，不知何时，已站至我的身后，嘴里的骂骂咧咧，变成了怒喷双目的大吼：“潘龙！油得你不行了！我不在，你就给我闹起打架的事来了？赶快给我把地上的血弄干净！等待公司对你的处理！他妈的，这都招了些什么素质的人，不是偷懒耍滑就是打架滋事！”领班怒气冲冲地，边说边就要往外走。

“站住！”

领班感到意外地停止了脚步，缓缓地把身子扭转了过来。

“把你刚才的话，给老子再说一遍！”我怒不可遏的愤怒，终于被领班，临走时的那句“什么素质”给引爆了。话还没待说完，肚子上一脚面部一拳地，轮番照领班打去。

领班像一只死猪般哼哼着，不堪一击地倒在包房里。我冲出包房，经过客厅，径直向“金海港”的大门奔去。

从“金海港”大门出来，我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自由与轻松，仿佛“金海港”外，是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仿佛空气里都有那么一股，淡然清沁沁人心脾的气息。

领班不知何时，已爬到了窗口，捂着他那肿胀与淌血的脸，边指边冲楼门口的保安嚷：“别让那小子跑了，给

秋天没有一句商量的话（外二首）

□ 张洁琼

种植者已交出了秋天
许多果实正从阴影中挪着身子
往阳光下
此时我是不是应该把语言交给
他们
让他们用语言来分割时间
承受那些唾沫横飞的汉语

一排垃圾桶旁站着 一个老者
他俯下身的一瞬和政治无关
阳光却一如既往地照在他的背
上
是他唯一获得的温暖
是对我最好的安慰

鸡腿、垃圾桶、铁皮房
成了与他们为伍的名词
他每俯身一寸离光明就远一点
离食物就近一点
他想逃离这些高尚的词语
却苍白了政客者的面孔

站在汉语的伤口处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词语
我还是选择拾荒吧
可以用那些垃圾来制造词语
然后 供那些无耻的人
贴在我的额头上
让汉语站着

红花郎正抵达我的身体

按捺不住双脚
非得再次走近超市的柜台看看
红色的红花郎刷着我的眼睛
480元 不知是酒与自己的距
离
还是我和酒的距离
瞧着，瞧着
河里的鱼因水困惑
岸 是为谁搭载

480，在超市里很渺小
不是酒和我的距离
是480拒绝了我的距离
服务员问我

买吧——好便宜的
我问 480
是自己上岸的宽度吗

秋 天

我握春天的手很厚实
桃花、杏花、还有许多说不出的
名字
都不按时间地握成了许多成语
都是一道明晃晃的路程

夏天 我穿着短裙
简短了一些词语的直白
丰富一些动作
怕梅雨潭里的语言
给秋天设下 空长藤蔓不结果的
誓言

秋天还是来了
藤蔓齐放的成语
呈现出政客们的虚空
我握着这一树空枝
不如梅雨乱飞的吻



我把他抓住！”

六七名保安就向我围来，我下意识地把重心向下一压，然后就像一只兔子一样，趁人不备越过围堵窜蹦出去，快乐地对我的桃花源奔去……

从“金海港”洗浴中心逃出来后，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每次进城，也没有遇到领班的人以及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更没有所谓派出所传唤的担心。有的，只是自己那个月应得的五百元工资泡了汤。反正自己也想明白了，有得必有失，你在用拳头意气用事维护自己人生尊严的时候，就不得不付出一些不冷静冲动的代价。

我在电话里，托海鹏转达了我对米建伟的歉意，虽然他做的事有点卑鄙，但不管怎么说，我打人确实不对。海鹏安慰我，让我放心吧，他会好言相劝米建伟的，都是哥们！谁还没有个感情冲动失去理智的时候……

让我宽慰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那段时间里，新兰

矿务局吵吵的技校生分配的事，更是在我的耳朵里掀起一股欢乐而又激情的乐波。海鹏他们，仿佛长着千里眼与顺风耳，几乎是在我得知这一消息的同时，结束了在金海港的打工生活，返回到了新兰。等待着我们的是，人生路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次分配。

消息不谬，在他们回来后的短短一个月，分配通知单就各自传达在我们的手里。除了大雄没有接受新兰局对他的分配，继续干着他父亲小窑上如火如荼的生意外，我们几个，都乐不颠地接受了新兰局分配我们到鸽子矿的通知，并在心里进一步地期待着，鸽子矿劳资部门，对我们所进行的二次分配。

【待续】



落 俗

(长篇连载·之四)

□百川

第十一章：小满

一候苦菜秀

二候靡草死

三候麦秋至

初到罗马，谈不上有多兴奋，甚至比骆灵茜在来之前心里所计划好的种种繁琐与不适应都要表现得更加平淡。这里的人们总是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仿佛只要稍微加快脚步，就会暴露自己是异乡人的身份。好在当地居民只要是不喝酒的情况下多半还是和睦友善的，倒也不存在过分排外的担忧。

安顿妥当之后，骆灵茜已经跟随校方的统一安排，在市区先后完成了三场表演，但都无缘女一号的角色。如果说心理落差，这个来自东方的姑娘却丝毫没有叫人看出心中的不满。集体排戏时若有人突然忘词，骆灵茜马上便能背出任何一个角色在这一幕中所要接的话，神态语气、节奏轻重，精确到无不令人叹服。于是没过多久，团里的每一个人

都对这位中国女孩儿肃然起敬。

时间一长，与同学们相处熟络后自然而然就会交到新的朋友。在这里，课余生活简直丰富到令骆灵茜咋舌：几个年轻的波兰女孩儿第一次带着她闯进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小酒馆居然是在上午十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满满当当挤在吧台前收看体育节目的男人们几乎包含了各种年龄层次。比起同行的几位姑娘，骆灵茜一不善于搭讪，二也对这样的场合根本提不起太多兴趣。找了个借口准备开溜时，却与门外一个匆匆进入的服务生撞了个满怀。

“咚！”服务生一下没控制住身体，又被骆灵茜迎面一头撞到了下巴，顿时痛苦地蹲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

骆灵茜瞬间也慌了神儿，人生第一次遇上国际碰瓷儿这种别人几辈子也不一定遇上的事，吓得她赶紧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这下可不得了，旁人以为骆灵茜也受了伤，况且本身过错方就是服务生自己。下一秒，从里面卡座上站起两个法国年轻小伙子，朝着门口方向没

几步便赶了过来。

“美丽的小姐，你怎么样？需要我们送你去医院还是教训这个没有礼貌的臭小子？”

“哦！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唱歌剧的中国姑娘，我有幸欣赏过你的表演。”

骆灵茜移开一只手，朝两个热情的法国男孩儿眨了眨眼，却并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个。

“你真的没受伤吗？真是万幸，所以我们还是教训这家伙吧！”

蹲在地上的服务生一下跃起，但还是捂着下巴看样子确实疼得不轻。在法国人的拳头到来之前，马上向骆灵茜赔礼道歉。

“请看在同是校友的面子上，希望你不要向警察控告我蓄意伤害人身安全。因为我的身份……一旦被警察带去问话，后面的事会很麻烦。”

“校友？你也是第二大学的学生？”骆灵茜先是一怔，只见服务生点点头，眼神里似还带着一丝恐惧。

“拉赫曼，工程数学二年级学生。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我的的确确见过你。”

见服务生连忙掏出学生证，其中一个法国人便瞥了一眼，转身朝同伴低声说了句：“小心，叙利亚人。”

骆灵茜此时尚不明白这句话究竟隐含着何种深意，但也并不想因此闹大。赶紧说了声不介意，随后便出了酒馆。

在一次给当地一所社会福利院的义演活动中，骆灵茜再一次遇上以社工身份赶来帮忙的拉赫曼。与自己这种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有人群簇拥的境遇完全不同，他像是时刻都要保持小心，默默地尽一切可能远离人们视线的交汇。有时他则会从眼睛里流露出对于寄养在福利院中这些孩子们的一种羡慕，因为即使家园没有了，还是会有无数好心人来到这儿为他们送上关爱。不用为得不到新年礼物而难过，不用为温饱而发愁，甚至还会有精彩的卡通表演来

作为茶余饭后的助兴节目——大概一部分人确实向往这里的生活。

演出结束以后，大家纷纷开始回收道具。几个胆大的孩子拉着骆灵茜不愿离开，吵着闹着希望她再用小提琴拉一首曲子。盛情难却之下，骆灵茜搭弓上弦，可就在全部注意力凝于指尖上时，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个熊孩子直奔骆灵茜的后背“啪”地用力一推，瞬间失了重心。慌乱之中骆灵茜下意识握紧琴不至于脱手，因为面前还围着好多孩子，但已经张开一定角度的弓弦却直直扫向一个女孩儿的面门。千钧一发之际，拉赫曼从后面一抓小女孩儿的衣领，右脚向前一踢道具泡沫箱，小女孩儿稳稳落在箱子里面成功躲过一劫。

第一次，骆灵茜暴怒之下当众给了身后那小孩儿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知不知道，会伤到别人！”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惊讶万分，那孩子更是捂着脸半天才想起放声大哭，边哭嘴里边念着恶狠狠的诅咒。

骆灵茜抡起胳膊还想再抽一巴掌，心想怎么会有如此恶毒还不知悔改的孩子，却被拉赫曼抓住手腕及时制止。

院长及校方领导这才慌忙赶来，一个抱起孩子不停安慰，另一个对着骆灵茜连是指责。

骆灵茜攥紧了拳，一双眼睛已经泛红还渗着丝丝怒意。校领导打了个磕巴赶紧见好就收：“鉴于此次事态影响并不严重，且事出有因，但你作为第二大学的学生所做出的表现在太给学校丢脸。所以我要罚你，接下来的两周，每天放学以后都要来这里做义工。”

“好啊，动手打人是我不对。那他呢，您要不要也顺带罚点儿？”

校领导扬了扬头，一副“小孩子不归我管”的傲慢神色。

“蓄意伤人涉嫌谋杀，若不是拉赫曼救下那个小女孩儿你以为今天她的眼睛还保得住？”

“你胡说什么！”院长此时放声，但全然没有要批评自家孩子之意，“我们孩子年纪小，还什么都不懂，哪里会蓄意伤人，你不要狡辩事实！都怪你演出结束后还把那危险的东西放在孩子们面前，要我说都是你的责任！你们东方人最喜欢说谎，明明是你的错还要诬赖我们孩子！”

“年纪小？杀了人一样偿命。年纪小？满嘴说的都是‘去死，去死’这样恶毒的语言。你说他年纪小，好，我不说他。但我想问问你，院长大人，若是你平常就把这些粗俗无比教养全无漠视法律威胁他人健康安全的东西一点一滴灌输给孩子们，我想我有责任向市长先生举报这里的教育方式，请你届时配合调查。”

可能人们已经习惯了骆灵茜的谦谦忍让与随和，对于此时的咄咄逼人与决不妥协，最先感到诧异的竟是一直躲在她身后的拉赫曼。这样一番字斟句酌又条条在理的话从一位20岁的中国女孩儿口中说出，倒是也说进了在场一部分异国留学生的心里。

大家漂洋过海来寻找古罗马的先进与文明，却被眼前一少部分或是拙劣、或是自私狭隘的现象冷不防狠抽了一记耳光。原则上，有些人选择退一步暂避风头，毕竟异乡为客人微言轻；但还是会有另一些人选择坚持心中的对错善恶——我治不了你，那我就去找能治你的人。

为防止事情闹大，骆灵茜的义工惩罚在院长的亲自求情下得到免除，拉赫曼也建议最好到此为止。

心中堵着一口气的骆灵茜干脆把所有时间全部拿来排戏，生活一旦填满，便也没什么闲工夫再去想这糟心的事。

几场高校间的艺术巡演下来，口碑与赞誉一时间传遍了整个意大利校园。但随着傍晚时分一则爆炸性新闻的来到，拉赫曼这个看起来永远畏手畏脚的男孩儿又一次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今日下午17时，一架落于雅典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内，发现疑似“出血热”病毒携带者两名。根据身份确认，此二人均为叙利亚籍，以投靠亲戚为由搭乘本次航班。目前已经送往雅典市区医院，等待与该二人的亲属取得联系。」

“听到了吗，出血热！一旦被传染几周就会毙命！”

“又是可恶的叙利亚人！”

“雅典离我们这儿可不远，会不会下一个就会有病毒携带者潜入罗马？”

“我要回家，这书我不要念了，我要回瑞士！”

骆灵茜刚刚从佛罗伦萨结束演出回来，一时间还搞不太懂大家这样群情激奋的原因，但却敏感地捕捉到一丝凝结在空气里的严肃。

“骆，你总算回来了。谢天谢地！”隔壁专业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男孩子从远处跑来，但事实上上年纪要比骆灵茜还小上一岁。

“顾笙。”骆灵茜面带微笑地招招手，最近一段时间里能够讲母语的机会，可谓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正要向他打听近期学校里都有哪些新鲜事发生时，顾笙却抢先一步接过骆灵茜手中的行李。

“我知道，琴盒要你自己拿。”

骆灵茜笑着点点头，便也不再推辞地松开皮箱，接受他的好意。

“你知道吗，下周举行学校开放日，一些周边镇子里的人到时候都将赶过来参加集会。往年这里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不过今年的游客要远胜于过去，刚刚五月而已市区内大部分酒店房间便已经订购一空。估计到了下周，咱们这里也会变成下饺子的大锅。”

骆灵茜若有所思地跟在顾笙身后，心道原来大家竟在为这种事而心生不平：“怕吵还不好办，找个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躲出去，避几日清闲再回来。反正开放日时学校必然要停课放假，欧洲这么大，总会有没去过的地方。”

“不用欧洲，意大利就有！”顾笙转身，无

比兴奋地朝骆灵茜推荐，“我听说西西里简直美如画，虽然来意已经两年多，但因为路痴严重到根本无法一个人出门，所以最远只去过梵蒂冈……”

骆灵茜强忍着两颊不断抖动的肌肉：“你说你出生在台湾，什么样的岛你没见过？”

“是台北好吗？台北！台南那些原住民县我一个都没去过……”

“哎，究竟放几天假呢？如果来得及，我们就去西西里吧。”

顾笙眨了眨眼，把手里的皮箱一丢直接向骆灵茜张开了拥抱：“美女向导万岁！”

等到出发之日，罗马市区道路的拥堵情况的确超过了两人的预判。紧赶慢赶到港口，码头上排队检票的队伍已不足十人。刚刚在队列末端站定，松锚启航的汽笛声便由海上传来。

“吓我一跳，明明是隔壁船即将离港，我们这趟还有足足五分多钟呢。”

顾笙的担忧刚一落地，岸上关口方向又飘来一声呼喊：“等等——请等一下，还有人要上船——”

骆灵茜只觉得这口音似有些熟悉，一回头，果然正对上拉赫曼一双浑圆的眼睛。

“西西里？”

“迦太基。”拉赫曼摇摇头，但余光清清楚楚捕捉到了身边顾笙手扶心口暗暗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简单寒暄过后，三人一同上了船。与拉赫曼的拘谨不一样，顾笙全身上下都一副硬邦邦时刻绷紧的状态，令骆灵茜也情不自禁紧张了起来。

“天气这么好，顺风顺水地说不定会提前到呢。”

“只要别遇上恐怖分子。”顾笙冷冷的回道，望着拉赫曼铁青的一张脸，又向骆灵茜身边靠了靠。

“哪里会这么寸，偏偏遇上恐怖分子！再说放着那么多石油大亨不劫，来找几个穷学生寻开心，他们不是浪的？”

“你会知道恐怖分子是怎么想的？他们都是疯子，同归于尽时能拉来一个垫背他们就不输此行！”

骆灵茜用肘部戳了戳身旁越说越来劲儿的男孩儿，警告他出来玩儿别坏了兴致。可顾笙斜视向坐在对面的拉赫曼，语气里不见缓和：“有些人，你最好别让他平日的假象给蒙蔽，人心深浅最难猜，也最超乎想象。”

类似的话，钟山以前也委婉表示过人性复杂切莫轻信。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在指责同一类行为或者某些固定人群的时候，那么必然是有什么触怒了集体的神经。

由此便一路相安无事。骆灵茜强行把顾笙的头转向舱门外广阔无垠的海面，为使他不再出口成伤，便将自己包里准备的零食全用来堵他的嘴。

航船在驶进利帕里群岛海域以后，天气骤变，海浪颠簸致使舱内的全部旅客都已经穿戴好了救生衣。顾笙一只手抓紧骆灵茜的手背，不多一刻便已有痛感传来。

“放松，放松，你可是台北来的，别给家乡丢人。”

“骆……你看那儿，就是那个黑色的东西，是不是……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骆灵茜当下一惊，顺着顾笙所指的方向看向舱门外，果然远处海面上一个黑色物体正快速朝他们驶来。既没有悬挂任何公司标识也不见船头船尾有任何国家国旗的影子，宛若幽灵般突然出现在茫茫大海之上，并大有来者不善之意。

一时间，船长简明扼要地通报了由于雷达未能及时检测到对方船只、而地面塔台也并不清楚对方航线与具体位置所以未做出有效提醒，舱内霎时间便掀起不小的慌乱。

待两船靠近，顾笙一眼便看到从对面甲板上不停有皮划艇被抛入水中。跟着有人跳下了船，十足全力向这边划来。

“是海盗！”

“不，是难民！叙利亚难民！”

船舱里又一次炸开，男人们全都拥上了夹板，试图用手里的水瓶丢向海面上的人们来阻止他们靠近。

“他们想登上我们的船，想非法潜入欧洲，这些慌不择路的暴民！”顾笙将手握成拳，重重砸在扶手上，“他们把船改装以后可以避开雷达监视，这些蛇头根本不讲信义，只要收了钱，只管把人送走，但送去什么地方全看他们心意。”

“怎么会……”骆灵茜目光一错，无意中竟与拉赫曼四目相接。

“这是遇上了我们，不然我估计再往前没多远，这些人便都会被丢下海喂鱼。”顾笙此时也转头看向拉赫曼，言外之意他应该最清楚这里面的交易。

拉赫曼冷哼一声，换了个坐姿但眼神依然紧锁海面上正在争分夺秒逃命的人群。

这时已经有人从船尾抢先登上甲板，待旅客们纷纷赶到刚刚形成对峙，侧翼却不幸失守。越来越多的难民挤上了原本恰好座无虚席的客船，不多时便已经达到了最高载重上限。原本情绪就激动的旅客们此时更加疯狂起来，当面对难民们的寸步不让与不听规劝，男人们便不再坐以待毙。一场关乎是生还是死的战役，已然拉开。

船长继续艰难驾驶着已乱成一锅粥的客船向南前行，终于在利帕里岛沿岸十海里处，遇上了海上巡逻船只。

警笛声由远而近，船上的喧闹才渐渐被压制下来。顾笙一直将骆灵茜护在身后，而就在巡逻队员即将接管船只时，一个难民突然由后面直冲过来，抓起座位上一个书包朝顾笙的后脑重重砸去。

“咣当”一声，顾笙便倒地昏迷。船舱里又一次陷入慌乱，那个难民丝毫不管书包上还粘有顾笙的血迹，反手一背，趁乱逃向船尾，一纵身跃入海里。

巡逻队朝天鸣枪，这才镇压住两边已经打红

了眼的人群。

停船入港，半途上船的难民全都双手抱头排成一列蹲在甲板上，等候当地警方前来接管。顾笙已被地面医疗队紧急送往医院，骆灵茜本想跟去，可身背后还有一件麻烦事，正等着她协助调查。

“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我是合法留学生，不是难民！”拉赫曼手脚并用地在给一名巡逻队员解释。

“那么请出示你的证件。”

“跳船那人，他带走了我的包，这你们都看见的，我的证件都在那包里！”

“小伙子，很遗憾我并不喜欢这个故事。”

“她……她可以帮我证明，她和我同学！”拉赫曼一指骆灵茜，如看到最后的救命稻草般眼神里闪着希望。可当时骆灵茜正在照顾顾笙，直到医疗队来之前都不曾朝岸边这里多看一眼。

“好了好了，不用再白费力气了。这条船上所有人今天都要回警局里配合调查，请大家清点好自己的行李，一会儿准备上车。”

如果下次推荐，异国小岛上的临时羁押室绝不是什么风景宜人的好去处。

尽管骆灵茜已经为拉赫曼口头证明他并非非法入境，可受限於身上确实找不出可以证明其身份的材料，最终决定明天一早统一先遣送回国。

“不可能！你们凭什么遣送我回国？你们有什么权利？我的身份是合法的！我是第二大学的合法留学生！”

“既然你到现在还无比坚信你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回国后可以重新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去备案，只要手续完整，意大利随时欢迎每一位合法公民。”

拉赫曼面如死灰般瘫坐回椅子上，而人在极度惊恐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害怕，在超过临界点时则会全部转化成愤怒。

“你们以为，一旦回去，我还能够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离开那个国家？你们看看这些人，好好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些满身是血的叙利亚人，他

们能走到这里哪一个不是踏着同胞的生命！而你们呢？你们口中整天高喊的民主和国际人道主义又在哪儿？”

“我们也是遵照上头的意思办事。你若不满，回国以后尽可以投诉。”

拉赫曼暗暗捏紧了拳，看着已经有人录完口供带着行李离开。此时骆灵茜从前厅走来正站在一边说情，可对方态度同样不留一丝余地。

“就算他真是第二大学的学生，可他也承认用来袭击伤人的背包属他所有，是否有同伙嫌疑，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骆……救我！求你！”

“这位小姐，您的笔录已经问完，请您即刻离开不要妨碍我们公务。”

“骆！你不能走！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国！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出去！”

“小姐，请你离开。”

“骆——”

骆灵茜垂下眼，不忍去看拉赫曼无助彷徨的目神：“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说完，便转身出了大门。

晚上十一时，骆灵茜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拿出手机扫了眼时间便又放回口袋。悬挂于墙壁顶端的电视尽管声音不大，但依然是“出血热”病毒的最新情况与防范要点。血袋已经先后调运了三次，实在无法预判这场手术还要持续多久。骆灵茜将背包由腿上抱至胸前，想以此减少身上体温流失。可下一秒顿觉眼前一黑，不知被何人用布口袋罩住。刚要伸手去扯头上的阻碍时，颈部传来一记重击——书包由腿间滑落，人也失去了知觉。

待醒来时，目及所致不知是在岛上的哪一处废弃的木房内。拉赫曼把着门，满脸扭曲目光中透着凶狠。骆灵茜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怎样逃出来的，可她一瞬间便明白了他的用意——

“你是在怪我……把你一个人丢下，自己离开？”

“没错！你们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们只看到自己，心里只装着自己，连一个流行病毒哪怕是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推卸到别人身上！反过头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一边说着风凉话一边向我们施舍着廉价同情。你当我们是什么？是狗吗？还是连狗都不如的牲畜？我在罗马整天低声下气，申请不到奖学金没关系，我可以自己靠双手来打工攒学费。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的活下去。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帮我证明？不留下帮我作证？我待在这个国家是合法的，为什么要被遣送回国？我不要回去！我不能回去！那个国家只剩下战争……我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许多计划等着我完成……如果被遣送回去，就都会变成遗憾……我的后半生就都会活在遗憾里，那样还有什么意义？你应该懂遗憾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种明明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计划到头来只能被绝望替代。你知道什么是绝望吗？就是现在……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拉赫曼突然向骆灵茜冲去，两只手死死掐住她的咽喉，语气里布满狰狞，“来吧，我给你机会，说出你的遗憾，然后我们一起回罗马，你继续在台上表演，我继续在台下为你鼓掌。像以前一样，我们都不要带着遗憾从这里离开。”

渐渐窒息的感觉是随着越来越大的手劲儿由项上传来的。拉赫曼虽这样说，可力气却不由越使越重。骆灵茜已从刚刚的呜咽变成了半点儿声音也叫不出，两只手慢慢挥舞不动。突然，拉赫曼将她放开，任由她蜷缩在地上止不住地大声咳嗽，脸上终浮现出狂妄的笑意。

“我不会跟他们回去，因为我不能死，一旦我死了，没有人会帮我完成那些遗憾。可你居然要把我交给那些冷血无情的家伙，你想置我于死地，你和他们全无两样！舞台上的戏词将你们捧为天人，可骨子里依旧改变不了随意践踏其他民族的优越感，这就是人性！我要改变心意，你这样的人不配再回到罗马。打个电话吧，给你最爱的人，告诉

他你的遗憾，这一点上你要比我幸福——因为你们死去了，至少有人还会替你们完成。

电话很快就拨通了，首先响起的是钟山略显疲惫的沙哑嗓音。

“喂？”

“如果，别人问起关于我此生的唯一一件遗憾，你便告诉他：可惜，从现在以后，我再也不能……见到你……”

“喂？喂？骆灵茜！你在……”

手机被拉赫曼抢走，骆灵茜不住向后退，那人也不断步步紧逼。眼前一阵黑暗以后，再次睁眼，只见到顾笙缠着满满一头绷带的大脸旁边，还多了一个人。那人一身白衣，脖子上还挂着医用口罩。待骆灵茜双目渐渐恢复正常焦距以后，看清了那人的脸，泪水便再也一刻不停地模糊了她的视线。

“别怕，我来了。”钟山接过骆灵茜的怀抱，安抚地轻轻拍着她的发顶。

“这次多亏当地警方发现及时，也多亏小岛本就不大。哦对了，还有多亏你那个电话，直接帮助警察定位了案发现场这才救了你一命。”

钟山朝顾笙点点头，示意解释得精准到位十分完美，但伤员此时需要休息，其他话可以留到以后再说。

顾笙被钟山以眼神赶走，拍拍骆灵茜，说自己也该退出病房。可无论如何骆灵茜就是不肯撒手：“我差点儿以为，会就这样死去，再也……不能见到你。”

“那就让老天试试，看它能不能把你从我生命里夺去。”

第十二章：芒种

一候螳螂生

二候鹏始鸣

三候反舌无声

大学四年，其实放在人这一生之中，并不算太长时间。至于说被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意义，只有过来人才知道——既不像外界相传的那般邪乎，也没有小说戏剧里描绘的那样精彩。日子嘛，同寻常百姓家里一样，偶尔会有些大大小小的不如意。可若论有人在大学里得了好姻缘、好工作、好前程、好人脉，这些江秀月通通不会羡慕。她只得了同寝室里两个姑娘，是那种可以放下身段、家庭、脾气、秉性用一生来维系的朋友。

临近毕业前夕，除了要花时间应付答辩之外，还有各种各样花样创新的表格如雪片般纷至沓来。白天，日子繁琐而忙碌。可只要一到夜里，各种约酒的局全都打着“散伙饭”的名义让人想推都不敢往外推。

“四年同学一场，今儿这顿以后，大家天南地北，改日江湖再见！”

每每话至此处时，江秀月多半要先抿一口酒来压一压心口的反复。不得不承认越是在这种时节、这种氛围与环境之下，类似这样的话往往能带给人最大的冲击和伤害。虽不是故意为了煽情而煽情，可一旦牵涉到“离别”，无论再铁石心肠的人又有几个能够抵挡得了宴席散尽后的萧索与寂寞！

于是每到毕业季，都成为江秀月“生意”最忙碌的时候。人人都争先恐后想把最美好的时光与最亲近的人一起用光影定格，所以不管托了多少层关系，一定要请这位摄影系第一把刀来亲自掌镜。

唯一特别的是，关于“毕业”这点事儿，这一回也终于轮到了江秀月自己。

若论这几天来江秀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趁着天刚擦黑时相约几人，各自备好所偏爱口味的啤酒，再带几样小食共赴操场，提前占领地盘。由音乐系的代表来负责暖场和领唱，传媒系负责回忆四年携手所一起共度的点滴时光，设计系与建筑系的正全神贯注紧盯着飞行棋盘上的焦灼局面。而此时，江秀月难得在一天里找出时间放空，就这样平躺在晒了一天满是干草味的草坪上望着夜空

深处，有一句没一句地轻轻跟着被晚风吹来的歌声……

“叮叮”短信提示音响，江秀月坐起身两只手在草地上摸索着手机。受限于夜盲症所带来的不便，铃声第二次已经响完，江秀月居然还没有找到手机在哪儿。

“哟！是魏兵呀，这小子竟然还不死心？”同宿舍的二宝从一堆零食下面轻而易举地翻出了江秀月的手机，“明日下午，奥斯卡影院，《神奇海盗团》，16点45分。”

“动画片？他心理年龄几岁啊，幼不幼稚。”大美从一旁插话道，“直接回，姐姐没空，你自己去玩儿吧！”

江秀月白她一眼，接过手机解锁，拇指飞快地在触屏键盘上敲出“没时间，谢谢！”点击发送。

“改天约出来讲讲清楚嘛，这是何必呢？”

“讲过了，讲不清楚。”

“有什么讲不清楚的？说我不喜欢你，你不是我那盘菜，一天拒绝你十次还看不出来吗？没事儿多琢磨琢磨眼前，少惦记别人家院儿里的小鹿。”

江秀月抗议：“通常一般人这时候会比喻成天鹅。”

“是吗？”二宝反问，“不过这是重点吗？你倒是说说，眼瞅着咱们都毕业了，你还打算让人家苦等下去不痛快给个交代？”

“给什么交代？”江秀月气笑，“怎么坏人都是我来当？就跟你说的一个样，一天少说拒绝他十回八回，这人就是打不死、踩不烂、揉不碎，又不是我叫他等，凭什么让我负责？”

“哎，作孽哟！”

不理二宝的阴阳怪调，大美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江秀月的大腿：“也怪你命中该有此劫难。”

“我知道！这叫贱人自有贱人磨。”

江秀月朝二宝呵呵一笑，抬腿就是一脚：“一边儿玩儿去！”

“没关系，姐姐支持你。不喜欢的任他嘴巴

里讲出金山银山都没用，宁缺毋滥！我们小江这么优秀这么懂事的一个姑娘，一定还会遇到更好的姻缘。”

在一边儿玩闹的几人闻声也纷纷端起了草地上的啤酒罐：“为我们大美的这一番话，必须敬一个！”

“对，无论如何，遇到任何事都不能委屈自己！”

“祝几位美女都能如愿早日遇上自己的心上人！”

“祝这份情义永不褪色！”

“哎？小江，你也说两句啊。”

“好，好。那我就说……愿时光不老，我们未来再见。”

如果说外表的冷漠只是因为害怕受伤而精心打造的伪装，那么临别的泪水则足以冲毁一切高高竖起的心墙。

江秀月原是一个壁垒森严的人，不易接受一些肢体接触。可当二宝哭成泪人似的站在楼道口轻轻拥住她时，两条环在腰畔的手臂却突然将江秀月整个人箍紧。

“我结婚你一定要来！不管到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来！”

江秀月拍拍她的背，一连哽咽着答应了三个“一定”。但随后，自己却泣不成声。

这时，一直有长姐风范的大美手里拖着拉杆箱从宿舍出来：“行李就这些了吧？”

江秀月点点头。

“走，送你去车站。”

直到由站前广场上的自动取票机换完票，两人的眼泪才勉强算是止住。叮嘱完一些路上注意安全之类的话，大美便不舍地与江秀月在检票口前道别。

顺利来到候车大厅以后，一看时间尚早。江秀月跑至窗口边上从二楼望向广场中大美孤单的背影。想要真的什么都不在乎，说来简单，可真正做

起来时才发现滋味竟是这般的撕心裂肺。原来人真的做不到对所有人或事都置身事外，哪怕只投入了一丝轻微的情感、哪怕什么都没有付出却随时间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当有人从你身上把这一切抽丝剥离时所伴随的那种痛感一定会粘着血肉、烙进灵魂。

“喂，你在哪儿？”

江秀月带着一抹轻笑缓了口气，这才不慌不忙接起老三打来的电话：“高铁站。”

“今天就要走吗？我还计划着，打算去送你。”

“不必了。”若是有心，怎会等到现在。

“行李多吗？”

“不多。”

“那好，一路顺风，注意安全。”

平静地挂了电话，嘴角的笑意更深，不过有一半连带着嘲笑自己：我居然会对这种人心生好感，当初是疯了吧？他若当真表里如一为人敦厚，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骗人？什么来送站，什么下午有课没时间，什么刚刚吃过了所以不饿，全都是自以为是的自我保护。出身不好怎么了，家境贫寒又怎么了，难道他以为我会因此戴上有色眼镜来待他？若我真有他所想的这样不堪，当初在打听到这些情况的第一时间干嘛不抓紧远遁，反而期许着细水长流般的不断示好。怪只怪错将好感当成是一场等价交换，以为付出，必然会等来满意的结局。但好感这种东西，说去就去。为了一个一心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颜面而不露怯的家伙，和他那可笑的自尊与虚荣感，又有何放不下、断不净呢？

狠心吗？

江秀月笑着摇摇头，表情一副释然。人人都说她故步自封，偏执又难于规劝。这大概与见多识广有关，当一个人可以随意捏起知识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便不再需要其他人善意也好、恶意也罢的进言。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一些男孩子，越来越难搞定拥有自我主见与意识的21世纪新都市女青年的根源。

回到记忆中的小城，天色已近傍晚。从站台一路穿过地下通道大约用了三四分钟，直到搭乘扶梯终于升回地面，才算是再一次认真而又完整地审视这座城。

马路上正在跑的，是新能源纯电力出租车。广场东南角上，赶来跳广场舞的大妈一个个活力四射。负责安保的两队特警在完成交接班后，其中一队坐上炫酷的敞篷吉普向马路尽头驶远。就是这样一座城，每当离开再回来，总能带给人一丝别样的惊喜。

走到广场外围的落客区，江秀月眼睁睁瞧见最后一辆候客的出租车被街对岸烫着金色爆炸头的大姐勾走，心中一阵气愤难平。正准备低头用手机软件叫车时，却遇上系统呼叫繁忙，不得不退出界面再点击重试。而此时，一辆空车刚好驶过江秀月身边，司机师傅朝她看了看居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便一脚松了刹车，又向前滑出十几米。

“我去！几个意思？”江秀月终于发现了面前一闪而过的出租车，正要拖着行李往前追时，突然脚步似灌了铅般被钉在了原地——车子在一位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士身边停住。那人所带行李不多，只见他一拉车门将一个手提包扔进后座，人便也跟着上了车。

尽管短短数秒，江秀月却无比肯定：是他，钟山也回到了这座城。

积郁在胸腔里的呐喊像是下一秒便要爆炸般冲击着江秀月的四肢百骸，连牙关都跟着抑制不住地“咯咯”颤抖。她想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可这两字已经在心底被深深埋藏了四年。四年里物是人非，有太多的可能会使原本温馨无比的老友相认变成一场尴尬。这样的风险，江秀月冒不起，所以此时此刻最好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放他走远。

到家以后，首先安置“馒头”回它那整洁清爽的小窝里待着，又新添了水和食物。随后的几天时间，看着一封封投出的电子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实没有想到现如今劳务用工市场竟如此一副萎靡。

这天正好赶上去人才市场办理档案确认及委托的一众事宜，看了几家驻场招聘企业的用工简报直让手捧学士学位证的江秀月面露苦笑：水管工、电气焊、货车司机，在这些纷纷标注月薪4000元包吃住外加绩效的诱人条件之下，用一行小字写着文员及电话客服每月1500起，括号可接收应届毕业生。

江秀月一度以为是自己眼花，可白纸黑字又将现实活生生送到眼前。看来百无一用是书生无论搁哪个年代都有它自身的道理——换做是自己，同样不会叫一个学行政管理毕业的毛头小子第一天来公司上班，就真的为我管理行政。

待一应手续全都办完，也足足磨掉了40分钟。夏日就是有这样的益处，明明已近下午四点，可外头的太阳却叫嚣着似乎这一天还有很长。

自古便有店大欺客的说法，而放到如今，但凡企业初见规模以后，对于新人或者实习生则会把头一年的薪水压得很低。没办法，谁叫这一年年年的毕业生如流水一样过境无痕。手握会计师从业资格与教师证的学子们哪里能随随便便去到国资企业与公办学校，还不是全都一个个临时委身在私营小企和补习学校里。从不敢迟到早退，风雨无阻，每天要换成三趟公交才能回到与人合租的住处。实在挨不下去了，便挥挥手与这座城市告别，将曾经走出校门时所有关于未来的憧憬连同自己的青春就这样留在这里。买张长途汽车票，回到双双已经年迈的老父母身边。要不了多久，娶妻、嫁人、结婚、生子，茫茫一生几人称心如愿？还不都是凑合过嘛。

一周后，江秀月顺利通过了一家个人摄影工作室的应征，作为一名摄影师被留下。规模不大，仅数十人的一支年轻团队，可想而知能接到手的工作量自然也没多少。薪酬嘛以实习生的标准，当然不高，可胜就胜在离家近，只需要15分钟车程。通常在没有工作安排的时候，江秀月一边写着小说，一边继续补充精神食粮。有时会和同事之间一起交

流新上映的电影，可惜大家侧重点总是很难统一：构图、色调、长镜头类似这样业务以内的还好，就某一点稍一发散，话题便无人再接。

“呵呵，挺好，我还是写小说去吧。”

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月，这一天，心血来潮的母亲突然自己搬来小板凳坐在了江秀月床边。

江秀月坐起身顺手拉来个靠垫，把手里的书用书签折好，一副等着对方先开口的样子。

“我托小武阿姨给你介绍了个男孩子。”

“什么？”江秀月只是夜盲，但并不耳背。

“刚参加工作两年多，收入稳定，大你一岁。”

“等一下……大我一岁但是上班两年？专科生？”

“怎么，你个本科生就了不起啊还挑别人学历！”

“呵呵！”最近网上正流行：若要最快结束一个你不想聊的话题，只需要回复对方“呵呵”就可以轻而易举办到。可江秀月试了，不灵！

“我已经把你电话给人家了。成与不成，先聊聊。”

第一天，风平浪静。江秀月暗暗得意——莫不是电话号码弄丢了？

可到第二天傍晚，电话来了。没说两句，对方直接建议：“我们还是加微信聊吧。”

“哦。”江秀月有什么不同意的，反正谁省话费谁知道。

对于江秀月无往不胜的冷淡态度，那哥们儿在坚持了整整一月每天早上的“问好服务”之后，终于识相了一回，消失的无影无踪。

为此家里“太后”很是不满，硬是将嫌贫爱富的帽子扣在了江秀月头上：“你不就嫌弃人是个工人吗？还大学生呢，年纪这么小就学得这样势利！”

“妈，你还知道他是个工人啊……”

“妈妈给你介绍的，怎么可能事先不打听清楚人家的底？”

“那你还坑你亲闺女？我俩在文化上面的代沟，少说之间差着20年。”

“就你读书多，就你能是吧！”

“怎么话到你嘴里，这爱学习反倒像是在骂人呢？”

“人家好歹是国企正式工！爹妈都在老家，将来若是成了婚买了房，家里就你们两人，多好。”

“哦——还是个外地来的。”

“嘿！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老是抓不住重点？”

“大概是咱们看问题角度不一样，重点自然也不一样。”

“你……那你说，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肯找？过完年你可就24了呀……”

“23。”江秀月字正腔圆地强调。有时真的搞不懂，这种总是巴望着自己家孩子一年比一年老的家长，究竟是何种心态。“明年年底，才满23——周岁。”

“哼！”而往往当一方因不占理而词穷，终败下阵来的失败者，则都会愤愤不平却又夹着尾巴离开。

甩开膀子尽可能去实践和论证吧——知识武装大脑、知识改变命运，不由得你不信。

而江秀月的“不将就”，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在年少时，最好不要遇上太过惊艳的人。

第十三章：夏至

一候鹿角解

二候蝉始鸣

三候半夏生

一年前钟山由意大利归来，刚好错过了保研申请书提交的最后时间。不过好在他本已打算好了要离开这座城市，所以尽管系里几位主任教授深感

惋惜，可钟山实际的心理落差，并不如别人想象的那样大。

返乡之前，钟山得知骆灵茜前不久已经回国，并约了这周末在常去的火锅店碰面。

那一晚雨势很大，钟山等了好久，才终于见到已比一年前出落得更加美艳大方的女孩儿。只是这次相见，竟是为了又一次分别。

骆灵茜将雨伞留在门廊处的挂钩上面，自己径直入座，见钟山已将菜点好，杯中热茶正漂浮着缕缕蒸气。

“你在信中说，这次回国，打算直接毕业？”

“西方的教育再怎样开放无所受限，但也只是一份珍馐美味罢了，尝过了就好，知道各国间的个中滋味。像我这样一个资质一般、连自我保护都做不好的普通女孩儿，有一碗家常便饭就够吃了，何苦非要挤进上流社会。”

“比起以前，你讲话可是更加直白了。”钟山一笑，但心里却是一阵欣慰。

“以前喜欢把事情想得复杂，想把所有利弊都看到，等到做起来时才发现束手束脚。既不敢轻易违规越矩，还要时时照顾每一个人的心情。现在想想，简直太傻了。人的命，真的会在不知哪一天突然走到终结。想想还有那么多心愿和遗憾，还真是不甘心。”

“现在欧洲局势的确大不如前，不去了也好，至少朋友都在身边，家人也离得不远。万一有什么，随时都能帮衬。”钟山笑容一振，将温了的茶倒掉，重添了一杯新茶，“刚好菜都上来了，边吃边聊。”

这次与骆灵茜相见，叫钟山的的确确发现了这小姑娘性格上的重大转变。从眼神里也不难看出，少了往日的优柔，却多了对现世的坦荡。大概也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样一次生死变故才会有她这样痛彻的改变吧，但究竟是否算好事一件，钟山却未敢断言。

“返乡的车票，定在哪一天？”

“明日中午。”

骆灵茜拿筷子的手一顿：“这么急，离校的手续文书，都办好了？”

“陆陆续续也折腾了近半个月，明天把宿舍门钥匙一交，便真的要与这里告别了。”

骆灵茜低着头往碗里不停夹菜，气氛一下冷场，连刚才还在不停沸腾翻滚的锅里也随着几片青菜下锅而归于平静。

“你呢，打算毕业以后，留在这里找工作吗？北京其实挺好的，机会多，你的留学经历再加上有老师推荐，应该会签一个高水准的演出院团。国内国外这么一走动，再拿几座世界级金奖，到时候还回到这儿，随便被哪个大学一聘，安安稳稳一辈子代课教书。”

“你还是改不了替别人规划未来的毛病。”

见骆灵茜把筷子一放，钟山自知失言。忽然想起那日去罗马留学也是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才使她日后落难险些命丧异国。而今……自己只是想，她可以一辈子平平安安的，便已经是全部的夙愿。

骆灵茜将钟山的歉意看在眼里，并不打算深究。饮了一口水，方才平静地开口道：“其实我想问你……”

“对不起。”

骆灵茜微微有些惊讶地抬起头，以为他是为刚才的有所冒失而道歉，可忽然却一下子想明白了其中深意：你已知我所要问话是想要与你一起回到我们彼此最熟悉的那座小城，而你一句简简单单的对不起，表面上看似是放低了姿态来维护我的颜面，可我知道，你是不想让今天的饭局变成使我们两个都尴尬的散伙之宴。

钟山什么也没再说，只是为她添满茶杯。以自己人情练达通晓世故的能力，又怎会猜不中这个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姑娘、这么些年一直暗暗藏

于心底的那些小心思。

这一年，她变得勇敢，也变得不再那样容易受到伤害。可她依然学不会该如何保护自己，又或者，能伤害她的人，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

从火锅店出来，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布满了水蒸气与泥土被浸润以后的清爽。本以为会送骆灵茜回去，钟山却把她带到了宿舍楼下。

“等我两分钟。”

不多时钟山从楼里走出来，手上多了一件装饰有些古旧的小提琴盒。

“算不上十分名贵，但弓弦与琴头的样式我看着十分特别，便想一定要送给你。”

打开琴盒，被雕刻成天鹅展翅的小提琴头跃然在骆灵茜面前，两扇羽翼光洁饱满，欲飞还停的造型栩栩而生。琴弓处只单有一方已经全部舒展开的翅膀，向外跃起飞扬。手指握处，温润圆滑。叫人不难想到此琴之前的主人，定也十分爱惜。

见骆灵茜爱不释手的样子，钟山也十分高兴——总算做了一件对的事。

“明天就走了，有什么想听的曲子，我拉给你听？”

“就那首，元旦晚会上，因为替我排练合唱而没能演出的那首独奏。”

骆灵茜一时愕然，断没有想到他还记得十年前的那件小事，而她也从未设想会为他演绎这样一首特别的曲子。

当维瓦尔第的《冬》响彻在医科大学雨后满是静谧的夜空中时，宿舍楼间、远处的操场、图书馆内遍布学生的自习室、以及连接外面的每一条小路，全都在声中提琴的低沉与悠远、难过与安详。

钟山静静地站在一旁，眼前似涌现出两人一起携手至今的点滴画面。突然琴声一转，变得急促激烈而又灵动高亢：

想起了那一日站在手术台上，与死神争分夺

秒，只求老天可以将这个善良美好的姑娘送回到自己身边。因窒息时间过长，意方医生代表均已宣布放弃，可老天还是将好运给了这个单纯而美丽的中国姑娘。

忘不了在术后观察的空档期，顾笙带自己冲进拘留所将拉赫曼揍到满脸是血时的情景——对于迎接暴怒之下的铁拳，那双溢满了恐惧的眼神里并不知道正在宣泄着满腔愤恨的这双手，竟出自一名前途被无数人看好的西医身上。本该那般娇贵，至少也该用在治病救人身上，而非像现在这样，拳拳到肉地打在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脸上。可他伤害的，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最在意的亲人。

转到普通病区以后，钟山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除了照顾骆灵茜，还要耐心安抚电话那头的骆父。临回国前，手被她紧紧攥住，眼中的不舍是任谁看了都难以忍心拒绝的楚楚可怜，但依照使馆方面的规定自己必须离开。

相见时难别亦难，隔山隔水心相牵。

琴声未停，我们未老。唯有好好彼此珍重，才是为下一次相见时所做的最好准备。

当双脚再一次踏上心中那一方故土时，对于离家几年在外的游子，无所避免都会在心里升起一丝激动。坐在改换一新的出租车里，因为所去地方过于偏远而不打表的传统依旧叫钟山心感熟悉。

正处在下班高峰时段，车载电台里一没有时政要闻、二不播金融热点，但见司机大哥边哼着与电波里所传出同样频率的小歌，一边美滋滋开着车，倒是让钟山一时把握不住这座老城里的最新风向。

细听之下，这电台里的声音，竟似乎还带着一种熟悉。

“好的，刚刚一首《新不了情》由‘诗人’翻唱，送给点歌的这位‘爱吃蘑菇’的小妹妹，希望你高三复习可以多加油，明年能如愿考中自己喜欢的大

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来电。”

“我想听‘诗人’为我一个人演唱，粤语的《我知你好》，我可以不挂线，就在电话里听。”

粤语？钟山苦笑，现在的电台节目也真是拼了，为了能挽留收听率，还真是把主持人都一个个逼得满身本领。

“师傅，劳驾打听一下，这节目里的主持叫什么名字？”

“哦？外地人吧，在我们这儿这一两年来几乎无人不知他们名字。”

“在外念了几年书，今天刚回来。”

“我猜就是。这个节目都火了一年多了，每一期都有好多人在追，主持人叫小雨，好多女生一天打十多个电话都不一定接得进去。都是一帮动不动就爱咋咋呼呼的小姑娘，像我这种单纯为了音乐才收听节目的现在可是不多喽。”

“小雨？”钟山重复道，可又因司机师傅的口音而无法辨别究竟是哪个字哪个音。说到这明亮动听的唱腔，与印象中那个总是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音色竟有七八分相近。于是他大胆推测，司机师傅说的，也许就是“小毓”。

“真的有好些姑娘都喜欢听这么无聊的节目？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他确实不怎么受人待见的。”

司机大哥突然一脚急刹把车站住，大为惊讶地转过头：“你……和小雨是同班同学？”

“是啊，初二他转来以后，就我一个肯搭理他每天和他玩儿。”

“得嘞！今天叫我遇上小雨的同学，什么都不用说了，车费给你按表走。”

钟山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但也先谢过人家的好意。

“其实除了听歌，我觉着小雨这姑娘每天接那么多电话也挺不容易的，还得对付姑娘们那些刁

钻的问题，一个不留神在电话里就直接被骂。还是一直躲在身后边儿的‘诗人’有远见，只负责唱唱歌就好了，不需要理这些弱智少女。”

“等一下，小雨……是那个接电话的女主持人？”

“唉？你不是她同学吗？你……不是她同学啊……”

钟山咧着嘴差点被自己蠢哭，一手扶着额头一边叹气：“我好像知道哪个是我同学了。”

说起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听母亲不停抱怨“怎么又瘦了”这一类的家长里短。钟山半靠在沙发上，怀里抱个靠枕，喜滋滋地享受来自母子俩独特的天伦。

返回镇上是在第二天的上午。对于这间老屋，钟山记得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寄住在这里。大约是在新年后的第一个月，等到母亲单位的宿舍分配下来，母子俩人便从这间当时的新房子里搬了出来。

如意料中一样，这次回来，父亲同样不在家。敲了许久的门，过了半天，才见到身形佝偻但体态尚显健康的奶奶前来开门。庆幸这里左邻右舍一个熟人没有，再不用像以前住在胡同里时被各门各户拉住盘问。家里的装修极尽简单，但也代表着九十年代统一刻板的样式风格。屋子里堆了许多没用的旧物，只是因为多才稍微显得杂乱，但凡手能触到的地方还是被擦抹得十分光洁。看得出，老人自钟山进屋以后并未表现得过于亲昵，或者说是一种拘谨和生分。从始至终都在维持一种距离，既没有殷勤，更不似寻常人家里祖孙两代间的宠爱。

“奶奶，您还记得我是谁吗？”

“小山……我的……大孙子。”

头脑还算灵光，记忆力也还够用。钟山不敢去破坏两人间这无形的距离，可一时又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话题可以继续聊下去。这些年，她大概一个人的时候占多一些。广场舞虽然风靡，可她又过了

可以自由扭动身体的年纪。家里书柜二层，放着有许多父亲被评为先进劳动模范、五一劳动优秀个人的奖章与荣誉证书，要交换这些，自然是要把原本属于家庭的时间全部交给工作。所以钟山从来都理解母亲将自己带走的苦衷，可对于眼前只能困在这间旧房子里的老人，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下午五点一刻，父亲从单位返家，与正好起身离开的钟山在出楼道口时迎面遇见。年轻俊朗的孩子已比父亲高出多半头，可目光相交时眼底的生分，却一点不比刚在屋里时要少。

“几时回来的？”

“昨晚。今一早过来看看，你不在，家里只有奶奶。”

“回来……就不走了吧。”

“不走了，城区里再上三年学。”

“还要上？”父亲斜着头，大概在他的观念里，钟山足已经到了该赚钱养家娶妻生子的年纪，“那，也能常回这里……看看你奶奶吧？”

“有时间，我会来。”

父亲将钟山送至车站，等他上了车，又看着汽车走远。

将来有一天自己也会慢慢走到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而父母教育我们的方法，却不再适用于教给下一代。不过钟山尚分得清哪里可以借鉴，哪里则全然一副反面典型——我这一生，绝不要活成父亲那种样子——若你给不了一个家该有的温情，那么至少不要连累别人。

【待续】



人屈马户

□王钦

小区的凉亭里传来了大嗓门的吵架声，肯定是“毛驴”因为下棋又和别人吵起来了……

“毛驴”是人们送给吕吉虎的外号。吕吉虎早年在钢铁公司的炼铁厂供应科工作，管理厂里的油库。年轻的司机们，每次加油时总想多加一些。老吕常常时黑着脸，一滴都不会多给，而且骂骂咧咧的话还难听。有人想打他一顿，看到他年纪大了，也就作罢。时间长了，人们背地里都叫他“毛驴”。那年，1053容量的三号高炉大修，“毛驴”索性把铺盖搬到了供应科。

吕师傅，加油。好勒！“毛驴”看看墙上的石英钟，已经凌晨一点了。八十年代，厂里的加油不像现在加油站那样用加油枪加油。先用手摇加油泵把油从大桶抽到小桶里，再灌到油箱里。嘎斯车的油箱大，需要灌好几桶。吕吉虎和司机快速地为车加满油。

看着司机二蛋满脸的疲惫，吕吉虎忙招呼二蛋到他办公室歇歇。办公室里，用钢管做的气暖上烤着一些馍馍片，地中间2500W的电炉子上茶壶里的水开了，滋滋地冒着白气，玻璃上满是呵汽。吕吉虎忙关了电源，问二蛋：吃了加班饭了吗？二蛋喝了口水说：今天是高炉大修的关键时刻，各路人马都在现场呢，听说公司的领导也来了。一下午，我先是去了趟“北破碎”拉原料，又去了耐火厂拉耐火砖，还去了“和泥房”拉高炉内砌砖的泥，路过“8.15”（喷煤工段）时，去“三维电”（机电工段维修电工三组）要了两个饼子，垫补垫补。这不，加了油，一会还得去动力厂拉氧气瓶和电石。吕吉虎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是散装的“鸿腾”方便面。接着用大茶缸泡了两块方便面，加好调料，递给二蛋。谢谢，吕师傅！谢啥？自家人还见外？吕吉虎接着说：二蛋你爸的身体好些了吗？二蛋说：自从去年得了脑血栓，虽然治疗及时没留下大病，但是左腿总是觉得软，左手也没劲。一直坚持康复训练呢。

吃完方便面，二蛋急急忙忙地走了。

二蛋的父亲马全福和吕吉虎是晋北同乡，又是同庚，民国三十二年，十六岁的他俩一同到西北钢铁厂学徒。日本人投降那年，两人已经成了大小伙子。后来，阎锡山坚持反共、打内战，不得人心。太原解放前夕，他俩都参加了护厂运动。解放后，两人都在烧结厂工作，一个是维修电工，一个是维修钳工。再后来，炼铁厂和烧结厂分家，他俩都留在炼铁厂的机电工段，一个是电工组长，一个是钳工组组长。吕吉虎还有一个称呼叫“短接电工”，他倒也不在乎别人这样叫他，总是说一句，“不能耽误生产”。马全福的脾气也不好，难怪工段的人说他俩一个是“毛驴”，一个是“牲口”……

去铸铁机工段修天车电机的那回，徒弟在前面走，上楼梯的时候想用手抓住上面横着的三条10厘米铁板中的一条上楼梯，吕吉虎从后面一把拽着徒弟的衣服，摔倒了地上。徒弟愣愣地看着师傅，吕吉虎骂骂咧咧地说：不要命了，那可是380高压的天车磨电板，你是成心害老子啊……徒弟吓得话都不敢说了。

后来，吕吉虎年龄大了，厂里照顾他去了供应科。85年，吕吉虎退休了。上了一辈子班，突然闲下来，总有些不适应。不是这里难受，就是那里难受。常常见前排的老张总是钓好多鱼回来，看着眼馋。吕吉虎买了一些鱼线，找了一根细竹竿做钓竿，用大头针弯成鱼钩，用玉米面和白面和成鱼饵。提上水桶，兴冲冲地参加了“钓鱼队伍”，一个月下来，吕吉虎总是“推光头”，偶尔钓一两条“小麦穗”。同伴们开玩笑，“毛驴”变成“秃驴”了。气得吕吉虎把竹竿撅断了，塑料水桶也踢烂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南方工作的大女婿托人捎来一套钓鱼的工具。这可让老吕高兴坏了，嘚瑟地走路都有些飘。逢人便吹，我这是5米4的竿，全碳的，柔韧性好。这遮阳伞、椅子、备用鱼线、鱼钩都是最好的。最主要是还有夜光漂，这下子能夜钓了。

渔友们知道，钓鱼关键在技术，也就懒得理他。一周下来，老吕虽然用着好渔具，依然是“光头”连连。众人的调侃，加上大小无收，老吕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后来，有人告诉老吕：钓鱼要早出来，你每天日上三竿才出来哪能钓到鱼。早钓鱼，晚钓虾，中午钓个大王八，你每次出来的那么晚，就等着钓小虾米吧。老吕钓鱼的瘾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夏天几乎都是在河边或鱼塘埂上度过，还有过夜钓。但是，每次钓鱼收获甚微，甚至空手而归。时间长了，老吕挨老婆骂了：“他爹，同样是钓鱼，人家能钓到你就钓不到，你没能耐，你真丢人。”老吕气得一愣一愣的。老吕也纳闷，渔友们也教给自己钓鱼的方法和技巧了，同样的工具同样的饵料，怎么就钓不到鱼呢？莫非自己是“属猫的”？老吕钓鱼常常空手而归，渐渐地怕老婆责备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没有一点收获，他心感愧疚，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老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这套好渔具。

一天，老吕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到河边钓鱼。这是一个新地方，周围也没有钓鱼的人。老吕，调好渔具，用小米面做好的饵料打好“窝子”，放下钓竿，等鱼上钩。说来也巧，肯定是老天爷开眼了，不一会儿就有鱼咬钩。老吕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两眼直盯着鱼漂，两只手不停地颤抖着。等鱼钓稳了，来回逗鱼，直到鱼没劲了才拉到岸边，用抄网捞起。嚯，这鱼足足有二斤。真怪，今天是怎么了。接下来，又钓了两条一斤多的鲤鱼。再往后，就怎么也钓不上了。看着鱼护里的三条鱼，老吕心里那叫一个美。八点多，老吕收工回家。心想，这回也让那些人瞧瞧。兴奋不已的老吕，提着三条鱼回家。一路上，腆胸挺肚，头抬得老高。见人就说，看看、看看，这是我今天早上钓的鱼，厉害吧。人们不待理他，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老吕。弄得老吕心里老大的不舒服。回到家，一进门，老吕就扯着嗓子对老伴喊：老婆子，我钓到大鱼了！赶紧收拾收拾鱼，中午叫老马过来喝酒。老伴拿起鱼，看见其中有一条鱼的腮边还挂着一个旧鱼钩。问老吕，这是你的鱼钩？老吕，摇了摇头，说不是。老伴对老吕说：“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会胡说了。钓不上鱼就钓不上吧，我们吃鱼又不指望你钓。你钓不上鱼，也就算了，这鱼钩还在鱼身上呢，在早市上买鱼糊弄我，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吕低头一看，果真鱼的腮边挂着一个旧鱼钩。怎么也说不清了，关键是今天就他一个人在那里钓鱼，连个证明人都没有。那叫一个“恨”那。老吕一赌气，长吁短叹地回里屋睡觉去了。约莫过了有半个来月，有人叫老吕去水库钓鱼。说：水库里的鱼多，好钓。几个渔友租了一辆蛋蛋车到了二库，众人弄好渔具，打好窝子，下好竿，抽着烟聊天。不一会，众人都有收获，老吕的杆却一直没动静。这些日子老吕也习惯了，钓不上就钓不上吧，看看风景也不错。快到中午时，

太阳照得老吕直犯困，迷糊一会儿，醒一会儿。突然有人喊，快！快！快！老吕，鱼咬钩了。老吕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就见鱼竿往水里滑，老吕紧走两步上前抓鱼竿，一个不小心，滑了一跤，掉进水里，众人急忙过来七手八脚的把老吕拉到岸上。回头再看那鱼竿早被鱼拖到远处的水里了，气得老吕抱起椅子，一下子就扔到了水里，发誓再也不钓鱼了，其它渔具也都送人了。

旧房拆迁那年，老吕跟着儿子搬进了南郊的一个小区居住。没事的时候总去小区绿地中间的凉亭下棋，老吕的棋下得不咋地，是典型的“臭棋篓子”，还爱悔棋，总是他有理。日子久了，没人和他下棋，他只有看棋的份了。老吕看棋也不省心，人常说“观棋不语”，老吕却总是指指点点。因为这还和人打了一架，那回他指点别人下棋，人不听他的，吵了几句，老吕提起马扎就把下棋的那个人的头打破了，还惊动了派出所。后来，在民警的协调下赔钱了事。有一年，居委会办书画展，老吕见六号楼退休的李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好，就天天缠着李老师给他写一幅字。李老师拗不过他，嫌他烦，就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人屈马户”送给他。老吕没文化，不知道啥意思，就问李老师，这写的是啥意思？李老师笑着说：“人屈马户就是，人要做到能伸能屈，才能成为驷马成群、良田百顷，家有万贯的大户人家。”老吕心满意足地拿回去，弄了一个玻璃框子，挂到了他的卧室。儿子、儿媳知道字的意思，只是害怕老吕的脾气，也就由着他了。这几年，孙子在外地上大学，可能是隔辈亲，老吕常常数着指头盼孙子吕鑫回来。寒假回来的吕鑫看到爷爷卧室的那幅字，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他不想让爷爷不高兴。老吕问吕鑫，你笑啥？吕鑫说字写得挺好。老吕心里有一丝疑惑，后来也不了了之了。98 洪灾那年，老吕让吕鑫陪他到红十字会捐了三千块钱。开收据时任会长问他的名字？老吕挥了挥手说：别问啥名字了，这都是应该的。办公室的小王开了一张今收到“应该”先生捐款，叁仟元整（定向灾区）……

过了新千年，八十高龄的老吕在病房问吕鑫，墙上挂的那副“人屈马户”的字，到底是啥意思？吕鑫看到爷爷满脸的困惑，轻声地说，那四个字其实是把“倔驴”两个字分开写了。老吕笑了笑，倔驴就倔驴吧，我倔了一辈子了……



大西北自由行

□马小君

自由行是近年来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是由旅行社安排游客的住宿与交通，而具体的行程时间、目的地去向包括途中就餐，都由游客自主选择。整个行程无导游、无购物，这样使旅行更加随意、更加方便、更加自由。2017年国庆长假，通过微信群，我们几个报团参加了一次自由行旅游，目的地是西北四省区——陕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几个著名景点。

黄河岸游石林

10月1日我们早早集合，清晨6点乘旅游大巴就从太原启程出发。沿着青银高速南行向西，出山西，进陕西，过宁夏，经过整整17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于晚上23点到达了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住进了黄河边龙湾村的一家农家乐旅馆。

说起石林，人们一定会想到祖国南方的云南石林，其实在我国北方的内蒙古赤峰市也有一处神奇的石林，叫克什克腾沙漠石林。而我们这次来到的却是又一处石林，是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景

泰县的黄河石林。

自由行组团旅游的时间安排也是紧赶紧的，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早饭后一出门，就见不少毛驴车停在院门外。“去石林、去石林！”小驴车一辆可以拉四五个人，每人10元。坐！昨天太累了。我们几个人一抬屁股坐上了一辆，小驴欢快地拉起来就向村外跑去。赶车的大嫂很健谈，她一边吆喝着牲口，一边和我们聊起来。龙湾村划入石林景区之后，村民们都干起了拉脚的营生。为了管理和公平，村里规定一户农家只能养一挂车，每天给村民们派活儿也是轮着来。学生们放暑假啦，国庆长假啦，接的活儿比较多，平常也不那么紧张。她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家的女孩子考上了兰州的大学，将来要到城里去工作呀。

毛驴车一溜小跑，一辆接一辆“噙蹬噙蹬”地跑得挺欢。穿过村外的一片片苹果园、枣树林，车拐入了黄河岸边新修的硬路。跑着跑着，那小驴好像要看看黄河的水势，拉着车一直向右偏去，都快贴住了河岸边的护栏了，吓得女同胞们一阵阵尖叫。

黄河水从西面滚滚而来。宽阔的河床上，波浪滔滔，浑黄而汹涌。也许是时逢秋汛，感觉那河水流速极快。抬眼望去，真有一股“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令人震撼。

湍急的黄河水，在前面又拐了个弯儿，急匆匆地向下游奔去。左岸一侧好似造物主用刀斧劈了一般，把连绵的紫砂岩山岭切开，形成了峡谷、石林。

下了驴车，我们进入景区。地接导游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他领我们爬了一段慢坡，再拐一个大弯，就进入了空旷的峡谷之中。

云南石林是黑灰色石头，内蒙古克什克腾石林也是黑灰色石头，不过稍浅一些，而黄河石林则一色的黄色。由于千百年来风沙的冲击和雨水的侵蚀，那山头、那山体形成各种天然的景观，或像人，或像兽，或像物，奇形怪状，惟妙惟肖，让人浮想联翩，惊叹不止。

看！那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齐头并列的两个小山头，其中一个头上伸出两个犄角，像极了《西游记》里的牛魔王，他们

夫妻一高一低正俯视着我们。往那看！那组山头里的那个像不像毛主席？像！那个像不像戴棉军帽的雷锋？像！再走一段，抬头看：那个像不像站立着的南海观音菩萨？是啊，真像！

游客们三三两两，踩着石子沙土路慢慢行走。随着导游的指点，不时仰着头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有的驻足，举起手机、相机，让同伴摆个姿势拍照，留下黄河石林的“到此一游”！

游览中，没啥说道时，那男导游便吼开嗓子，唱起了西北民歌，高亢而豪迈，听起来和陕北民歌信天游差不多。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景点集中的地方。那是“一帆风顺”，那是“关公耍大刀”，那是孙悟空和猪八戒，那是弥勒佛，那是“大象吸水”。有的真像，也有的似是而非，大家一笑了之。

峡谷石林的终点，是片开阔地。你可以乘缆车登上山顶，一览石林景区全貌；体力好的，可以沿着台阶，一步步攀登上去。我们几个年龄较大，觉得还是量力而行，便又招呼来一挂毛驴车，循原路返回。

景区门口右侧是黄河游艇码头，这里有水路通向驻地龙湾村，大家登上了一艘较宽大的游艇。一声汽笛响起，游艇劈风斩浪，逆流而上。没想到，在这遥远的西北高原之上，我们竟然乘船过了水上之瘾，零距离地接触了伟大的母亲之河。

居延海看日出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旅游第三天，在游览了景泰黄河石林和张掖丹霞地貌后，我们出甘肃一路驱车北上，穿过茫茫大沙漠和著名的航天城，来到了内蒙古西北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住进了镇上的“胡杨人家”家庭旅馆。

次日凌晨，大家又早早起床，乘着夜色赶到五十公里之外的居延海，去湖边观看日出。居延是匈奴语，“天”的意思，北方人称湖往往叫海。居延海方圆有40多平方公里，是发源于甘肃张掖的黑水河到内蒙古叫额济纳河积聚而成的内陆湖。真想不到，在内蒙古西部广袤的巴丹吉林沙漠之中，竟然有这么一处烟波浩渺的大湖存在。它像一面平放在大漠中的明镜映照着蓝天，更像一颗璀璨夺目的蓝宝石镶嵌在茫茫的高原之上。

大巴亮着大灯，穿过沙漠公路，向北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居延海。停车场上，上百辆旅游大巴倾泻下滚滚人流，潮水般向景区大门涌去。

进门后，先要步行约一公里才能到景区乘车点，然后再乘坐观光电瓶车去观景点。天黑乎乎的，也不知怎么排队，一辆辆电瓶车开过来，人们蜂拥而上。我们几个年纪大些的，根本不是对手，只好选择步行去观景点。听人说反正路程也不太远，而且离

天亮还有段时间。

不用问路线，跟着人流走就对了。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神仙升天台”景点，据介绍说这里是看日出的最佳景点。

一条木板扎成的水上栈道从岸边向湖中伸去，栈道一侧是密密匝匝的芦苇荡。白哗哗的芦花随着晨风摇曳着，感觉到了江南水乡。让人惊奇的是，在湖岸近处的水面上，一群群海鸥上下翻飞，用各自高超的飞行技巧和舞姿迎接着远方的来客。海鸥，这原本属于海洋的精灵之鸟，竟然在这远离大海何止千万里的北国、在这浩瀚的内蒙古高原上的沙漠湖泊中出现，不能不让人惊叹，不能不为这里的生态文明保护大大地点赞！

居延海湖水的东面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慢慢地那天的苍穹被抹上了红色。游客们一个个举着相机、手机，或拍下这晨曦中的湖水、海鸥、苇草，或屏住呼吸，在耐心地等待那一轮崭新的朝阳到来。

突然，朝霞映红的东方天幕上，射出了一缕耀眼的金光，人们惊叫：“出来了、出来了！”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太阳，如一只金色的火盘，羞涩地露出了边沿。接着它慢慢升起，火盘也越来越大。咔嚓、咔嚓，游客们手中的相机、手机，争先恐后地拍下了这美妙的瞬间。一口气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我赶忙退出人群，低头翻看自己的拍摄成果。在众多图片中，竟有一张海鸥飞

进日出的画面——这应该是一流摄影家的抢拍作品吧！我激动不已。

整个大漠的天空完全放亮了，游客们也才看清了彼此的装扮容颜。农历“二八月、乱穿衣”，加上地处内蒙古高原，游客们着装五花八门。有的运动衣，有的冲锋服，还有的居然是羽绒衣。几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姑娘，则是穿着风衣，戴着西部牛仔帽，她们唧唧喳喳，互相交换翻看着各自的摄影作品，好像都很内行。

在山东泰山、在安徽黄山、在太原汾河景区，看过多少次日出，而这次在北国内蒙古高原的沙漠湖泊看日出，的确是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芦苇荡中的栈道沿着湖岸向北延伸，体力好的，边走边玩。我们选择排队，乘坐电瓶车返回。在规定的时间内，车友们都回来了，大巴开动，我们向中蒙边界的策克口岸驶去。

胡杨林怀古

秋日的内蒙古西部，天明显地凉了下來，可这正是观赏胡杨林的最佳时光。

近些年，胡杨树、胡杨林一直受到文人墨客和摄影爱好者的追崇。的确，胡杨树生长在祖国大西北的沙漠高寒地带，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面对复杂多变的恶劣气候，它顽强生存、成长，生生不息，造就了“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

朽”的身躯，其精神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称道、所景仰。

胡杨林景区就在额济纳镇的郊外，离我们下榻的农家乐旅店也就三四公里，乘车几分钟就到了。整个景区几十平方公里，分布着八个景点。各景点是依河流走向上的桥梁分别命名的，如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一直到八道桥。桥与桥，有的紧紧相邻，有的则要乘坐景区的摆渡车走好远才能过去的。

时值中秋，内蒙古高原的清晨碧空如洗，除个别树木尚存绿色外，整个胡杨树林已是一片金黄。

顺着林中甬路，人们三五成群，款款而行。胡杨树或清秀挺拔，或婀娜多姿，让人赞叹不已。游客们寻找着最佳角度，摆着各种姿势造型，把自己的倩影融入到胡杨林的大美之中，留下自己满意的作品。游客太多了，有时你刚选好一个角度，就会有别的什么人插进来，只好耐着性子再等待一下。环顾景区，我感觉全国十三亿人，来这儿的能有一亿！不是吗？偌大的一片胡杨林，人山人海，与其说是树中有人，还不如说是人中有树！

你看，有抱着孩子一家三口来的，有满头银发、老夫老妻相跟来的，有身背双肩包的中学生、大学生结伴来的，还有推着轮椅、拄着拐杖来的。人们走走停停，欢声笑语，其中不乏你追我赶，脚步匆匆的年轻人，仿佛他们不是来旅游观光，而是急着赶路来

的。更有一些前卫的新生代旅行者，他们竟在林间草甸上席地而坐，摆出一盒盒冒着热气的自动加热饭盒，吃起了野餐。

来到二道桥地界，河面骤然宽了许多。蓝天下，胡杨树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给人一种如诗如画的感觉。专业的、业余的摄影家们大显身手，举起“长枪短炮”，“咔嚓、咔嚓”照个不停。在众多秀美的胡杨树之间，偶尔会看到一两株枯树。它们伸展着枝干，默默地站立在那里，仿佛是边疆忠诚的卫士，又好似沙漠绿洲的守护神。风沙的冲刷、雨雪的洗涤和岁月的磨砺，使它们褪去树皮，亮出了浑身的铮铮铁骨。千百年来，它们始终没有倒下，就那么直直地屹立在那里。它们俯瞰着戈壁，凝望着远方，像似在沉思，又像似在述说，甚至像高扬起头颅在无声地呐喊！是啊，它们是戈壁沙漠千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是古往今来金戈铁马戎边戍边的见证人！

脚下沙土中，不时也会见到一些散落的胡杨树枝，洁白而坚硬。我拣起一支短的，想拿回去收藏，以此为励志之藏物。但几经思考还是放下了——这树枝可是历经千年的精灵，你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你知道在它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

排队坐摆渡大巴到达四道桥景点时，已经快12点了。车站广场上是一溜快餐、小吃摊位，商贩们高声叫卖：“羊肉串、面皮啦！方便面、盒饭啦！”我们

树上的叶子仿佛在一夜之间都逃走了，寒冬干冷的空气令人心烦，使人疲倦，我懒散地坐在凳子上，两手插在口袋里，不去理会外界的喧闹。

我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喜欢那春天般缓慢、宁静又不失活力的节奏，仿佛按下重复键，生活就能循环播放，久不停息。妈妈是急性子的人，就像冬天寒风刺骨的快旋律。在我的记忆里，妈妈说的最多的词语就是“快，快点，能快点吗！”记事以来我总想摆脱这种生活、学习的快节奏，有时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残酷的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但是，渐渐地我懂了……

上幼儿园时，妈妈每天让我背着书包上学，其他小朋友都不背，和急性子的她反抗了数次，全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明白了……有一次是冬天，我因为贪玩忘了上厕所，午睡时就画了“地图”，老师给妈妈电话让赶紧给我送裤子，妈妈告诉老师书包里有可以换的衣物，我有效地逃过

了着凉感冒；又一次我不小心摔倒，手指被划伤，妈妈告诉老师书包里有创可贴，还是防水的。重重的书包感动了老师，急性子的妈妈如此贴心。

上小学了，书包变得很沉。妈妈总和我抢着背，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我压得不长个子，

书包里的感动

□ 惠普 白海玫

难道她不知道我已经是班里最高的女生了吗？每次我忘记戴红领巾总能在侧兜里找到备用；受伤时文具盒里总会有防水的创可贴；饥饿难耐时总能找到一块巧克力。急性子的妈妈总是很细心。

上初中了，书包变得更沉。妈妈坚决不让我背，说我的压力已经很大不能再增加了。书包更成了百宝箱，吃的、用的、还有提神的！妈呀！要不要这么夸张？急性子的妈妈就是让人烦心。

上高中了，书包变成了行李箱。再也不用妈妈背了，但是

多大的箱子都不够妈妈装东西，一周的学习、生活用品有那么多吗？不过想想自由的生活总是无比诱人，掩盖了种种不爽！急性子的妈妈就是这么让人操心。

不知多少年过去了，我的书包变成了LV限量版时尚女包。妈妈经常忘记为我整理包包，忘记自己的包包在哪里，甚至忘记回家的路……妈妈生日那天我特意送给她一款超轻双肩包，里面装着巧克力、蚊虫叮咬液、防水

创可贴、我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还有定位器。急性子的妈妈终于慢了下来，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您知道吗？我有多么怀念您的贴心、细心、烦心哪怕是操心。请不要忘记我，好吗！

书包里，有一份感动。



掏出干粮，买碗面皮，就着开水，解决了午饭。

穿过以多彩灌木丛为主的七道桥景点后，我们再乘大巴到了最后一个景点八道桥。这里是沙漠、河水、胡杨林三合一的景区。你可以乘坐沙漠越野车上下狂奔潇洒一下，也可以骑上骆驼在漫漫沙丘上走走，体验一下“丝绸之路”上驼铃叮当的感觉。我们是力不从心了，看了看巨大的成

吉思汗沙雕作品，就登上了返程的大巴。

平坦笔直的沙漠公路上，旅游大巴一辆接着一辆。那车的洪流让平地生风，吹动着路边的胡杨树枝叶，那枝那叶仿佛在不情愿地挥手，向踏上归途远去的客人依依告别。

10月7日，行程数千公里后，我们自由行一团五十余人，经宁夏银川短暂停留后，沿靖榆线高

速转太佳线高速回到太原。回想七天的紧张行程，大家身体上虽然疲惫一些，但精神上感觉是收获多多。



那些走过的路

□王欢

每当静下心来时，我总想起小时候学过那篇课文《弯路》，里面提到“人生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地到达成功的彼岸。只有在磕磕碰碰中，才有失败的经验，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因此，才有可能成功。”当时的我不理解文中说喜欢走弯路的姐姐，懵懂成长的弯路必须走。也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什么样的弯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期待少走弯路。

初入高中时，门卫阿姨说：人生其实有时候是个圈，你从这开始走，可能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当时的我还固执地反问怎么可能，那样岂不是傻傻地找不到北。若干年后我嘲笑当时的自己，因为我就是那个傻傻地走了一圈的人。

曾以为从西山走出去，就能走出山西，阴差阳错又回了西山，或许是自己没勇气、没本事，或许是自己割舍不下父母那份期盼，也可能这就是命。

毕业时执着于三尺讲台，以为这是自己的梦想，以为只要无怨无悔地付出总能融入教师队伍，以为这辈子能做一名问心无愧的教师就是此生最大的心愿，但我忘了两个字——现实。有人可能从未想过当老师，却真的一辈子成了老师，就像没想过写稿子的我，潜意识里就从未想过自己会写材料，更没想过这一写

就是整整七年。七年里像打了鸡血似的熬过夜，也忘我似地加过班。那时候只想做好自己，写好每一份稿子，干好每一项领导交给的任务，也曾在出错时怀疑过自己的水平，也曾在得到认可时流下过欣慰的泪水。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信念，用心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人生轨迹出现了跑偏，还是我误打误撞发掘了自己的潜能。那个时候闲下来就发发感慨，也曾因在各报纸上刊登作品有小小的幸福感，也曾被别人夸赞时有点点的满足感。那时觉得余生或许就会一直这样下去。

只想换个环境，却误入仕途这盘棋。怀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抱着默默安心做好自己的心态，想就如此安度余生，未曾想余生并不能如此安度，就像落棋后不能悔棋。只想保护好自己，却发现棋牌上不可能无交集。我从未想过提子，更未想过枷吃，无奈棋盘中哪来风平浪静。

三十岁时我告诉自己一定写篇稿子，纪念而立之年，可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一句“为我逝去的青春留念，对行走而立之年路上的自己 say ‘come on’ ……”成长让自己变得有些话不想说；看破一些事后，又让自己觉得有些话没必要说。站在三十五的门槛前我突然感慨那

句：“醒来惊觉不是梦，眉间皱纹又一重”。中年，好可怕的一个词，我不想听到。想使劲拉扯青春的尾巴，可我已打着滚走过了人生最灿烂的无暇青春。突然好伤感，不喜欢这种改变，却要必须慢慢改变，那一刻恍然不经意间被生活逼得学会了很多……

有人问，你没想过将来？没想好下一步？我也扪心自问，褪去了青春的活力，消磨了昂扬的斗志，淡化了那份执念，剩下了顺其自然。看着老去的容颜，听着突发的生老病死的事件，我感叹人生能活几年，我思索什么才是想要的生活，还有我余下的半生怎么过。没想过怎么算成功，没思考过如何去成功。也许有人会说怎么这么没出息，怎么这么放任自己。

我只想活好当下，因为我害怕有天睡了就再也醒不来；我只想过好自己，因为我担心有天迷失了自我；我只想把正在走的弯路走好，因为我不愿回望身后时只记得硌脚的路，而淡忘了沿途的风景。

我只待岁月无波澜，因为我期盼余生不悲欢。



七月记忆

——送岳母回乡

□ 潘洪科

2017年9月4日（阴历七月十四）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正在会议室坐着，接到了妻子的电话，问我在哪？说她母亲快不行了，让我赶快过去。并说她已经在车上，正在赶往矿上的途中。我放下电话，起身下楼，顺便回了趟办公室，取了点必要的物品。在办公室门口，遇见了同事小冀，说了岳母的事，便乘车向矿上赶去。

路过红楼时，再次接到妻子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已经是妻子的哭声……

我心中一沉，知道岳母不行了！

我忍住眼眶的泪，感觉岳母走得也似乎太快了！从发病、住院到去世，也就两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就走了！让人猝不及防和没有想到。我原本想，岳母少说也有半年的时光，这也是快的了，没想到此刻就……

在矿上下车，我急步上楼，家中姊妹们和妻弟已经给岳母换过寿衣，众人正从床塌上把岳母的遗体往中间停放。我上

前一步，用双手托起岳母身子，把岳母停放好，等香案摆放完毕，便在岳母的灵前，双膝跪地，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上了三炷香。

紧接着，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和赶来的众人已陆续地进门。因岳母生前已有安排，计划百年后离开城市，魂归故里，与岳父合葬。所以，我们按照老人的遗愿，把老人送归故乡。余下的事就是安排人回乡操办老人的归乡事宜。

家中姊妹们都到齐后，由妻弟和妻子坐阵矿上，我和大姐由大姐的儿子爱冬开车，我们四点钟离开矿上，向老家赶去。因离老家沁县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下高速后还有几十里的省道和乡镇公路，进入县城天已经黑了，再加上爱冬路不熟，又是第一次来，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或电话联系，只走了一点儿弯路，便来到城边老家的大姐家。

大姐在门口接上我们后，进家只简单用过晚餐，便和我们一

起出门上车，向上北里村赶去。大兄哥已早我们两天在村里了。9月2日听到大伯家大娘在老家去世后，他便赶了回来，大娘好象90多了，病了好些年，一直在病床上躺着，不巧在前天去世了。她比岳母早走了两天。

我们在大娘家门口下车，进门已近八点半了。

大娘的儿子把我们让进屋，在客厅坐定。我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明了送岳母回乡的事，想拜托他办理。大娘儿子听后，问了我们回来的具体时间和安排，当听说定在6日早上时，便坐不住了！他说，不行！绝对地不行！并一个劲儿地摇头。我问原因？他说，一是乡俗；再一个也不允许，是没有先例的！一般风俗村上上年岁的人去世，都要放五六天；也有停放时间更长的，以示对老人的尊敬。放三两天的也有，但都是年轻人。我说，太原的风俗是三天，第三天头上出殡，我们也是这样准备的。

大娘的儿子说，这不可能，

也办不成。

这时，坐在边上一直没有发言的大兄哥插话道，后天送母亲回来下葬绝对不行。在获知母亲去世的当时，正巧给大娘请的风水先生在场，我按母亲的生辰八字和去世时间，让他给母亲算了一下出殡的日期，是9月9日阴历七月十九，提前了会对后人不利的。大兄哥说。

我说，太原这边也请阴阳看了，定在后天；再加上城市与乡村不同，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还得上班。见我这样说，大兄哥一听便急了，说，若是你们决定后天出殡，他就不管了！一切后果由我们负责相威胁。

说完看着两位大姐和众人。

大兄哥的话确实把我噎住了，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没想到作为长子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是在商议安排你母亲的事呀！你咋能说出“不管了”的话语！让我们一下子僵在了那里，半天没有缓过来。

少顷，大兄哥接着说道，要不，就让母亲明天回来下葬，明天对谁也无妨。他和大姐争执着。在他们争执的过程中，大兄哥满脸通红，眼睛暴凸，像仇人一样。

在他们争执的过程中，我的大脑飞快地权衡了大娘儿子的话语和境地，想着对应的策略。在他们吵累了的时候，我打断了他们的话语，说，既然如此，后天岳母的回乡照常进行，只不过回来暂时不进村子，搭灵棚停放在村外地里，由姊妹们守着。至于大兄哥和风水先生说的岳

母去世的准确时间，可能有误，我是一点钟接到电话的。大兄哥说，他和风水先生说的是午后一点三十。我说待我们了解清楚，明天见过风水先生再说。见大家没有意见，我说，今天就到这里，况且天也不早了，说着，我看了一下大娘的儿子说，大娘的灵堂设在哪？我们既然来了，过去给大娘上柱香、磕个头。说着，众人起身，随大娘的儿子来到隔壁房间，我们依次在大娘的灵前，双手焚香，作了三个揖，磕了三个头后，起身出门，到院外上车，离开了大娘家，向城边村的大姐家赶去。

几公里的路程，出村十多分钟就到了！

在大姐家下车，把车停好，回到家中已经深夜十一点了！我和两位大姐与大姐儿子爱冬一同坐下，把刚才在大娘家与大娘儿子和大兄哥之间的对话一字不落、从头到尾地过了一遍。感觉大娘的儿子似乎言语未尽，有话要说又没能说出。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大兄哥的嘴脸，太让人惊诧了！他怎能说出那样的话来！简直连外人都不如，比外人还外人！还配是家中的长子吗！我和两位姊妹们说！她们也一个劲儿地摇头，有啥法子呢，这样的人！我又说，你们感觉到没有，大娘的儿子好像也不同意岳母后天回来，你们想想，你们的母亲是母亲，人家的母亲也是母亲。人家的母亲也在灵堂里停放着，又在守孝期间，作为儿子，他会扔下自己在母亲不顾去给你们的

母亲去张罗奔波？只有安葬完大娘的后事后，他才会帮咱们。你们说是不！要我遇这事儿，也是这样。所以，岳母若后天回来，大娘的儿子绝对不会管的！虽然人家没有明说出来。我这样认为并和两位大姐说，一点也不为过。

说到这里，我给家中留守的妻弟去了电话，说了老家的情况，让他们好有所准备，后天按既定安排出发，回来在墓地的灵棚里停放几天。妻弟一听便否定了我们的计划，他说明天一早他就联系冰棺，在太原家中多放几天，回去长时间放在村外地里，姊妹们受不了那种苦不说，一千人马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热水也喝不上，连吃饭都成问题，是根本不行的。

挂断电话，我们又商议了一会儿：能有什么办法，事情就这么巧，遇到了一块儿，也只有这样了！

我们休息时已经两点了。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已经醒了。

五点半把爱冬叫醒，天已经亮了。我们起来洗了把脸，我给妻弟通了电话，定下联系冰棺的事宜，确定在家停放后。我们出门上车，第二次来到上北里的大娘儿子家，接上大兄哥后，直接去了县城。在县城路边店简单用过早餐，在老家大姐和大兄哥的指引下，来到位于县城南关的棺材店铺，看过先前大兄哥在岳母病重期间提前回来在大娘儿子陪同下看

过的棺材，觉得在三个档次间，选中中档的。由大兄哥与棺材店老板简单说定价钱后，互留了联系方式，我们便离开县城，直接返回到了墓地，路上大姐告诉了我大娘儿子的名字叫芝清，是芝麻的“芝”，清楚的“清”。初一听，我还以为是“志青”呢！并说芝清比我小，应该叫弟弟。我说，知道了。

我们在村外交土路的路口下车，因前边是土路，况且又是上坡，车开不上去。我们一行徒步走了约三里地，拐过两个弯，来到墓地，大娘儿子芝清正和五六个打墓人在大伯的坟前忙乎着。见我们走来，芝清停下手里的活计，我说，已经和家中联系过了，他们正在联系冰棺，明天岳母不回来了，在家中停放几天。芝清一听，明显一下松了下来。他说，那下午地里的棚子就不用搭了？我们说是，又说了刚才到棺材店铺订棺材的事。订下了？芝清问。大兄哥点了点头。价钱多少？要价四千三；四千二给咱们送到。大兄哥说。贵了点儿！芝清说，人家一听你们外地口音，当然会多要点儿。那个材我之前看过，也就四千左右，真想买三千七八的样子。说完，芝清拿起工具正要走开，我拉了一下大兄哥衣服，大兄哥意会地上前和芝清说，你是否和店家再联系一下，去个电话看可否再通融一下？说着，大兄哥已拨通了在店里存下的店家的手机号，通了后，递给芝清。芝清接过电话，和对方说，刚才说的那个材，四千二有点

高了，我又不是没去店里看过，并不止一次，价钱都知道的。四千咋样？我就不去其它家了，到时打电话你送来就是。店家说行后，挂断了电话。

芝清递过大兄哥的手机。我说，还是芝清，一个电话，就省了二百元！店家挣了，也是挣，省下来给咱们弟兄们买两条烟，花在自家人身上。

看再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和芝清告别，离开墓地。我计划返回太原，因为家中还有一堆事情待处理。下山的路上，大姐说，她也和我一起回去，到家还能帮助料理家中的事情。我们下山来到路边停车处，随后一同上车，由村外直接到城边大姐家，把大姐放下，便车也没下，直接回了太原。

到家已经午后一点钟了。

太原家中一切也已就绪，冰棺早已置好，岳母平静地停于棺中。我在岳母的灵前焚上一炷香，鞠过三个躬道，老家的事情已经就绪，您放心吧！明天下午我们再过去，安排过大娘的事后，就办咱们的事情。祷告过后，大姐也在一旁说道：“妈，你放心吧，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在矿上家中坐至晚上六点，见再没有别的事情，就和爱冬一起，回到了自己家里，得好好休息一晚，因为明天下午一点，还要再次回沁县老家，参加大娘的出殡事宜。

大娘的出殡日期定在9月7日，阴历七月十七。

第二天9月6日早上起来，

原计划我和女儿早点儿上去的。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让到市场购买三丈白布带上去，说上午用。

七点四十我们来到市场门口，那家店铺还没有开门。我和女儿绕到铁北路口用过早餐，八点半钟再次来到市场，那家店门仍然闭着。我们又等了十多分钟，这时女儿看到店门上方留有电话，就给店家去了电话，问什么时间上班？店主一听有生意来，说十分钟就到，正走在路上。我们在店外又等了十多分钟，这时女儿的手机响了，店家说，他已经到了，让我们进去。

买过布出来，等妻弟的女儿从下边上来，已经快十点钟了，我们上车向矿上赶去。由于修路施工，到二中时，路已经堵死了，听说前边有一辆拉水的绿化重车陷了进去，堵住了上下的通道。我们在二中口堵了有近一个小时，才终于疏通。上去已经十一点了。中午的时候，爱冬和大姐也来了，他们同在下边堵了一会儿。在家中吃过饭，一点钟我们准时动身，向老家赶去。

四点钟来到城边大姐家，稍坐片刻我们一起上车，到城里寿衣店为岳父购置迁坟装棺的寿衣之用品。这事，两位大姐自然是行家里手，她们选好，我结账。共选了两身上等的寿衣，包括鞋袜衣帽等，一样不落，外加两根红腰带。老家的大姐又给岳父买了大堆的冥币纸钱和元宝饰品。随后，我们又去了超市，为9日大队人马回乡的早餐做准备。选定了要买的

食品，已经五点多了。我们向上北里村的大娘家赶去。车子进村，拐下大路刚过第一个弯，大娘家送路的队伍已经出来了，前边响器开道，大队人马跟随在后，队伍浩浩荡荡向前走去。两位大姐下车后紧走几步，边走边穿孝衣，追了上去，赶上送路的队伍。

半个小时后，送路结束；众人回到院中，我们重又在大娘的灵前上过香，磕过头后。在大娘家坐到晚上十点，起身和芝清道别，说明天一早再赶过来，为大娘送行。

9月7日早上起来，六点钟我们便来到大娘家，大娘出殡的仪式已经在进行中。大娘的灵柩已经移到了院中灵棚内，一千人马齐刷刷地立在灵前，唢呐奏出哀伤的乐曲，众人在司仪的唱名声中分主次、亲近、辈分和大小依次地焚香磕头，孝子和人主依次还礼。祭奠过后，是迎供的环节。分亲近、主次由吹响器的人员用双手端起灵前托盘的供品，走出院门，迎供的人跟随其后，再后是响器队伍，送至路口，再迎回来。就算迎供。

迎供是要给钱的。每迎一次供，迎供的人都需要给吹响器人报酬的。见此现状，老家的大姐说，我们参加大娘的葬礼，来得匆忙，连个花圈也没来得及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她叫过大兄哥商议，我们说起也是从外边回来的，在凭吊上礼的同时，一起迎一次供，挽回些面子，对主家也好看一些，让主家高兴。我说，由大姐安排。

在迎供的最后，司仪问，还有没有迎的？大姐手一举说有，我们一并向前，领供的人说，拿钱，三十五元。收过钱后，唢呐声起，我们跟在领供人后跨出院门，来到路口，又趑回，迎供结束。芝清说，目前离出殡的时间尚早，你们不妨趁此刻的空闲，先去二叔寄埋的墓地动过土后，便于下午迁坟的人员在墓地破土开挖。经芝清一提醒，我们即刻带上供品，驱车出了村子，向岳父寄埋的墓地赶去。车子在村北的地里绕了几个来回，由于回来的次数少，再加上道不熟，大兄哥一时记错了方位，往返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岳父的墓地。

我们在墓前摆上供品，又从车里取出一瓶酒，打开盖子，由大兄哥焚上香，祭奠过后，大兄哥在坟前动过土后，上车。在回村的路上，大兄哥指着路边的地里说，咱家的祖坟就在那边，用不用停车过去看看？说着要让停车。老家的大姐打断道，停啥的车呀，你见过哪有上祖坟两手空空的，你也好意思说！一句话说中了要害，大兄哥不做声了。

回到芝清家，还不到九点，我们抓紧啃了几口凉馒头，算是早餐。热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大娘的出殡仪式就开始了。

九点整，我们随送葬的队伍出了家门，在村中交上主路，全体人员送至村口。上了年纪和行动不便的就此止步，随唢呐声目送我们远去。我们跟随灵柩送至墓地，在等待下棺的

空隙，大兄哥来到岳母早年为自己已经磕好的，位于大娘墓地左边的墓前，焚香动过土后，只待下午取土了。

安葬完大娘和大爷的灵柩，已经过午。众人从墓地回到家，已经一点钟了。

饭后，大娘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岳母的丧事，正式进入议程。

——芝清安排人，在地边已经开始搭棚。

——打墓的人，分两拨，按部就班在进行。

这时妻来电话说，让去药店买半斤朱砂，明天岳父迁坟墓穴空置后让撒进去用。说是风水先生安排的。大兄哥听说后，从衣兜内拿出一张纸，让我们到药店按纸上的内容买些明天岳父迁坟棺内放的辟邪用品。

下午再没有别的事情，我们起身离开芝清家，上车去城里药店购买朱砂等物品。又买了一打医用口罩。

回到大姐家，已经六点钟了。

由于几天的奔波，都有些累了。大姐说，晚上别在家吃饭了，咱们到外边吃吧？我们说是的，吃完了好早点儿休息，明天还得早起。我们跟随大姐，在村口路边的一家饭店用过晚餐，这晚爱冬难得不开车，我们开了一瓶汾酒，我陪孩子好好喝了有六两的酒量，九点钟便休息了。

9月8日早上四点钟，我便醒了。

看看表刚四点零二分，我

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五点钟便起来了。爱冬跟在我的身后，我打着手电，我们在院中的水管上洗了把脸、刷过牙后，天渐渐地亮了，两位大姐也起来了。待收拾利索，天一放亮，我们便向芝清家赶去。

一进门，芝清说，有这么一件事，昨晚听说墓地所占那家地的户主捎过话来，说早年二婶殓墓时，没经人家同意，人家明天不让二婶进地；说穿了就是想要点钱。咱们一干人踩坏了人家地里种的药材。这是一件事，得和人家商量。你们和我不一样，我就是村里的，你们是外面的。芝清说，我们现在就去他家，和人家协商一下解决办法，去晚了怕人家出去。说着，我让爱冬开车，让大兄哥进家取一条云烟和一瓶汾酒带上，去了户主家。

车子从村北绕到村南，在那家的院门口，遇到了一个正往外走的人。芝清和我们说，你们不要说话，听就是了。他下车拦住那人，说了我们来的意图。那人不情愿地立在那里，和芝清说着什么。最后被芝清劝进屋，在家中落座。芝清和他反复交涉，说了有近半个小时，那人也没有吐口。最后还是芝清说了村中的例子，说谁家的兄弟，在老人去世后，进弟弟的地，给了四千元的补偿。就按这个标准，也不能高了！你说呢？

见芝清这样说，那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对芝清说，你既然说了，就按你说的办。

芝清看了我一眼，我点出

四千元递给芝清，芝清接过交到了对方手里。

从下车进门，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在他们交涉的过程中，我和两位大姐和大兄哥就在边上立着，直到交钱离开。

从户主家出来，我如释重负。

回到家中，在芝清家用过早餐，打墓的人从套间把岳母早年为自己备下的棺木抬出，在院内大姐用湿毛巾再次覆去面上的浮尘。大兄哥说，他昨天已经擦拭过一遍了。然后由四个人用缆绳绑好，抬向岳父的墓地。我们随后分乘两辆车，由大兄哥的儿子龙龙和爱冬各开一辆车，出村驶向岳父的墓地。在地边下车，龙龙帮我们从后备箱取下东西，连地边也没进。爱冬和我一边往墓地走，一边说，姨父，龙龙为什么不去墓地？他可是长孙呵！我说，不去自有不去的理由。他因为没有结婚成家，也是你大舅授意的。爱冬便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来到墓地，放下手中的东西，大兄哥和他随来的朋友便开始从打开的墓室口，用脸盆往外舀水。大兄哥蹲在墓室口，用脸盆把墓室的水舀到桶里，桶满后，再由那位朋友把桶提出，倒掉。在倒过十多桶后，最后用水瓢往桶里舀。大兄哥说，昨天一打开墓室，水已经漫到了棺顶，墓室里全是水；可能由于今年雨水大的原因。昨天已经把水清理得差不多了，经过一晚上，又控了这么多！

在大兄哥舀水的同时，我

立在墓口往墓室里看了看，只见墓室内的棺虽经过土下二十六年的深埋和雨水浸蚀，但棺面仍黑亮如新，没有任何改变；连棺上的黑漆仍保持着原色。大兄哥说，若一会儿待棺木取出后，仍保持完好，就不用换了，让母亲还用她自己的棺。我们想，也是。但大兄哥又说，就怕棺底朽了，不行了。

九点十分，移棺正式开始，大兄哥进到墓室，手中拿了一把扁铲和榔头，用双手轻轻一碰棺木，用扁铲刚触碰到棺盖的合缝，棺木便散了架，躺在了墓穴中。大兄哥只好从脚摸起，他先摸起两只袜子，志清说，左右一定要分清，不要错了，就这样递上来，太原的大姐接住，用干毛巾吸出水分，再递给老家的大姐，负责放入外面的棺中。我和大兄哥的朋友则立在棺的两端，用一块双层厚的塑料防雨布，遮挡在棺的上方，以防岳父的遗骨见光。大兄哥从墓室里又摸出岳父的裤子，用双手提起裤腿和裤腰，所有的遗骨便全在裤腿中了。后又从上身摸起，从腰部摸出褂子的下沿和两个袖口，再由领口处用手抓紧，轻轻地同时往上提，便递了出来，两位大姐再按原来位置置入棺中。这时大兄哥又分两次，分别摸出腰骨和额骨，在棺木中归位后，此刻的大兄哥已全身是泥，好像从泥塘里出来一样，说不清是雨水是汗水从脸上流淌；大兄哥走出墓穴，坐在墓边，就像虚脱了一样！稍许休息后，我用酒给大兄哥和两位大姐各

洗过三次手后，便开始打开新买的寿衣和盖单给岳父穿戴和装殓。完毕后，志清和抬棺的人共同动手把棺盖盖好封实后，抬棺的人用缆绳重把棺木绑死，抬着由山中道路运往新的墓地。

在棺木抬走后，大兄哥拿出朱砂，撒向空了的墓穴。随后志清我们一齐动手，把墓室的口封实了。岳父迁坟告一段落，回到家中已经十一点了。

稍作休息。午饭后，搭棚的人员回来说，搭棚的工作已经完毕。志清说，订下的棺，怕天黑前送来在地里放一夜有所顾虑，那样的价钱，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误了明天的大事！他思虑再三，和我们商量，还是待明天天亮时送到最为合适。在我们商量后，他给店家去了电话，让明天一早送到，到村口时电话联系，棺到付款，一言为定。

棺材说定后，我又给家里去了电话，告诉了他们老家的进展情况，并要求他们夜里一点动身，一点半上高速，在五点 and 五点半之前到村外即可。若遇下雨，可提前一小时动身，千万不要听信他人的建议提前上路。我千嘱咐，万叮咛。和妻子通过电话后，又和妻弟二小说。

夜不知不觉已经来临了。

用过晚饭后，我们坐在芝清家的客厅里挨着时间。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分明是一个不眠之夜！对于太原和芝清家来说，都一样。

我从客厅步到院里，又从院里踱到客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渐渐深了。

九点钟，听说六妹儿子小宇开的车已经上路，提前向沁县赶来。

我让他路上慢些，下高速后随时电话联系。到村口时，我派人出去接他。因为都是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的，容易走错，再加上走的又是夜路。他车上还带了两个人，也好作个伴儿。

十二点的时候，手机响了，小宇他们已经到了村口，大兄哥拿着手电，去接他们。

十多分钟后，他们平安到达。进门在沙发上坐定，喝过一杯水后，女儿的短信已经发了过来，说他们已经过了二中桥，十四辆车的车队，已经开始向老家进发。并说她和妻子在最后收尾的一辆车上。

我看了一下表，十二点四十。

他们提前了二十分钟。

上北里村的夜，是寂静的。

这夜的云非常厚，我出来上卫生间时，有意看了看天，远处有几颗星星在云缝间时有时无地闪现，我感到并没有下雨的迹象。

……

我们已经上高速了。

已临近武乡。

更正，整个车队是九辆车，不是十四辆。

女儿随时微信报告着她们行进的位置……

十多分钟后，女儿说，她们在距武乡的前一出口下了高速，并没有从武乡出口下。我说，你们有没有准呀！车上的导航是干什么的？

女儿说，正是按着导航。大意了！她们的车队目前有六辆车，那三辆车跑过了！她们目前正按着导航行驶。

芝清说，这样下来，要多走些路程，会耽误些时间的……何况又是晚上！

凌晨四点半钟，前期跑过的三辆车打过电话，说已经到了。

我让他们在村口稍等，便一应人马，赶了过去。来到村外与土路交叉的路口，打着手电，见一处强光从远处照射过来，划破上北里村的夜色。几分钟后，三辆车前后相继开了过来，陆续在土路边停下。我们说，还有六辆车走错了路，正在赶来的途中。

等了有二十分钟，妻弟二小打来电话，说他们六辆车转向了，在外边的村里打转，不知道方向。大姐说，往莱茵湖畔方向走，到湖边靠右走就到了。

妻弟说，要是能找见莱茵湖畔就好了，问题是找不见莱茵湖畔！

我又给女儿去了电话，正在大伙着急的时候，女儿说，出来了！就在不远，我们一会儿就到了。

五六分钟后，车队一路亮着灯，开了过来。

在土路边停好车，此时还不到五点。天还黑着，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在空地上等了一会儿，有性急的人已经试着向山上墓地走去，他们有的拿着头灯，有的拿着充电灯。来到墓地边，灵车司机看了看路，说灵车和拉花圈的工具车应该能开上来，

省得众人往上抬了。

我们在墓地等了有四十分钟，天渐渐亮了，夜幕已开始慢慢退去，东方出现了一丝微白。灵车司机已开始下山，并通知工具车司机，十多分钟后，把两车均开到山上的墓地边。这时，我让爱冬招呼山上和山下路边的人员，全部开车进村回到家中，吃口热饭暖暖肚子，大家忙呼了一夜，也好喝口热水，短暂休息一下。

留在墓地的姊妹们，我让爱冬从车后备厢搬出买好的面包送过去，让她们也垫垫。

五点四十，天亮后，芝清又联系了棺材店老板，问送棺的车走到了哪里？并说人已经在等棺了，告诉了送来的地点。

半个小时后，听见山下发动机响，是送棺的车沿着土路上来了，那个机动三轮车在途中路过山口大坡时，险些退了回去，费了好大的劲才上来。

把棺木卸下，在灵棚内放好，结过账后，送棺的人离去。

在芝清的安排下，爱冬和老家的大姐六点钟去接风水先生，我们姊妹们和芝清一起，开始给岳母装殓。

众人上手从灵车上把岳母的遗体放入棺中，我们在之前把棺内岳母身下铺的褥被和褥单铺好，再在岳母的身上罩上缎被。随后在面上盖上姑娘们每人为岳母准备的一条彩缎绸单。一切准备完成，众人把棺盖合拢，把封口锁死，入殓完成，只等风水先生安排下葬了。

八点钟的时候，又有四辆

车赶了过来，一辆是妻弟单位的领导，我陪他们回到家中，风水先生已经到了，吃过早饭后，正忙着下葬的事宜。芝清陪在他的身边。

用餐的过程中，妻弟媳妇的姐、弟与家人也从太原赶了过来，为老人送行。

待风水先生把一应东西准备就绪，已近九点，来到墓地，他让妻弟随他下至墓室，用罗盘和尺子定了方位和距离后，下葬正式开始。把岳母的棺放入墓中后，再下来，是岳父的棺。

相对于岳父的棺，下葬要容易多了。

因为岳母的棺从高度和宽度上，都要比早年准备的棺要大一个尺码，再加上早年墓室殓好的墓门高度，仅够岳母的棺勉强进入。就这样，岳母的棺在进入墓门时，还很费了一番周折。在墓门处耽搁了好一段时间，差一点要扩墓门了。

两具棺木在墓室就位后，合闭墓门，再用青砖把墓门封实，下葬工作便算完成。此时已近十一点了。

随后，打墓的人开始往墓道内回填土，填至一半时，部分人来到前天十七出殡的大娘的墓前，开始挖土；因大娘那天和大爷合葬时，两具棺左右位置放翻了，需要重新调换过来。这是今天早上风水先生饭后在家定岳母墓室的位置时，才发现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说穿了，这都是一个字——“忙”的！

在他们在大娘的墓前重新开挖墓道的同时，我召集家人

和亲友拿起铁锹开始在岳母的墓前回填土，以节省时间，两边都不耽误。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填土的工作费力不说，还需要一个巧劲，因墓地长满了茅草，茅根连在泥土里，每铲一锹，都要连带茅根，非常费力。我只干了一会儿，全身便大汗淋漓。我们轮换着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爱冬把车上放的两箱矿泉水搬出，每人一瓶，还不够，又去山下买了两箱，发给众人。

就这样，大家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干；累了，再换人。墓道渐渐凸起，和地面平了，这时中午也已经过了。

一点钟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众人又回到岳母的墓前，把岳母的墓又修整了一番。全体人员摆上供品，祭典完毕，下山时已经一点半了。

进院洗过手后，已经两点。午饭就在院中，大师傅炒了一个烩菜，外加一个凉菜，每桌一瓶汾酒、一合云烟算是答谢众人。主食是炸酱面。

这就是待客的饭菜。

村中都是这个标准和样子。这还算好的，加了一个凉菜，一般人家就一个烩菜。这使我想到了二十六年前送岳父回乡安葬时的情景，每人一碗大锅菜、一个馒头就算好饭了！家乡的变化并不大。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兄哥由于喝多了酒，和妻弟不顾众人还在场，在院里就干上了！妻和大姐立马上前把事情压住，才没有再生事端。

午后，待客人散尽，我和芝清把家中收拾利落，给一应人员结过账，给芝清留下四条云烟以示感谢外，最后一批离开了上北里村。回到太原，已经晚上六点钟了。

……

回来后，在经过了几天的调整后，我写下《心在那片云遮住了月的路上穿行……》这首诗，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那片云遮住了月的夜
九辆车的车队 按导航指引
送岳母的灵柩在凌晨，回上北里村
由高速离太原过武乡定位沁县
临近时，迷失了方向……
目的地虽近在咫尺
明明是路的导航上，到跟前却是一堵墙
打转的车队，在村里往返，原路绕了
一圈，又一圈
出来时，豁然开朗……

原来就在村外不远，邻村隔壁的地方

下车时云遮住了月，天地黯然无光

土路上的萋萋草，可这劲儿地生长

我们摸黑借着手电的亮光，来到墓地

其他车停在山下 底盘高的灵车和工具车

沿土路，经鬼门关开到山上

众人来到墓地时，这时的云，已开始

一点点地散去……

月光照着众人，投下清冷的光。

天即将放亮时，云又浮了上来，遮住了月

与冷光。女儿事后回忆说，她看到月下

众人煞白的脸 让人心生异样！

天亮后，入殓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

按照风水先生的吩咐

在棺内放入朱砂、红花、雄黄、

神曲后

众人瞻仰过岳母的遗容，在镇宅的器物

用罗盘，在墓穴中放定，下葬的工作

便陆续地展开、到完成。

此时，伤悲中 天上的云不知何时

已经散去 时阴时晴的云

飘过墓地上空。——离开故土

车队返回时，天已经黑了

心在那片云遮住了月的路上穿行……



麦子

□ 郭 卿

麦子——

一个乡下女人的名字

家住田家岭

在蛇头山后

盘着两根黑黝黝的大辫子

会唱戏，画画，还会浆洗补缝

田家岭只此一户

男人在山下十里八村作先生

能掐会算，能写会唱，还会说书

三个女儿在城里

一个儿子娶了媳妇住在山下村

雨下得很大

麦子一人去沟里挑水

右腿滑倒成瘸腿

好端端地——

红颜从此就薄命

春天里

有桃花杏花梨花与麦子比美

秋日中

院子里又多了莜麦荞麦麦子

玉米谷子各种粗粮细米

都是她的亲戚邻居

鸡鸣犬吠搂柴下米

时常也与山中花鸟树草

日夜相偎相依

最神奇的是那稻草人

总以人的名义站在田里

它总对应着

一个人的山庄

一座山的王妃

麦子是她的姥姥

我是她的应声娃娃

一个稻草人的闺蜜！



头发又长了。

“老头，给剪短一点。”我递过剪子。

“唉，这手哆哆嗦嗦的。”老伴有点作难。

“都剪了一辈子了，推辞什么，不就是长的剪成短的嘛！”

老伴右手拿起剪子，左手抓住头发，我真能感觉到他的手哆嗦着，但他还是努力剪着。

我的头发一年到理发店打理一次，其余都是老伴修剪。自打他脑梗后，虽然恢复的不错，但他还是心有余悸，怕力不从心剪不好。我鼓励他：“剪好剪坏有什么要紧呢，你能把猪八戒他二姨打扮成美女西施！家有丑妻才是福。”他一边笑一边剪，满认真也满自信。对一个病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他信心，让他“动”起来。

出院后该开资了，他拿着工资卡到银行，坐在窗口前却想不起密码。那一次，我帮了忙。银行业务员建议，叫我以后代替他办理。我摇了摇头。我有我的想法，他现在生病了，但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我的信任对他是一种鼓舞。病重时，他连我都不认识，慢慢康复不就认识了嘛。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信心，他肯定会好起来。我教他数数，1、2、3、4、5……叫他写数，1、2、3、4、5……教他写字，我的名字，

他的名字，孩子的名字……有时候他会产生为难情绪，就激励他：

“你原来那么聪明，努努力就学会了！”每次出去散步，看着什么就念什么，店铺的名称，商品

信任的力量

□ 张来香

的品牌，物资的俗名，路边的广告……广阔的课堂，让他进步很快。习惯成自然，现在是走到哪学到哪，甚至公交车的站牌也会从头看到尾。以前家里的各种事务，包括开资、存款、充卡、交费，统统是他处理，现在仍然是他管理。这对他来说，是担子，也是责任，更是信任。让他感到他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家人都很尊重他。所以他能信心百倍努力锻炼，而且效果不错。

如今，他可以闲庭信步，且

步履周正；和街坊邻居打招呼，语言得体，只是反应慢一点；和朋友玩扑克，还时不时打赢呢！

他原来用的是老年手机，功能简单。为了他康复，女儿给换成多功能智能手机，逼着他天天动脑锻炼思维，还别说挺有效果的。由此我得出个结论：对病人首先是信任，叫他感觉到家人没有嫌弃他，更没有放弃他。其次，叫他“动”起来，而不是把他“供”起来。叫他参加各种事务，仍然具有责任心，比如洗洗碗扫扫地浇浇花。朋友亲戚聚会，邀请他参加，就积极支持鼓励他参加，让他感到他的生活圈仍然很大朋友依然很多，依然是社会中的一员。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爱好，闲暇之余写个豆腐块小文章，当然第一个读者就是对方。他曾经枪毙过我不少文章，而且言辞尖刻，现在依然这样。有时他甚至得意地问：“我还不减当年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也随之大笑，屋子里荡漾起欢乐。



笔斧文刀雕俊骨

——访西山书法家宋树德

文 / 李尚鸿 张玉昆



墨海情缘承笔韵

宋树德先生 1942 年出生于山东峰城，现居太原。宋先生数十年来致力于书法艺术研究，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诗词协会会员。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专业书法展览，五次荣获一等奖，数次赴日、韩展出，被多部作品集、专集收录，还被多处馆、院收藏。

出身书香门第的宋树德先生，五六岁写字就常受老师褒奖，中学时便小有名气。宋先生的家族是山东峰县（现枣庄市）四大家族之一。“我父母去世早，哥哥 1958 年‘大跃进’时来山西落户后，把我也召唤过来了，1962 年在西山矿务局下属的四中当语文老师。”

上世纪 70 年代初，宋先生在阳泉、大连、上海三市工人画展上结识著名书画家朱焰老师，并得到他的肯定。在得知宋先生没有字帖后，朱焰老师便将手头的《勤礼碑选》送给他。“我当时如获至宝，一临就是三年。在先生的指导下，脱胎换骨，步入正轨，并由此上溯魏晋，这是我学书法的一大转折。”

从那以后，宋先生每个月都去拜访朱老。每当朱老进行书画创作时，也总会叫宋先生过去。他一边帮着研墨，一边听朱老讲解。回忆起那段时间，他肯定地说道：“朱焰老师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6 年，和日本埼玉联展时，我去了日本，这与他对我的



教导有关。”

宋先生在生活中时常照顾恩师朱老，他说自己相当于朱老的半个儿子。“那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交通不便，没



有出租车也没有小巴，公交停运早。有一次，我们师徒二人聊完，公交车也误了，我走了大概三个小时才回去。”

1980年，全国煤炭系统首次举办书画及摄影作品联展，宋先生是山西仅有的三名入选者之一，其作品“矿山闲人少，煤海英雄多”参展。“这令我信心更足了，也成为人生第二转折点。”

书艺需从磨砺出

宋树德先生认为，书法家要有深刻的思想、广博的知识、高雅不俗的审美理念；还应诸体皆能而又有所专擅。几十年来，宋先生的书法正是在这两条基本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而来。

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做过深入研究，特别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在人格胸襟上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抒散怀抱，在艺术创作观念上的大朴不雕、游刃有余、技进乎道等等，都对其为人为艺产生重要影响。宋先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常常燃膏继晷，夜吟苦读。他感慨地说：“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高远阔大的胸次襟怀，徒有手上写字技术，写来写去，一书匠耳。”

宋先生四体皆精。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法家田树苕先生有评：“树德擅诸体而长于行草、隶书。他的行草远超‘二王’、鲁公，近取明清诸大家，于傅山行草会心尤多。其行草笔力沉雄，字势峻整，气格宏达、书风犷逸，一看就是北方大汉所书。小行书亦很精彩，自然洒脱，似不经意，而韵趣十足。隶书以《张迁》《好大王》等为基础，后辅之以古籀，佐之以简帛，融入颜体楷法，多元复合，以行书笔意统摄而出之，浑润圆劲，古穆朴茂而不失灵动



与时俱进砥砺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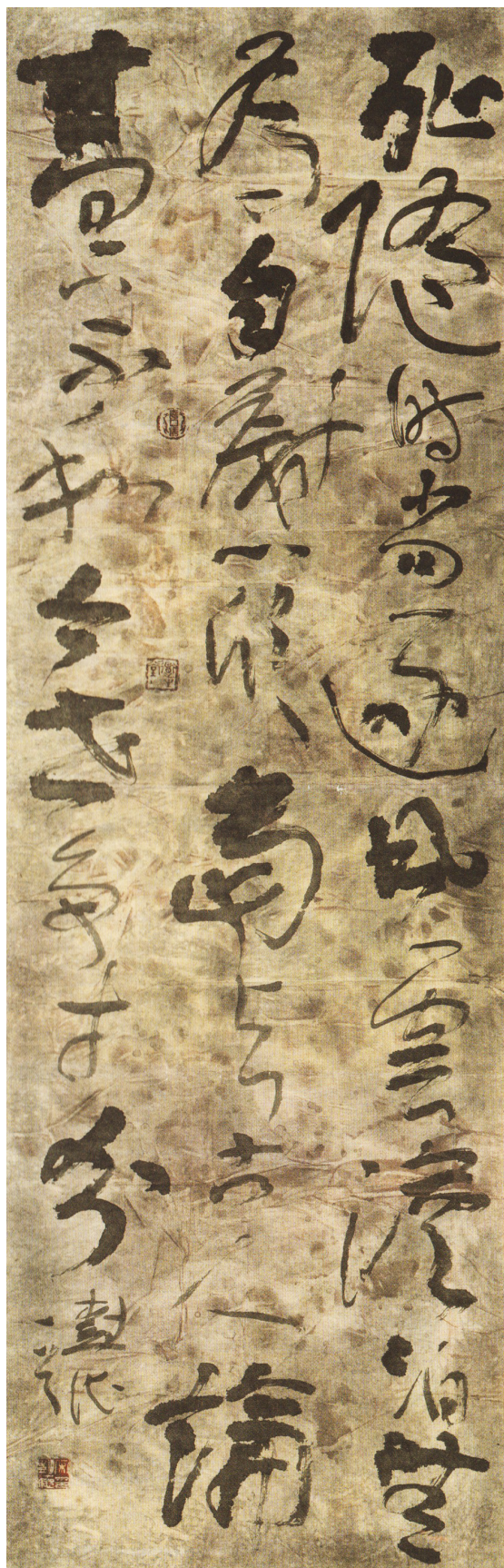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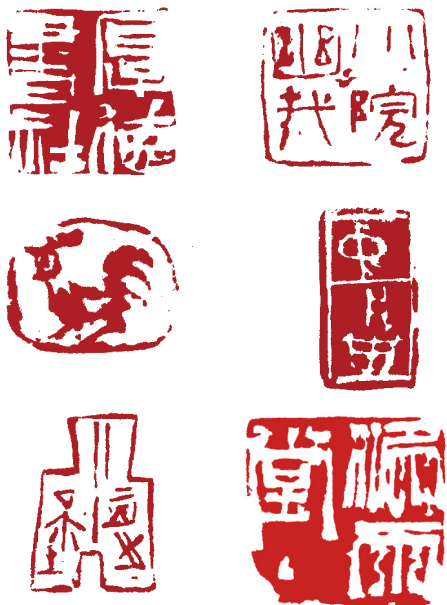
宋先生对后辈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他对学生说，多经历些磨难对一个人不是件坏事，反而能磨练一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力量、精神都是从刺激中迸发出来的，平静舒适的日子是堕落的根源，所谓不激不励、不奋不发。他多次告诫学生，要用脑子学书、临帖，反对死临傻写。“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博大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拾人牙慧、抄古人诗词。书法写的是人格，写的是学养，写的是情怀，总之一句话，写的是人生。”

他尤其关心青少年书法学习。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主持西山的书协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书法人才，为西山的书法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经过多年的历练，宋先生总结古今书家成败经验教训，深有体会地说：“在学习传统书法技法时，应涉猎各种书体，包括小楷、金文、篆字等，先把基础打好打深，之后再出来。然而，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没有深入进去。我建议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练习书法，且从汉隶入手。不同年龄段的书法爱好者，可选择不同的书体，如成年人可选篆书、中老年人可选行草，不过还是要因人而异。”

宋先生勉励当代青年：“文化是软实力，要好好学习传统，好好学习文化。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更要摒弃浮躁，沉下心来做人做事。”

宋树德先生虽已年过古稀，但仍于书山墨海耕耘不辍，在艺术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通过观赏他的作品，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与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书艺常新的进取精神。



中国画的审美特点

文 / 崔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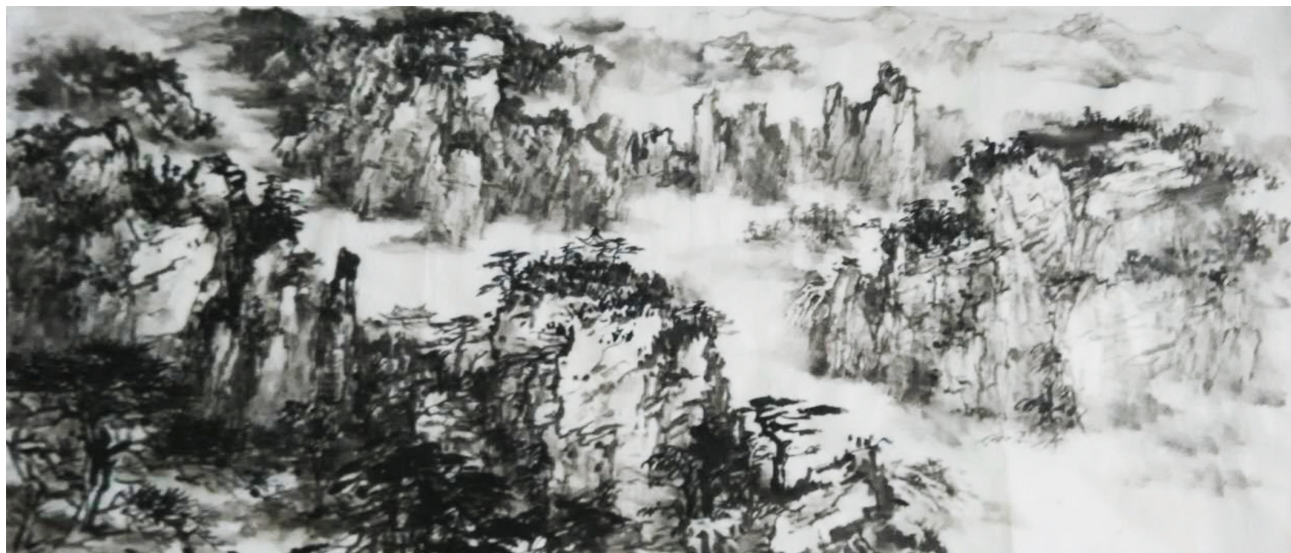


崔超，官地矿退休教师，太原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傅山书画院院士。师从朱焘、吴光明、汪伊虹诸先生学习国画，师从宋树德先生学习书法后专习中国画山水画法；无奈生性愚笨，学养浅薄，十数年终无成就。作品曾入选太原市首届青年书画展、首届山西省山水画展，数次入展山西省煤炭系统画展。2015年作品获省煤炭系统职工书画展提名奖，2011年作品被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

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民族绘画。从有史书记载的汉、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宋、元、明、清到现在一路走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绘画的理论体系，表现技巧以及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审美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坛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

各种风格的画作比比皆是，中国画应该怎么画？中国画审美特点是什么？

前些时候看到一篇题为《文人，救救中国画》的文章颇感兴趣。在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当今，居然有这样的叫喊声，一定是有问题啦。



作者在文中谈到了这样几种情况，宣纸上的创作已经不完全是中国画了，没有笔墨，没有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没有文化内涵和修养，满纸的浮躁，素描皴代替书写笔意，我们不需要按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用西方绘画语言、名词、审美标准、审美理念来评头论足。这种说法是不是过激呢？但重新认真地审视中国画的审美特点还是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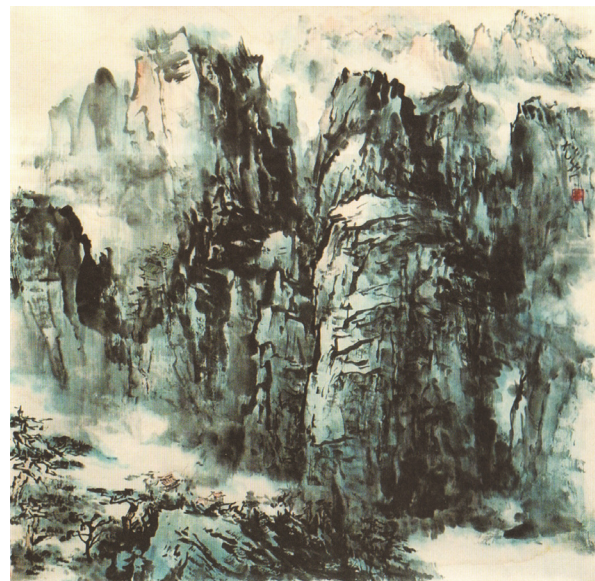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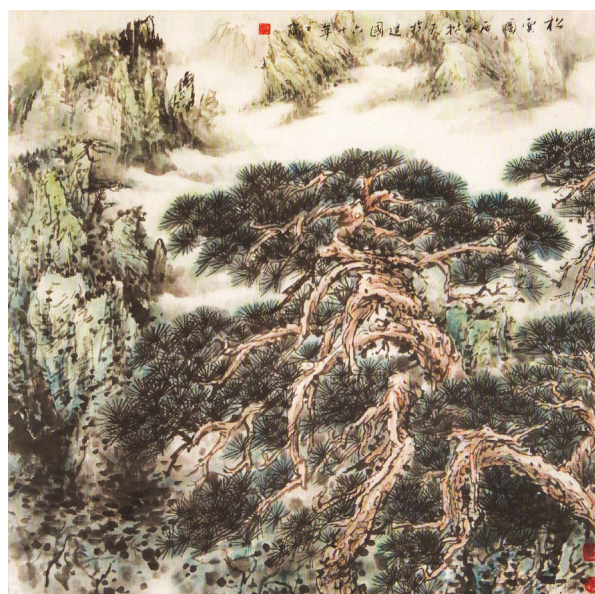
一、中国画的审美特点——精神性

中国画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其“精神性”，即精、气、神、气韵、意境。完全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审美。西方画家身临实境时注重的是感觉，投入的是热情，用符合人眼感知空间的生理要求，借助明暗变化、色相冷暖的变化完成画作，这是科学介入的原故。近高远低、近大远小、近清楚远模糊，用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处理画面的空间关系，人与景物的关系是对立的。

中国画家面对自然万物时，注重的是自身的感悟。用人的情思观照自然万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显露着浓浓的人情味。中国画极具个性，是人格化了的形象，是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悟和精神寄托。

中国画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战乱，甚至有过亡国的历史，却没有文化断代的记录，它的文脉核心就是古老的朴素的哲学体系。

儒家入世的教化理性，道家出世的清静无为和佛教内悟的虚无、超脱，它们相互融合形成一种似乎矛盾而又统一的哲学体系。佛家重情理结合，庄、周重视自然、顺应自然，追求“与天和”的自然至道，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奔放的思想、狂肆的感情与丰富的想象力促进了艺术的发展。汉代传入的佛教以“万物皆空，唯心是真”的思想从不同角度给中国艺术以超自然空灵的影响。受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艺术家面对自然万物是主动的“寓情于物、情



景交融、有感而发”，精神世界是自由的、超脱的。不同于西方绘画观照自然的方法，把自然绑定在自然的某个角落里。

解读一幅画作，首先要看画面的整体气势、气韵，再看画面的章法、立意、虚实，以及物象的情态、笔墨的韵致，必须要看到蕴藏在事物形象之后的神，即神貌、神韵、神情、神采、神气。欣赏一幅作品可有三个层次，观其形色为低层次，观其笔墨是中层次，只有观其意象才是欣赏中国画的最高层次。近代中国画坛的领军人物非齐白石、黄宾虹莫属。齐白石先生的平民情结，成就了他艺术上的高峰，他的画发于情，画的是情趣。黄宾虹他对中国文化史、绘画史有深刻认识和感悟。他画的是中国文化的道理，是理趣。中国画具有某种超物质的，得意而忘象的大智慧。象者以存意，中国画一开始就超越了事物的特征，是写意。中国画相对来说，更像诗。

中国画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其精神性，即神、意、气、气韵、意境，借某种事物的性情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比如：松、竹、梅、兰是花鸟画家笔下常能见到表现的题材，松四季长青，竹挺拔向上，梅花在寒冬开放，兰草生长在荒郊野外，这些本是植物的属性，画家却发现了人格的魅力。托物言志、寓情于景，是中国诗词的写作技巧，也是中国画的 艺术处理技巧。“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和鸟知失地亡国的痛苦吗？在诗人心绪中，花和鸟也是能感知到的，因此渲染了人的悲情。比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耷把亡国的不满移情到鸟的形象中，而移除了真实的鸟的形象，这是艺术的真实，是真情的表白的最高层次。

二、中国画的审美特点——笔墨

笔墨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笔墨是中国画的语言，线、点是语言中的核心元素，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是对绘画用笔的要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谈起过“要研究中国画的特点，不能不研究中国书法”；汉代杨雄说：“书，心画也。”人愉快时，面呈微笑；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的情感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像音乐一样表达出来，是舒畅的、是率性的、毫不做作的情感表述。欣赏王羲之的《兰亭序》，观颜真卿的祭侄稿，洒脱自在的情思与悲天呼地的哀痛，通过满纸线点的流动跳跃，通过笔的运动与转化表露出来，“转、侧、点画皆有意。”抽象的线、点注入了书法家不同的心绪与情意，演绎成了具有生命力的、活泼的、有意味的语言形式。

线与点是具有象美的形式特征，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是美的核心。中国画的核心语言线、点是书法笔意在中国画中的延伸和演变，具有相同性质的书写意味。书法艺术因其强烈的缘情性质导致突出了个性色彩，所以有书如其人之说，中国画的笔墨表现也具有缘情性。明人徐渭笔墨恣意放纵、洒脱率真；清人八大笔墨凝练、苍劲圆秀、清逸横生，更为张狂放任。这些笔墨的不同反响传达出他们苦难的人生经历与不屈的性格特征。

线与点以独特的表现力，有其独立的审美因素，如折

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古拙厚重、顾盼生姿，这些形象的描述是对线、点的审美要求。中国画是写出来的，写有倾吐发泄的意思，一写一画体现出东西方绘画的两大特点和要求。笔墨的美，就在于流畅自如、不事雕琢、质朴自然，在于情感表现的无拘无束。明代董其昌就特别强调笔墨的形式美，认为笔墨的形式美是艺术美和自然美的重要区别。

笔墨是中国画状物传神写意抒情的一个重要媒介，所谓点画是笔的运动产生的形迹。作者的情意在其中流动着，使其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无论是长线、短线以及由点扩大到面，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





就中国画本身而言，形象画很美，但缺少笔墨美，为“俗气”；有的描画的很工整，但缺少笔墨韵味，为“匠气”；虽有笔墨但锋芒毕露，为“火气”。线条要有起伏、顿挫、转折，要有力量感，毛涩显得老辣，光滑易流俗，巧笔太多易流于华丽。一笔下去，既要对象的形状、结构、质量感、空间感等因素，还要表现画家的主观情绪、气质和审美情绪，线担负着太多的任务。

三、中国画的审美特点——空灵

中国画有两个意境，一是笔墨意境，二是诗化意境，这两个意境互为作用。空灵正是诗境所在，一阴一阳为之道，中国画家自有它独特的宇宙观点和生命情调，“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道”为“自然”，是儒家敬仰的“天”。空白在画的整个意境中并不是真空，是宇宙空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中国艺术家在这虚无的空，寻找精神世界的自由。黄宾虹老先生的画，虚实处理的绝妙，他的画黑团团、墨团团、黑墨团里天地宽，画面千点万点层层积染，并不觉得闭塞，真是笔墨高手，妙就在于画面的虚实关系处理的极好，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有无相生、虚实相成，就是太极文化的演绎，气眼留的好。中国画中无画处，即画中的空白是为了创造一种含蓄的意境，如同注重笔墨的内涵一样，含蓄比尽量流露更加深刻。空白可以是天可以是地，可以是水可以是某种情意。空白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能使人游离笔墨而浮想联翩，空白处是画外之画、言外之言。

中国画是综合艺术，是一种文化。古老的哲学是观照天地万物的方法论，书诀即是画诀，诗境即是画境。“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情之所至。